

宗 教

峨眉山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道教佛教并存，各自发展的地方。道教称之为“第七洞天”（见《洞天福地记》、《云笈七签》），佛教称之为“光明山”（见《楞严经》、《华严经》）。故峨眉山又享有“仙域佛国”之誉。

两教在竞相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历代帝王“抑道扬佛”或“灭佛崇道”的影响，加以自身的演变，力量时有消长，发展时有兴衰，其社会地位和影响也时有高下和大小之分。但总的趋势是佛教日益兴盛，道教逐渐衰微。唐宋时代，两教比较盛行。延至明代，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无峰不寺，缁流往来；道教日趋式微，宫观几无人进祀，进至清初，道教泯灭。羽士绝踪，全山宫观改为寺庙，独尊普贤。从此峨眉山便成为名副其实的普贤道场，列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与山西五台、安徽九华和浙江普陀诸山齐名于中外。

在两教长期共存中，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扬抑，道、佛之争时有发生，但终仍能和平共处，并一度出现道、佛融合的现象。

道、佛两教竟于何时传入峨眉山，已难于查考。释、道典籍，多唯远唯古，渺不可稽。学术界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对佛教之传入，素存两说：^①一曰东汉，一曰西晋。两说各有所是，皆因史料奇缺，难成共识，有待日后考证。

本篇仅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予以概述。佛教流传历史见本志《千年史程》，兹不赘陈。天主教传入较晚，目前山境内仅有少数教徒，无教堂和神职人员，故从略。

^① 详见本志《志余·修志琐记》。

佛 教

普贤圣迹

普贤菩萨，道证一尊，德圆两足。他原系转轮圣王无诤念（即阿弥陀佛）之第八子，本名泯图。一次，转轮圣王及诸王子，于宝藏如来佛前，次第发愿，佛一一授记，尔时世尊，赞阿弥具言：“善男子，汝今世界周匝四面一万佛土，清净庄严，于未来世，复当教化无量众生，令心清净。复当供养无量无边诸佛世尊。善男子，是以因缘故，今改汝字，号为普贤。”（见《悲华经》），从此普贤乃菩萨之佛号。普贤之意：《华严经》云：“普贤菩萨证穷法界，久成正觉。为辅弼释迦，度脱众生，隐本垂迹。现菩萨身。其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名号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今且约普贤二字，以示其概。”《大日经疏》云：“普贤菩萨者，普是遍一切处，贤是最妙善义。谓从菩提心所起愿行，及身口意三业，皆遍一切处，纯一妙善，备具众德，故以为名。盖此菩萨，从根本智，发广大愿，以万善庄严，一一周遍法界。所谓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圆满菩提，归

无所得，故名普贤也。”综上所引，普贤即“行弥法界，位临极圣”之意。

普贤所说之法甚多，而《普贤行愿品》，实华严之归宿，大藏之纲要，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总持法门，今录要如下，以期见闻。

如来功德，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

礼敬储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极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深心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虚空界尽，我礼乃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

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极微一一尘

中，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胜解现前知见。各以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

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极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深信解现前如见。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

忏悔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瞋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极微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净戒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忏乃尽。

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及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志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

请转法轮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

请佛住世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槃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槃。经于一切佛刹极微

尘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

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何况王位，城邑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及余种种难行苦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示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乐欲，成熟众生，乃至示现入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

恒顺众生者，谓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卉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寿量，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承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

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

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

《华严清凉疏》云，普贤身不可思议，略有三类。一穷尽法界身，即普贤法身，一身复现刹尘身，一一遍礼刹尘

佛，佛纲重重，无有尽故；二渐胜身，即普贤报身，往生极乐世界，即现阿弥陀佛，色相庄严，功德具足；三随类身，即普贤化身。普贤证穷法界，随类现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说法。《法华》、《楞严》二经云：普贤乘六牙象，以众生喜见身，现于人前，使众生得一瞻大士全容，随缘感化。故大士隐本显劣，现相海于峨眉山，俾四方信士，投诚有地，礼普贤者，莫不指归于峨眉。但大士度生，本无方所，随缘赴感，如月印千江，春来大地，何止于一滴，局于一隅耳。正如释印光云：“普贤

菩萨，既以法界藏身，无往不在；又恒顺众生之愿，无感不应。峨眉从汉以来，二千年，大小寺宇，莫不崇奉普贤菩萨。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亦莫不指归峨眉。则此山为大士应化之地，更复何疑。”“纵有经文指菩萨住处在峨眉，岂有应化即局于峨眉？”“以普贤视峨眉，不啻沧海之一滴；而峨眉有普贤，则如芥子纳须弥。所以虽僻处西陲，而名高五岳。与补怛（即普陀）、清凉（即五台）、同为朝野所崇奉者，以有大士应化故也。”（见印光《峨眉山志》）

宗派源流

佛教在公元一世纪时，由于佛教徒对修行能达到何种果位的认识不一，形成大乘、小乘两大派别。大乘先传入我国，又分为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前五宗来自天竺（即今印度），后两宗为我国僧人所创。南北朝萧梁天监（公元502～519年）年间，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Bodhi-dharma）来我国创立禅宗。从此，禅宗作为正宗在我国流传。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为六祖。慧能与神秀同受弘忍五祖的法要，分成南北两宗，即宗教史上称“南能北秀”。神秀代表北宗，传两代而失传，慧能代表南宗，一直传到现

在。慧能大师的法嗣颇多，宗支繁衍极盛。日后南宗分成南岳怀让，青源行思两系。南岳系又分为沩仰、临济两宗；青源系又分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临济宗在石霜楚圆之后又衍出黄龙、杨岐两派。

峨眉山僧徒多是临济宗门人，曹洞宗次之。据《五灯会元》等书记载：唐文宗（公元827～840年在位）年间来峨眉山的昌福禅师（眉州人）、黄檗老人（福建人）、灵龕和尚（成都人）、黑水和尚（峨眉人），为峨眉山最早南岳临济宗门人。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年间来的西禅和尚（嘉州人）、白水和尚（嘉州人）、澄照禅师（川西青城人）、布水岩和尚（益州人）、东汀和尚

(嘉州人),则是青源系曹洞宗最早门人。他们来峨眉山后,修建寺庙,招收门人,代传相续,延流至今。

惜因史料奇缺,对禅灯流衍之具体史实,已难尽悉。现仅从“黑水祖堂”和“昌文修谱”的有关记载中略知其发展梗概。据《峨眉山志》载:“黑水寺,在对月峰,创自晋魏肇公(384~414)。唐僖宗间,高僧慧通住锡,道闻朝廷,敕建永明华藏寺(即黑水寺),弘建普贤(即万年寺)、延福(即牛心寺)、中峰、华严四刹。继席祖庭,位列传灯,承憬、义钦、黑水、昙振、洞溪、广悟。前后七代,悉宗风大振。故古今称‘峨眉祖堂’、‘黑水洞溪’,俱以山彰名也。”

又刘君泽《峨眉伽蓝记》中记:华严顶,雍正己酉(1729年)通融(慧先)老人所开建。卧云庵,见无禅师传临济三十四世,其数传之法嗣有昌文真秀者,具戒于峨眉灵觉堂,乾嘉之际监寺事,嘉庆甲戌(公元1814年)始修见无禅师以下谱系,令其徒孙能环,遍历四川二十多县,并及江苏、云南、贵州等省。普访稽考,迄至道光丁未(公元1847年)谱成,分写十八部分存本山永庆寺、华严顶及省内有关各寺庙。可惜该谱今已无从查得。

临济宗僧谱(字辈)是:

智慧清静,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正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继祖宗。

曹洞宗僧谱是:

广崇妙善,宏胜禧(后改为永)昌。继祖续宗,慧正维方。圆明净智。德行福祥。澄清觉海,了悟真常。

沩仰宗僧谱是:

慧维妙真恒,心空悟上乘。续宗宏法远,万古耀莲灯。

此外,在金顶铜殿铜碑上铸有“峨眉山铜殿法派:

普行澄清海,智镜常照明。闻思修心德,觉遍性圆融。”

1984年在洪椿坪出土的清人冯庆樾撰的《双百字联》石碑上刻有千佛禅林之号派:“德先字正恒,宁静精华灿。大海清系纯,中诚观守善。金经广照深,法融涵空鉴。福缘满行成,西来昭普愿。”

这些可能都是临济宗某岔宗的僧谱。

1990年3月《峨眉山佛教专辑—峨眉文史第六辑》记载有峨眉山寺庙宗教体系,截至公元1949年止(列为一行一组者较为亲近)。

临济正宗:

伏虎寺、龙凤庵、天台庵、无量殿、华严寺、慧灯寺、卧云庵;

大乘寺、白云寺、菩提庵;

报国寺、祖殿、太子坪、七天桥;

锡瓦殿、万佛顶、明月庵、天门石、观音阁、园觉寺;

千佛顶、圆通寺;

华严顶、遇仙寺、永庆寺、接引殿、

祖师殿、沉香塔、普贤塔(和尚塔)；
净土寺(大坪)、雷音寺、善觉寺、
龙升岗。

临济岔派：

洪椿坪、仙峰寺、清音阁、广福寺、
牛心寺、会福寺、保宁寺(含仙峰庄)；
华藏寺、万行庄、冰雪庵、佛顶庵；
中峰寺、纯阳殿、西坡寺、莲花石、
观音寺；

大峨寺、神水阁、雷洞坪、新开寺、
新殿、息心所、回龙寺、桂香阁、高觉
庵。

曹洞正宗：

上白龙洞(含下白龙洞)、极乐寺、
大佛殿、毗卢殿(末改为什方丛林前)。

曹洞岔派：

砖殿、洗象池、初殿(含兴圣寺)、

长老坪(含长寿寺)、圣积寺、蒲公庵、
金龙寺；

慈圣庵、上中下三个海会寺、子龙
庙、观音阁、观音寺。七庙当时无人住
持，甚至无僧众长住。

观心坡不明宗派，传为明代传入的
沩仰宗寺庙。

峨眉山寺庙在清光绪二十八年
(公元 1902 年)前全属子孙庙。是年全
山佛教界协议，以万年寺之毗卢殿、峨
眉东郊的大佛殿建立什方丛林，是为
峨眉山什方丛林之始。民国 8 年(1919
年)，大佛殿方丈仁玉和尚，聚僧众
300 余人传戒授法。民国 25 年(1936
年)，大通禅师于毗卢殿传戒授法，受
戒者计 260 余众。

名僧传略

峨眉山先后住山僧人，数以万计。
其中为弘扬峨眉山佛教有过贡献的名
僧，无法尽录。现仅选出部分卓有建
树，德高望重者，按年代先后，作一略
传。

晋·慧持(公元 337~412 年)

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
人。慧远之弟。幼时喜读诗书，有文才。
18 岁时与其兄同事高僧道安为师。先
随道安东下荆州(今湖北江陵)，憩上
明寺，后随兄上庐山修住。数年之后，
独自去建业(今江苏南京)东安寺任主

持，注疏佛经，讲授佛法，协助西域僧
伽罗叉翻译《中阿含经》。晋安帝隆安
三年(公元 399 年)，他从建业乘船入
蜀，住成都近郊的龙渊精舍。四方慕
德，所至成侣。相传他次年来峨眉山协
助山僧修建了普贤寺，两年后回龙渊。
安帝义熙元年(405 年)，四川谯纵造
反，杀死毛璩，自立为王，慧持去郫县
中陀寺避乱。谯纵义子道福率兵追击
毛璩部属，冲入中陀寺，以刀置慧持颈
上，慧持镇定自若。道福知为高僧，不
敢加侮，率众离去，慧持仍回龙渊修

持。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圆寂,享年76岁。

晋·明果大师 四川资州人。幼时常去大兴寺。听僧人谈经说法,感悟为僧。后来到峨眉山结茅住锡。当时,乾明观中道士不睦,裂派纷争,多数道士弃观下山。留观道士一气之下,改道从佛,恭请明果大师住持。明果遂改观为寺,取名中峰寺。

晋·宝掌和尚 中印度人。生时左手握拳,掌生红痣,父母异之。7岁出家。因名宝掌和尚。魏晋间,入蜀留成都大圣慈寺,译注佛经。相传曾来峨眉山礼普贤,在洪椿坪后宝掌峰结茅修住。因其德高望重,有人赞咏他:“劳劳玉齿寒,似进岩泉急。有时中夜坐,阶前神鬼泣。”以后去五台山华严寺住锡。在他云游建业时,遇达摩入梁,便向达摩求法,佛理精进。梁武帝肖衍高其道德,延入内廷。不久去浙江浦江宝严寺修住,与住持朗禅师共研佛学,每有书信,即令白犬递送,饭后有青猿洗钵。故有人题廊壁云:“白犬衔书至,青猿洗体回。”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圆寂,塔建秦望山。

晋·阿罗婆多尊者 尼泊尔僧人。相传于东晋末来到中国,不久来礼峨眉山,看到峨眉山峰峦簇拥,山水环合,地形近似西域的化城,便辟地建寺。因山高雪重,便以木皮盖顶,因名木皮殿,即今大乘寺前身。

北朝东魏·淡然大师 俗姓林,

号时茂。原为东魏孝静帝廷下武将,封镇南将军。因与上司高欢之子高澄不合,便到泽州(今山西晋城)析成山向月庵出家,法名太空,别号淡然。后到南朝金陵寺寄住,因与住持钟守敬不合,到峨眉山中峰寺修住,并扩建中峰寺,据明人所撰《禅真逸史》载:淡然约生于梁武帝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死于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8年),在世100余岁,他圆寂前作“辞世颂子”云:

杀人如麻,立身似砥。宠辱不惊,恬淡是非。酒吸百川,肉吞千家。醉卧中峰,羲皇自拟。皓月清风,高山流水。长啸狂歌,何分角徵。心证菩提,法舟相舣。生彼莲花,逍遙无已。

隋·茂真尊者 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生卒,住锡峨眉山时,曾开建棋盘寺和重建中峰寺。孙思邈隐峨眉时,与茂真友善,常相登高呼应,奕棋于庵后。后人称其相邀处为呼应峰。传当时茂真“日游呼应,夜宿棋盘。”今二处遗迹犹存。原呼应峰下建有茂真庵,早废。

唐·慧通禅师 江陵人(今湖北江陵),洛浦元安法嗣。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年间,自会稽(今浙江绍兴)来峨眉山。为了弘扬佛法,他四处募化,先后修建了清音阁,扩建了中峰寺、普贤寺(即万年寺)、华严寺、牛心寺。后又奉建了永明华藏寺。慧通以山相火,遂将华藏寺易名为黑水

寺，普贤寺易名为白水寺，中峰寺易名为集云寺，牛心寺易名为卧云寺，华严寺易名为归云阁，意欲以“三云二水”抑制火星，冀免峨眉山寺庙屡遭回禄。他继席祖庭，位列传灯，前后七代，宗风大振，被称为峨眉禅宗第一祖。他对峨眉山佛教的中兴，功绩卓著。传说慧通初来峨眉山礼古肇公道场时，遇溪水暴涨，偶一虎伏于前，遂跨之过溪。故日后建桥名“虎跳桥”。师有妹慧续，也随来黑水寺住锡。慧通圆寂后，门人将其遗体供于黑水寺祖堂内，明胡世安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游黑水寺时还见到这一肉身像。早废。

宋·继业三藏大师 俗姓王，耀州（今陕西耀县）人。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奉太祖诏，率沙门300人，入天竺取经，至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始归。诏择名山修习，大师便来峨眉山作庵以居，已而弘建牛心寺，译注佛经，虔诚礼佛。大师通佛经、佛论、佛律三藏，故人称三藏大师。年84圆寂。有遗锡（杖）在牛心寺。范成大在《峨眉山行纪》中载：“寺所藏《涅槃经》一函，42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

宋·怀古大师，峨眉县人，俗姓张，字德成，少年出家。善书画，长诗文，与当时剑南的希昼，金华的宝暹，南越的文兆，天台的行肇，沃州的简长，青城的惟凤，淮南的惠崇，江东的

宇昭八诗僧齐名，时人誉为“九诗僧”。且受到欧阳修、司马光的推崇。《深雪偶谈》中曾采其“咏蝶”曰“雾开杂草回，风逆到花迟”的诗句（见《宋诗纪事》）。可惜他的诗作，流传很少。怀古于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2年）年间，创建万寿堂（又名永明万寿禅林），位于长老坪右。今废。

宋·茂真和尚，住白水寺。在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奉诏入朝，太宗赐诗嘉誉，并赐黄金3000两，既归，重兴五山六寺，后敕遣大夫张仁赞协理，于成都铸普贤骑象铜像，高7.4米，奉安白水普贤寺（即万年寺）内，佛像庄严，工艺精湛。现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茂真为峨眉山佛教之大行，功绩显著。

宋·别峰禅师，乐山人，俗姓李，名宝应，字恒寂。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圆寂，寿82岁。陆游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明·广济禅师，龙兴寺僧，朱元璋微时与之厚。迄帝即位，师避居峨眉山牛心寺，屡诏不出，后竟终于此。有塔在寺。蜀献王赠诗赞曰：“高僧飞锡去人间，弘愿何年不出山。有地尽成银色界，无心常似白云闲。”

明·宝昙国师，吴人。洪武初奉诏来峨眉山。住锡金顶，重建铁瓦殿，并铸普贤大士金像。留蜀10年，戒律精进，道化大行。后诏还，卒于天界寺，朝廷以国师恩礼葬。朱元璋赠诗二首，诗

碑原存峨眉县普兴场普贤寺中，诗曰：“断岩知是再来身，今日还修未了因。借问山中何所有？清风明月最相亲。”“山中静阅岁华深，举世何人识此心。为独峨眉幻银色，从数大地变黄金。”

明·别传禅师 湖北云梦人，俗姓汪，名慧宗。世宗嘉靖甲午（公元1534年）来峨眉山。禅师住山40年，建树异多，法誉弥振，声迹訇然，为人归仰。神宗赐号“洪济”禅师。万历己卯（公元1579年）十二月无疾示化于五台山，世寿81岁。次年归葬于万年寺前钵盂山之四会亭处。明陈以勤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明·无暇禅师 名广玉，资县人。年三十离家去大足宝顶圣寿寺出家，后来峨眉山，于万历年间修建雷音寺，名振四远，数百里内，咸来礼师。万历甲申（公元1584年）三月，端坐而化。明边维垣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明·通天大师 陕西同州（今大荔）人。俗姓潘，名明彻。穆宗隆庆戊辰（公元1568年），来峨眉山，于千佛顶筑草庵以居，烟雾为邻。神宗万历年（公元1573年），建海会禅林（即学士堂）。后修葺大乘寺，开设祖师殿等，名振海内外，闻于宫禁。万历辛丑（公元1601年）示化，年76岁。原建有肉身塔于庵左，早废。明王在公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明·无穷大师 四川铜梁人。俗姓田，名真法。神宗万历年（公元

1573年），弃家来礼峨眉山，从通天和尚祝发受具。躬操苦行，忘身为法。募铸千手观音铜像，高12米，今废。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去京都奏请敕建大佛寺、慈圣庵。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示寂于延寿寺，世寿67岁。时归葬于万年寺前钵盂山。明王在公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明·妙峰和尚 山西平阳人。俗姓续，名福登。12岁出家。后于中条山受具戒，与南京大报恩寺憨山友善。后同住五台，卜居妙德庵。越三年，以刺舌血和朱写《华严经》1部。后隐芦芽山，太后赐建芦芽华严寺。一生修建大道场十余处。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春，奉敕送大藏经去云南鸡足山，归而礼峨眉，发愿铸三大士渗金像，并以铜殿供之。至京稟复后，遂杖谒潞安（今山西襄垣）沈王，王出万金，登遂往荆州监制。殿成，运至峨眉金顶供奉，人称金顶铜殿。殿左右建有小铜塔4座。妙峰又至长安募造铜殿3，分送五台、九华、花山供奉。大中丞王霁宇抚蜀。为之辅助，遂新建圣寿永延寺。神宗敕赐藏经1部。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卒，寿73岁。

清·贯之和尚 四川犍为人。俗姓王，名性一。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前，从三济和尚出家。后来峨眉山，甲申兵燹之后，年岁饥馑，师见峨眉山各寺食宿僧饥，便尽其所贮，并四方募化，以饭僧众，僧咸德之。后率其门人

可闻和尚修建伏虎寺,历时 20 余年始成。又在寺内,设一学业禅堂,集有志和尚,共研佛学。康熙辛酉(公元 1681 年)圆寂,享年 76 岁。峨眉县文士宋肄樟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清·可闻和尚 安徽当涂人。俗姓赵。崇祯癸未(公元 1643 年)秋护送普贤香像来峨眉山,礼贺之为师,始更名海源,号可闻。董监院事,协助贯之修建伏虎寺。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资助蒋超编撰《峨眉山志》,并亲自校点初稿,后付门人照裕刊行问世。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派门人与峨赴江浙募印梵本大藏 5000 余卷,又派门人明宗赴吴越 8 载,苦行募装弥勒大佛、阿弥陀佛、大悲菩萨和绘水陆诸圣像全堂,舟运归伏虎寺供养。先后重建卧云庵、无量殿、凉风桥和迁建会宗堂,成今之报国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 1700 年)圆寂,寿 70 岁。王廷诏为之撰写塔铭(附节后)。

清·绣头和尚 是位异僧,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名,惟发绣螺髻,人们呼为“绣头和尚”。他独自一人,结茅于洪椿坪山左箐林中,只一锄镬,种芋菜为食,每餐必先放食于屋前,击梆呼蛇鼠就食,食竟乃去。每晚一边念经,一边登山,黎明而返,继而静坐,不再出游。如是者达十余年,以后不知所终。

现代·圣钦和尚(公元 1866~1962) 四川三台人。俗姓贺,名崇荣。

青年时来峨眉山接引殿出家。后去重庆华岩寺受戒,一年往镇江金山寺作苦行僧。民国元年(1912 年)回川住彭县小鱼洞,闭门修持。民国初年,袁世凯窃政后,颁布所谓《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提出没收寺庙、道观产业,充为军饷。圣钦奔赴上海,同圆瑛大师(公元 1878~1953 年)及各省宗教界代表议定,通电反对。内政部不得已通电各省派佛教代表去北京议事。当时多数代表认为这是内政部设“鸿门宴”,圣钦同圆瑛大师,挺身而出,去北京据理力争,迫使政府改为“二十四条”,致使各省寺观产业得以保存。民国 4 年,四川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四川省支部”,圣钦被选为总务长。民国 5 年接引殿遭火灾,圣钦负笈回山,锐意修复,于民国 8 年动工,率众 2000 余人历时 7 年竣工,成为上段山最雄伟的寺庙。民国 10 年,省佛教会正式成立,圣钦任会长。民国 13 年,四川佛学院成立(院址设成都文殊院),法源法师任院长,圣钦任院董,昌圆法师任监学。民国 20 年回峨眉山倡办峨眉山佛学院,院址设万年寺,由金顶方丈果瑞任院长。民国 22 年任成都大慈寺住持,次年大传戒法,受戒者达 200 余人,盛极一时,凡受戒者均得所著《成佛心印》一册(未刊行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四川省文史馆馆员。1962 年 3 月圆寂,享年 96 岁。

现代·仁恒和尚 峨眉山千佛顶僧,童颜鹤发,银须过腹,平日不禅不诵,惟利人为志,济物为怀,常以其“推拿疗法”为人治病,经其手者,多能病除。在治病时,不择时地,不论男女老幼,来者不拒,也不向人索取报酬。病人赠之糕点食物,供佛后也不独享,分给僧众,民国34年(1945年)圆寂,遗容含笑,面貌如生。仁恒和尚生前畜一犬,常随左右,晚则卧于榻前,性极驯善。仁恒用乞自成衣店所弃边角余料,制成花衣,披犬身上,旁人见之,无不嘻笑,和尚也自得其乐。若犬衣敝毁,又再重作。和尚圆寂后,犬亦不食而死。

现代·源照和尚 法号济悟。四川遂宁人。幼年出家,礼洪椿坪大明上人为师。剃度后,遍游国中名山古刹,寻求佛道。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回山住牛心寺。见寺多年失修,殿堂倾圮,遂率门人四处募化,重振殿宇,新塑佛像。历20余年不断维修,遂成幽雅古朴寺院。复于寺右植杉树万株,以备再度重建之用,而成旌檀林,幽静葱郁,荫及后人。民国29年(1940年)圆寂,享年80余岁。时人何志愚为其撰写塔铭。

现代·大通和尚 法号照达,在大坪削发为僧,民国19年(1930年),被全山僧众推为毗卢殿和大佛殿方丈。住毗卢殿时,3次去上海募捐,历时两年,新建大雄宝殿和方丈堂。民国

25年在毗卢殿大振宗风,传授戒法,受戒和尚达260余人。传戒期间,每日静观僧众和当地居士上千人。历时60余日。这是全山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大通和尚,德行高尚,性情敦厚。1952年圆寂。

当代·传华和尚 法号昌定,俗名蒋华全,四川遂宁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卒于1986年,享年89岁。传华自幼在家务农,民国6年(1917年)到峨眉山九老洞出家。拜海良和尚为师。民国9年冬,在新都宝光寺受戒。先后去宝光寺、大慈寺学习礼法和佛学,担任知客和衣钵。民国27年回峨眉山,任九老洞监院达10年之久。民国38年升任方丈。传华素懂针灸医术,常为群众治病,不辞艰辛,不计报酬。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峨眉山整修委员会工作,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历任峨眉山佛教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峨眉山佛教协会一、二届副会长,三、四届会长,五届名誉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峨眉县政协一、二届委员,三、四、五、六届常务理事等职。他住九老洞期间,组织门人四处募化,铢积寸累,将寺庙修葺一新,整修洪椿坪至九老洞、九岗子山道达80余里。他多年来坚持在寺周围植树造林,精心管理寺庙文物财产,收藏书画。他生性耿直,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文革”期间,虽一度蒙冤,被遣回乡劳动,但昭雪后,从无怨

忿，回山仍以为人为法为己任，爱教爱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是位德高望重，为人景仰的佛教徒。

当代·普超和尚 法号朗性，别号正悟。俗名胡学成。四川富顺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卒于1982年。世寿80，戒腊57龄。普超幼年读私塾，在家务农。青年时期当学徒。民国10年（1921年）来峨眉山万年寺出家，拜妙道为师。民国14年冬去成都文殊院受戒。先后在四川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南京支那佛学院学法及峨眉山佛学院任教。民国29年5月，随能海法师去西藏求法。次年秋运佛经回川，在成都近慈寺金刚院翻译藏文经典。普超对佛学素有研究，著有《佛教基本常识》等书，作为峨眉山僧徒学习之用。民国35年万年寺毗卢殿失火，经像法器，灰烬无遗。遵能海法师之嘱，历时3年修复之。民国37年任德阳崇果寺方丈，并首次传戒。1952年选为德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1953年回峨眉山参加培修寺庙工作，任峨眉山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历任峨眉县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峨眉县政协一届委员，二届常务委员，五届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峨眉山佛教协会一、二届会长，报国寺方丈。普超法师，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弘扬佛法，培育新人；为协助政府宣传贯彻宗教政策，为保护峨眉山寺庙、文

物、林木，贡献不小，功德卓著，在佛教徒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附：塔 铭：

别峰禅师塔铭

宋·陆游

南山自长安秦中西南驰，为嶓为岷，岷东行纤徐起伏，历蛮夷中，跨轶且千里。然后秀伟特起为三峰，摩星辰，蓄云雨，龙蟠凤翥，是名峨眉山。通义、犍为二郡，实在其下，人钟其气，为秀民杰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业文章擅名古今。至于厌薄纷华，捐弃衣冠，木食洞饮，自放于尘垢声利之外，而不幸为人知，不能遂其隐操，亦卒至于光显荣耀者，如别峰禅师是也，师名宝应，字恒寂，生为龙游李氏子，世居峨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诵千言，然不喜在家，乃从德山院清远道人得度。成童时，已博通六经，及百家之说。至是，复从华严起信诸名师，穷源探迹，不高出同学不止。论说云兴泉涌，众请主讲席，谢不可。圆悟克勤禅师，有嗣法上首安民，号密印禅师，说法于中峰道场，乃挈一笠往从之。一日，密印举僧问岩头“起灭不停时如何？”岩头叱曰：“是谁起灭！”师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锋不可触。密印恨相得之晚。会圆悟自南归成都昭觉，乃遣师往省，因随众入室。圆悟举从上诸圣，以何法接人？师举起拳。圆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为从上诸圣用者。”师即挥拳，圆悟亦

举拳相交，大笑而罢。圆悟叹异曰：“是子他日必类我。”师留昭觉三年，密印犹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师，师辞，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传，尚何以说法为？”欲弃众去。众惶恐，亟趋昭觉罗拜致恳，圆悟亦助之请，始行。道望日隆，学者争归之，虽悟印二师，不能掩也。久之，南游，见沕山佛性泰，福岩月庵果，竦山草堂清，皆目击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师潜遁以免。最后至径山，见大慧杲，大慧问曰：“上座从何处来。”师曰：“西川来。”大慧曰：“未出剑门关，与汝三十棒了也。”师曰：“不合起动和尚。”时径山众千七百，虽耆宿名衲，以得栖笠地为幸，顾为师独扫一室，堂中皆惊。大慧南迁，师亦西归焉。始住临邛凤凰山，举香嗣密印，历住广汉崇庆，武信东禅，成都龙华，眉山中岩，复还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从之游。筑都不会庵，松竹幽邃，闲日名贤毕集，闻师一言，皆自谓意消。稍或间阔，辄相语曰：“吾辈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复下峡，抵金陵，徒京口金山。金山自兵乱后，虽屡葺莫能成，至是始复大兴。潭帅张公孝祥，延以大沕山。师与张公雅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争之，卒返潭使。魏惠宪王牧四明，虚雪窦来请，师度不可辞，乃入东。凡住四年，乐其山林，有终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径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寿皇召入禁

中，以老病足蹇，赐肩舆于东华门内，赐食于观堂，引对于选德殿，特赐坐，劳问良渥。师因举古宿云：“透得见闻觉知，受用见闻觉知，不墮见闻觉知。”上悦曰：“此谁语”。师曰：“祖师皆如此提唱，亦非别人语。”上为微笑。时秋暑方炽，师再欲起，上再留，使毕其说乃退。后十余日，又命开堂于灵隐山中。十年二月，上制《圆觉经注》，遣使驰赐，且命作序。师老，益厌住持事，门人相与筑庵于山北，今上在东宫，书“别峰”二大字榜之。绍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见住山智策告别。策问：“行日？”师曰：“水到渠成。”归取幅纸，大书曰：“十二月七日夜鸡鸣时”，如期而化。奉蜕质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颜色精明，须发皆长，顶温如沃汤，是月十四日，葬于别峰之西冈。寿八十有二，腊六十四。得法弟子，梵车、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灿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绰者，山阴陆氏子，当以荫得官，辞之，从师祝发。上为敕有司定谥曰“慈辩”，且名其塔曰“智光”。说法数十年，所至门人集为语录。三年三月，法孙宗愿，走山阴镜湖，囑游铭师之塔。游与师交最久，尝相约还蜀，结茅青衣唤鱼潭上。令虽老病，义不可辞。铭曰：

圆悟再传，是为别峰。坐十道场，心法之宗。渊识雄辩，震惊一世，矫平人中龙也。海口电目，髦期称道，卓乎洞壑松也。叩而能应，应已能默，浑乎

金钟大镛也。师之出世，如日在空，升于阳谷不为生，隐于崦嵫，其可以为终乎！

通天大师塔铭

明·王在公

大师讳明彻，号通天，乃陕西同州潘氏子，父名申，母郑氏。母梦日从怀中出，遂有娠，以语申。申曰：“日乃照明之意，若生子，定不凡也。”氏曰：“若生子送之出家。”后果生师。师少时颖悟，不杂言，好礼佛。家贫，师见僧必欲布施，施得一钱以为喜。年十四，一日语母曰：“慈母爱我，何不自爱？”母曰：“何为自爱？”师曰：“曾许子出家，今正是时，子恐母成妾语耳！”母领之，父亦无难色，遂送至五台九龙冈，礼翠峰和尚为师。薤发秉律，笑语不苟，识者已知其为法器也。师以十事律身：一誓愿悟道；二誓固净戒；三誓不攀缘，四誓目不视美好，五誓滴水同飴。六誓胁不著席；七誓不慢后学，八誓不蓄余物；九誓修净土；十誓老不改行。师之十事，终身无违。师一日，告翠峰和尚曰：“阿练若处，饭僧可乎？”峰曰：“可。”师曰：“愿充此役。”即于金阁岭接待云水，不惮劳瘁。入京都，跪门化粮供众，一日，见僧从镇州来，有饥色，师问曰：“镇州时俭乎？”僧曰：“然”。师遂以金阁岭接待，嘱知事者，辞大众，束装复至地名王廟，聚粮饭僧。久之，忽思苦行以集福，非慧因也。一日，只枚单瓢，

遍历诸方，参询知识，殆十余年，闻神仙山有铁山和尚，特往参之。山曰：“子何之？”曰：“行脚。”山曰：“何不息脚？”师曰：“常行常息。”山肯之，遂授以衣法。嘱曰：“此正法眼藏，自临济至我，历二十五代，授受相资，如灯续焰，子今得之，宜韬光匿迹，保养圣胎，直得天龙推挽，方可出也。”翌日，师拜辞，入终南山，诛茅以居，不蔽风雨，食青松三载。乃往南岳，卖柴供众。礼五祖，上云南鸡足山，大理府，有士夫眷属参师，师不介意，不下单，士夫怒，遂白于郡，目为妖僧，将置之法。适中丞唐公正睡，梦一老僧项带铁索，谓公曰：“可释我！”公觉而侦之，师正被窘，即言于郡释之。留住建丛林，师以因缘不在彼，即行。后往小西天，行至晒经关，山中积雪不开，寒极，落一足指。复往汾地，发长不剪，面垢不洗，和光混俗，或为乞丐于窑中，或作头陀于树下，或卧幽壑深林，或坐险岩古洞，数十年间，了却大事。是时，悬岩撒手，啸月吟风，无欲无依，得法自在。隆庆戊辰，从滇南入蜀，礼普贤大士，默祝曰：“若与此山有缘，昼示摄光，夜现圣灯。”是日，二事皆果。师逐历阅岩峦，至千佛顶前，卜隙地栖焉。吊影孤单，宴坐终日，老熊作伴，烟雾为邻，万历癸酉，就天门石下，构一海会禅林，以安众。师持水斋十年，色力愈壮，一日，夜游光相寺，见圣灯飞荧者，种种变幻，复游雷洞坪之岩下，路难措足，悬膝而下，过

三宿，带一法孙，幼有惧意。师曰：“此道非险，汝不修行，三途之路，实为惧也。”师临返，以襆瓢三衣悬之岩下为记，半月后，石崩如雷，衣瓢复至师所，事甚异，师匿而不传。然后道日增新，等心利物，海内英贤，参叩不绝。有内贵王公慈舟，苍明隐公等，同谒师，执弟子礼，披缁祝发，皆蒙法印。二公回燕都，闻于宫禁，万历丁亥，赐紫衣袈裟，及龙藏一部，复遣太监本张公，持送帑金，庄严经阁，以铁为瓦，敕赐额曰：“护国草庵寺”，为今之圆觉庵，即初时安众地也。梵刹凡八：草庵寺之外，有大佛寺、慈圣庵、回龙庵、莲花庵、十方院、太子坪、法慧庵，师之余荫也。皆无穷师葺之，常聚禅侣千百余，法道大盛。五竺梵僧，闻风踵至。辛卯岁，成都亢旱，当道以肩舆迎师，师甫及界，雷云大作，霖雨如泻。师曰：“置我雨中，待雨充足而返耳。”众愍之，舁师回。师至山中，筑坛说戒，自成戒衣五百副，随成随授，不惮劳苦。侍者曰：“师过劳矣。”师曰：“世尊尚不舍穿针之工，我何人斯，安敢言劳耶？”一生无妄语，盖其生而性成，不假誓愿而然，七十六年如一日。法腊六十二，于万历辛丑年十一月初二日，示微疾，呼法众悉集，谓曰：“我有十事律已，终身无改，当此末法，汝等依行二三，即吾徒也。”说偈云：“七十六年幻化身，东西南北苦劳生，今朝惹得虚空笑，大地原来不是尘。”掷笔而逝。弟子以龛贮之，

闻于内，特遣中贵云骨公，赍金五百缗，修建骨塔。三年后，启龛视之，师容如常，外加以漆，不掩龛，塔于圆觉庵左，匾曰：“证涅槃门”，时常放光云。铭曰：

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当其未奋，如井底蛙。师之生也，天植其性。师之来也，大法日盛。慧刃当权，愚痴绝命。匿迹韬光，弗求弗竞。时节既至，盛德已彰。声动慈宫，恩宠异常。帑金不惜，庄严特胜。接物利生，人天恭敬。世缘既谢，素志已偿。幻泡一掷，如弃敝囊。嗟嗟末世，尚有典型。师其寂矣，孰不怀钦。我闻法身，无来无去。遗蜕禅龛，千秋永寄。

别传禅师塔铭

明·陈以勤

余幼闻别传禅师，声迹訇然，为蜀人士所归仰。今年秋，游大峨，自白水登绝顶，睹楼殿像设，崇雄绚烂，多师所经营。归而问道左宿草之莹，师舍利藏焉，为停舆瞻叹久之。已而僧维峨、维静，持轴请曰：“此禅师功行之略，幸怜而赐之一言，以诏法胤。”余既早慕师，师灭度且三载，石塔之文，阙如有待，而余游适与会，似与师有少缘，因不辞而铭之。禅师讳慧宗，字别传，姓汪氏。湖广德安府云梦县人。祖贊，父崇义，世嗜善不倦。师生而至性凝简，不堕世相，见者识为龙象器。七岁。投白鹤寺僧通彻剃度。正德戊寅，入蜀慕

江县海印石门永寿寺，从师宗实具戒。嘉靖甲午游峨眉。睹普贤瑞象，圆明珠胜，因敬生悟。更从僧宗宝，学究竟法，印契西来密旨。盖师所参叩，而宗宝为之印正云。峨顶旧只铁瓦殿一，岁久浸圮，登游回向之徒，无所栖止。师恻然曰：“此震旦第一奇胜觉场，忍令陨坠乎？”丁酉八月初，于大士像前，发信愿，毅荷担法门为任。乙巳岁，于双飞桥饭僧，结十方净缘。自是，减衣鸠食，铢积寸累，以图兴葺。会刑部徐君谳至，檄师暮化远迩，乃克集事。遂饰新旧宇，创建新殿，瓦以铜者一，前为板殿七，后为板屋五，环以廊庑，铸普贤铜像一，铜佛六十五，咸奉峨顶。又于白水建伽蓝殿一，铸铜佛大像三，费数千金。先后铸铜钟三，一置白水、永寿（延），一置老宝楼，楼钟最巨，重以斤计二万五千。丙寅鑿辟双飞桥路，阔一丈，长二里许，隆庆丁卯，植松柏杉楠十万八千株，荫覆岩岫。盖师安住峨眉者，且四十年，诸所崇饰洞天名蓝之胜，愿力慧利，不可思议矣。己巳始出山，游京师，法誉弥振，内给赐金万岁牌一座，洎幡幢法物，《华严经》二十四部。万历甲戌，渡海礼观音大士，云气中，涌出金莲，白衣冉冉示现，同航者五十人，独师及成都僧翠峰见之。师鑄三石像岩端，以报慈贶。曾于松江建大法会。戊寅游五台，驻锡老焉。后虽至京师，仍入五台。己卯十二月五日，无疾示化。朝廷遣内珰张暹，刘碧，监

视荼毗。弟子镇沧，负骨还峨，以辛巳夏，瘞今莹，在四会亭侧。世寿八十一，僧夏七十五云。师平居独持戒律，不喜作颂赞歌曲。尝曰：“吾宗本无言说，三藏法宝，尚系糟粕，更饶舌何益？”告寂三日前，忽云：“吾将西归！”澡后更衣，结跏澄息，诵佛号不辍。至期升座，召诸弟子曰：“吾素不留文字，今不能无言。”因唱偈曰：“生本无所生，死亦何所有。这具臭皮囊，今朝成腐朽。”师目瞑，诸弟子鸣钟而泣。钟止目开，续唱曰：“一声吼破太虚空，烁烁禅光横大有。”恬然而逝。於戏！当此刹那顷，前后际断，妙机瞥发，不觅津航，直登觉岸。其视三界空华，如烟消冰释，了无挂碍，岂胶著教相者，可同日语耶。或疑丛林古德，蒲团枯坐，堕体刳心，棒喝纵横，吻干舌敝，尚隔真乘，渺无阶渐。师于此等，若不措意，建创庄严，如救头然，何其大事了脱，自在乃尔。余意师体内融，证入亲切，悬解密旨，谁得而窥之。又或夙根种智，早得玄珠，特乘愿轮而来，了菩提未尽缘耳。且夫大乘法门，理事不二，即境融心，则大地山河，通达无碍，以心涉渡，观空息想，亦属尘劳。则愿心内弘，庄严外度，以无为之正觉，显妙有之机用，岂可猥云有漏之因少之。今世衲子，持钵东西，竖拂闇道，人增疑慢。师所至，王公大人，下及四众，洗心倾向，投施山积。无量净业，只手支撑，尘沙之役，咄嗟立办。斯其福慧机神，感通人天，诚有

不可以意想测者。师之种树峨山也，内江赵文肃公，赠之襆氇衣。其航南海，观音大士，示现云间。陆宗伯为作偈言，二公近世名卿，精谙内典者，契许若此，可以观师矣。镇沧，师上首，能归骨数千里外。峨静，又沧高弟，拳拳于撰德耀后，咸可谓铮铮者已。铭曰：

巍巍胜峰山，东旦名第一。慧日现光明，普照大千界。师来瞻礼初，顿生敬信心，誓告大士前，愿广人天福。铸作黄金相，百宝腾祥光。熔范一鼓铜，洪钟悬万石。崇新大道场，丹牋一何须。俨如兜率天，剗岩成砾道。万树栴檀荫，□□□□□。疑师乘愿轮，来毕净土缘。弘此大方便，妙力无边际。所以弹指顷，庄严具足备。我闻真圆体，一切空万幻。空有亦皆捐，况乃世间相。问师何以然，法无有二故。假相以明空，心境了无碍。有为则有漏，无著即上果。师传佛心印，不涉有情见。行游与坐卧，无非真实谛。居不阅竺典，颂赞未尝作。不出广长舌，捧喝呈伎俩。或疑所修为，行高而解少。问师何以然，言语径断故。达摩自西来，直指心体妙。一法无亦无，何用三藏教。师秉正法幢，峨峰显慈迹。缘讫五台山，先期自知化。双趺坐说偈，文字岂不谙。不落蹄筌故，忍发狮子吼。去住本无心，瞥尔法自露。灵骨归名区，舍利晶光浮。我赞师功德，镌之无缝塔。峨月有缺圆，峨雪万古在。师名皎如雪，法同圆月轮。性则超太虚，不起亦

不灭。

万历十年壬午十一月望日。

无瑕禅师塔铭

明·边维垣

无瑕禅师，名广玉，资县人也。生而沉静古朴。年三十余，遇异人，遂别家，至大足县宝顶寺，祝发受戒。戒师问曰：“僧在甚处来？”玉曰：“师在甚处问？”师曰：“慧灯高照起，看！”玉曰：“威音飞进铁围城，洞游蹋破无生地。”师笑曰：“原是大手！”玉去。游峨眉山，九老洞中，见白老师，师曰：“谁也！毛头将禅杖过来我打！”玉曰：“虽在亦非在，真人超天外，这杖打空中，枉自辱四大。”师曰：“如是如是。”玉又至蓥华山，依慧堂禅师，大悟宗旨。一日，与大众登绝顶，望见天彭九峰之胜，自负熟面三斤，径诣九峰，栖息圣灯岩洞中，趺坐四旬，采南星苗食之。夜常有一老熊，惊跳岩前，玉方摄念，熊不敢近。顷之，一虎至，咆哮躑躅，玉定寂如故，虎移时遁去。由是名振四远，沙门从方外来者，咸顶礼师事，檀越为之创寺，名曰雷音。数百里内，向风虔拜。不问老幼愚贤，有病者手为抚摩，或取顶帽敝襦丸之令服，无不立效焉。万历癸未十二月朔，自言十二日当化去，其徒泣留之，弗果。至甲申二月望日，又曰：“三月初一，是吾涅槃期矣。”远近闻者，登山争睹，且与其徒苦留之。乃以初七日之晨，沐浴剃发，趺坐道偈云：

“反身登台化乐天，只手单拳不用船。百万人天狮子吼，空中还有不二禅。”及昧爽，即雷电风雨大作，山谷震动若崩，端坐而化。至今容体俨然若生，发亦渐长，如未剃时，四方来观者，无不惊异云。青霞外史边维垣曰：“余闻之先师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夫死生亦大矣。而以系于旦夕之间，故冥然而生匪生也。全归而死匪死也。士号称仲尼之徒者，类能力排佛老，而昧三戒之旨，叛五常之懿，寄蜗牛于蓬庐，灭蟾蜍于蚊睫者，何限。以今观于玉公，其视生死旦暮，若过客之在逆旅，行止去留，一任其便。盖飘飘然大虚之风云也，是诚得道也与哉！”

无穷大师塔铭

明·王在公

古语云：人有大患，为吾有身，是六十二见之根蒂，八万四千尘劳之窟宅，世间无有一人，不受其沉锢者。智者观之，如同幻泡。无碍菩萨曰：见身实相者，不起见身，及见灭身，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于其中不惊不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嗟嗟，白衣无论，既号为释子，乃不知实相，不识因果，往往著此不净之躯，破戒造业，无所不至，况求其能行道乎？末世中，忘身为法者，得一人焉，无穷师是也。师为重庆铜梁县田氏子，讳真法，无穷其号也。于万历癸酉，忽悟人世无常，顿弃妻子，径至大峨山，礼通天和尚，祝发

受具。继礼五台，燃三指，回山日，倍增精进，绝人我，忘形骸，或汲水以代劳，或肩粮以供众。后为侍者，持巾瓶数年。一日，长跪于和尚前，请开示。和尚曰：“若问修行事，也奇特，也平常，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师点头礼谢，即向斋厨作务，运柴执爨，不惮劳苦，众食毕乃食，仅糠秕而已。一日，损一碗，遂不辞而下山，至嘉州沿门募化，得碗三千而还。早晚佛前发弘誓，身心俱竦，观者敛容。乃燃身灯四十八炷，用表四十八愿。《法华经》中药王焚身烧臂，智者大师诵至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即获旋陀罗尼，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复往九老洞，住年余，除持钵外，趺坐不发一语，心若死灰，形如槁木，恬然不以为意。又诣荆南，栖一禅寺，每日持华严三品，以为常课。师不善书，发心出血，请僧书《华严经》一部，以报四恩。书毕，曰：“未也”，又出血复书一部，见者无不嗟指。有广元王，捐金造渗金大士三尊，奉师供养。师复于楚蜀二地，募造大悲千手观音像一尊，法身高三丈余，载至峨眉，值李令公，以像嵬峨，乃卜东关隙地，置像作镇焉。万历辛卯，同孙性宽，至北都，奏请慈宫，出帑金若干两，敕建大佛寺，及大悲正殿，前三门，进五层，巨栋雕梁，为宇内壮观。后建藏经阁，以贮大藏，及水陆圣像一堂，规模严饰。又于万年寺侧，创建慈圣庵一所，楼高五级，接待云水，以作光相寺之化城。

也。前后钦赐五大典一十二部，百吉幡二幢，圣母亲持《华严经》一部，《法华经》一部，皆官锦装成，非人间所有。有梵僧持金书贝叶经一函，非中华物也。后圣母复齎金若干两，置庄田百亩，以充两常住饭僧费，皆重师故，复赐师紫衣。师于癸卯年，进北都谢恩，住京师之延寿寺，示寂焉。世寿六十七岁，法腊五十一。时朝廷差内使姜公苏公，发送灵骨回山，瘗于钵盂山之麓。令法子森然，二刹归绳，秋毫无改，皆师忘身为法，制心一处之明效也。铭曰：

大道玄同，孰知其然。一相无相，乃法之源。处世百年，犹若闪电。止因颠倒，妄著身见。师念最重，无过度生。何以表愿，燃此肉灯。肌肤焦灼，观者为恫。师颜不动，如烧虚空。四恩未报，日夜筹量。惟凭法力，庶可酬偿。两书《华严》，刺血为墨。六相十玄，总在一画。圆融行布，剖破疑团。重重法界，现一毫端。有为无为，原无分别。入此法门，红炉锻雪。造像建刹，宠贲煌煌。承前启后，法道以昌。报缘既尽，怡然示寂。遗范若斯，山川增色。

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冬日。

贯之和尚塔铭

清·宋肆樟

从上古德，载传灯者多人，列散圣者亦不乏。盖其办一片实心实行，自然上契诸佛鼻孔，固不在源流拂子讨活计也。峨山为大行菩萨道场，非实行不

能住，即勉住，亦不能著行迹，彰声施。惟以行承行，契菩萨心，其人始传。通天大德而后，再见贯之和尚焉。师之法嗣曰可闻，得法于昭觉丈（雪）老人，受付嘱，以师行由，嘱予为塔铭。余虽未获睹师道貌，而耳食其名已久。重以可闻禅师命，不敢辞。谨按师生于上川南犍为邑，父姓王，讳清，母王氏。师甫离襁褓，颖慧过人。年十二，遭父丧，虽日读儒书，而厌尘劳为苦海，每听僧说法，怡然自得，出所有供养之。三次白母，愿出家修大乘法，报双亲恩。母听之，遂送嘉州金碧庵，礼三济和尚剃染，名以性一，字以贯之。自后穷研内典，遇十方云水之衲，殷勤恭敬，虚心请益，闻一妙谛，如获至宝，其勇猛精进如此。年三十，值三济师圆寂，师于辛巳岁，就夙明法师，受沙弥戒。甲申蜀乱，隐于铜河狮子山，结茅以居，接待禅客，坚修净业。师逆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躬率属众，垦耕积食。逮丙戌、丁亥，果荐饥馑，斗米值金三十，市竟乏粟，转沟壑者无限。师尽出所贮，饭诸方大众，全活甚夥，毫无德色，其先见而能博济如此。戊子岁，诣嘉城，请澄江和尚授具戒。庚寅岁，因峨山诸刹，兵燹之余，香火荒凉，虎狼窟穴，行人绝迹，食奢僧饥，师以为忧。竭囊余米，运供峨山之僧，僧咸德之。因而四峨山印宗、瞿如二禅师，谋于通山耆宿，以伏虎（寺）名胜久废，请师开建。师谦让未遑，敦恳乃诺。辛卯之春，命

众诛茅，甫至桥边，白额遂伤一人。师乃亲率僧俗以往，辟草莱，觅旧址，殿基旁有卧虎惊出，摇尾而去，不敢为害。其道德足感异类如此。自是，结茅山麓，为虎溪精舍，殚心尽力，接待诸方，历十余载。凡登峨宰官，莫不高其愿力，劝修伏虎丛林。始兴工结构，历二十余载乃就，创建前后左右殿堂楼阁，共百十余间，巍然焕然，为峨眉第一大观。俾朝山游旅，宾至如归矣。盖师之践履纯熟，用心坚固，以利人为志，以济物为怀，不惜身命，成此因缘，故不须说法，而无处非法；不必安禅，而无时不禅也。康熙辛酉三月二十八日，示微恙，四月初三日子刻，命诸执事，及大众课诵毕，请入方丈序列。索纸笔，书偈云：“年经七十六，自愧无长处。弘誓深如海，道心高似佛。生生任我行，世世人天路。万物常围绕，那些随分足。”令众齐念大悲名号百余声，掷笔端坐而逝。法属昇至影堂，供养旬日，颜色如生，异香满室。荼毗之日，白气冲霄。塔灵骨于寺右五里许，名红珠山，与大峨同不朽云。铭曰：

乘悲愿来，原为斯人。七十六载，劳形苦身，济人利物，广结净因，不打口鼓，念念发真。心奉尘刹，以报佛恩。果然伏虎，摇尾吟呻。说偈坐逝，无减无增。红珠山下，白毫日新。

可闻禅师塔铭

清·王廷诏

登峰者必造其极，则不致仰嵒以行。探幽者必穷其奇，而未始不穷其奥。大道有所从入，高远有所自始，其理一也。峨眉为普贤道场，银色世界，清标震旦，鹤首井络，为南戒宗。天下之仰慕名山者，莫不摩顶踵，息妄缘，闲关峻岭之一登，览其胜而不可即至，何幸于叠嶂层峦之下，拾级升阶，渺杳空冥之中，得蒙指示。伏虎禅林，实始于晋，历代住锡其中者，非具大智慧因，不能导引群迷，解尘网，而开觉路也。虎溪静衲，代有名者，今之绍衍宗乘，指南衲子者，惟可闻大师其人焉。师金陵太平当涂赵氏子，父钦，母王氏，世笃清修，屡兆祥符。将诞之夕，母梦白莲花放，以语钦。钦曰：“莲花洁净，不被污淤泥，若生子，定不凡”，果生师，贺者听啼而知为英物。髫龄，天姿颖异，善根夙具。一日，白椿萱出家，领之。辛巳岁，送青山，礼庆斋，祝发披缁。癸未秋，因护送普贤大士香像，峨山供奉，斋众礼毕。甲申春，庆师甫事言旋，值世运沧桑，兵流火离，惟有遥望青山，而叹道阻耳。寓嘉阳金壁庵，未几，而庆师圆寂，塔师礼备，见是庵近市，朱紫混淆，难久居住，因知贯之和尚，住洪椿，阅三载，涵养纯粹，愿轮深广，通山耆旧，以大清定鼎，全川荡平，伏虎为登峰首刹，久委榛莽，请大师开建，接待遐迩，缁素。但奈规模弘

敞，幅员辽阔，筹量至再，欲得担荷烦剧，相与有成，而难其人。师窃有志，愿殚心力，因礼为师，更名海源，号可闻，毅然预劳，董监院事。寻当年基址，渐次开辟，朝昏竭蹶，鸠工庀材，继以规矩准绳。辛卯岁，结茅屋，蔽风雨，庚子夏，修建绀殿琼楼，璀璨辉煌。塑大佛三尊，诸菩萨金像，毕庄严妙好。禅堂斋所，僧寮云水，厨库仓浴，桥亭山门，局次有序，积年告成，又于路旁竖立茶房，待行人饥餐渴饮。五十年来，而工始竣。悉赖本省文武护法宰官，捐金布施。檀那善人，共襄盛举。诚峨山丛林之大观，师苦心担荷之勋德也。徒寂玩，勤修密行，见购栋梁之艰难，发愿寺之前后左右，广栽杉楠柏树。准《法华经》一字一株，待将来兴作之需。倏尔，树林阴翳，禽鸟和鸣，劲节万竿，夙集饮露矣。第独是山志未修，缺然于怀。壬子秋，幸逢华阳虎臣蒋太史，解组来峨，隐寺之萝峰庵，与师同梓里，有乳水之合。因得其旁搜博采，纂辑成篇，付之剞劂，播传海内，师夙志遂矣。辛酉岁，贯(之)和尚西逝，师从遗命，继至省，参昭觉丈雪和尚，昭问：“何处来？”师云：“峨眉。”昭云：“来时龙门洞水满也未？”师曰：“湛湛江。”昭云：“是汝湛湛江？龙门湛湛江？”师以坐具撼一撼云：“老大大，作这个语话！”昭留累月，征诘多番，乃书偈付嘱曰：“万岁池深系岸固，从来不许人轻掬。俄分一滴与愿王，遍界为霖洒甘露。”弘临

济正脉，慧日法流，随机设教。神衲踵至，客过留赠。师沈厚谨慎，达官长者，缙绅文学，特加礼重，远近不殊焉。嗣于甲子岁，走门人与峨，赴江浙募藏经，承命向往，言行真实，人无闲言，故立谈之顷，莫不欢喜成就。数月之间，印刷梵本大藏五千余卷，并方册全藏，二部载归。语云：“佛化有缘人，信不虚也。”续赖大参宪傅，大参戎佟，捐竖崇楼，以贮经椟。壬申接俗籍来书，情词敦切，念及自孩至长，双亲抚养无穷，不能忘情于怀。南旋故园，祭奠考妣先茔，焚香百拜，荐冥福幽，用报罔极之恩。从而礼补恒，历名胜，大畅宗旨，仍返虎溪。走门弟子明宗，赴吴越八载，苦行募装弥勒大佛、阿弥陀佛、大悲菩萨、护法关圣，绘水陆诸圣像全堂，皆备极庄严。由舟迎归，水不扬波，安稳到寺，非大愿力，焉能如意若斯耶？寺有纸钱街、高家堰、干坝、鸭子池四处斋僧田亩，得供饔飧。列列护法，给示蠲差在案，永护常住于不朽矣。蓉城北关有古刹，名曰金绳，创自五代，献逆焚劫，仅存瓦砾。大中丞于公，肇建招提，为选佛之场。修书遣使，请师卓锡开法，辞未应命，再使敦请，情不容已。飞锡进院，气象一新，风幡重展，德教愚蒙，齿颊皆香。禅衲追随，杖履仰承，益智增慧者，摩肩接踵。两更寒暑，静念顿生，倦省会繁华扰扰，何异尘劳。翻然退院，归老虎溪，寸丝粒粟，悉归常住。付嘱法孙灵枢，承接住持，耳提

面命，当自磋磨，方可报上宪护持佛教德意，尤是见善于继志述事。遂扶杖辞归，意愿穷岩遁迹，长谢故人。露顶趺坐，旷志怡怀，然尚未得从心所欲。庚辰中元，修盂兰会。初七日，命悬水陆圣像，午后示微恙。次日初八，曰：“生寄死归，时节已至。”集众雁堂，与峨、正安等侍侧，叮嘱身后常住诸事毕，盥洗搭衣，书偈，端坐示寂。偈曰：“七十年来，波波掣挈，推倒普贤，唤醒弥勒。正恁么时，天空海阔。”昇供影堂，色笑犹生，缁素奔赴者，日有千众，罗列座前，焚檀顶礼，恸哭填咽。建窣堵于双峰之阳。师生于崇祯辛未，世寿七十，法腊六十。今已三周，法嗣与峨、照裕，

以塔铭未修，师德无闻，请铭于余。余与大师夙契有年，知其一生为人，光明洞达，弘慈济世。谊不敢辞，因援笔而为之铭。铭曰：

金陵间气，笃生奇英。来礼愿王，不远道程。贯翁高足，颉颃经纶。开建伏虎，担荷营营。五十年来，岿然告成。绀殿凌空，日月倒影。一见昭觉，水满龙门。以是夙缘，云集千人。苦心开法，妙舌婆心。直指人性，临济上乘。道德彰闻，倾动中丞。金绳酬对，为世典型。退休逸老，去来分明。唱还乡曲，弥勒惺惺。解脱真脱，破人疑情。芦花江上，月皎风清，双峰之阳，窣堵坚精，舍利斯藏，万祀垂磬。

寺 庙 概 覽

峨眉山寺庙，创建于东汉，兴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据不完全统计，全山历代共创建寺宇 200 余座，占峨眉山市寺庙（300 余座）的 70% 以上，梵林宝刹遍布全山，不愧为佛教圣地。寺庙或因年代久远失修而倒塌，或遭回禄而废弃，或山道更改而荒废，或拆庙修庙和移作它用，迄今仅存 26 座，现按游山路线和方位，以现有寺庙和原大佛殿为基点，列述其梗概。

大佛殿 亦称大佛寺，位于峨眉城东。明神宗万历辛卯年（公元 1591 年）无穷禅师募建。殿宇五重，巍峨壮观。大悲正殿高达 17 米，殿内曾有铜

铸千手观音立像一尊，连法座高达 12 米，大手 42 只，小手 958 只，每手掌心有一只眼睛，足够千手千眼之数。寺内还有铜铸西方三圣立像 3 尊，高 5 米多，铜韦驮 1 尊，亦高丈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此寺与峨眉山万年寺毗卢殿，定为峨眉山两大什方丛林。为峨眉山朝山进香起点庙，惜寺后改作他用，铜像被毁。从大佛殿至报国寺途中（不含城区），曾有西坡寺（旧名圣寿西坡寺，唐高祖武德六年（623 年）建，唐时入山第一寺）、回龙寺、峨神庙、什方院、壁山庙、土主祠、兴圣寺、圆觉寺、菩提庵、圆通寺、圣积寺、洪范

庵、华严楼、大悲庵、半月庵、普安院、白水庄、慈福院、保宁寺、万行庄、子龙庙。

报国寺 明神宗万历乙卯(公元1615年)明光道人初建于伏虎寺右,与太湖庵隔溪相对,名会宗堂,又名向宗堂、会宗坊,取儒释道三教会宗之意。清初迁建于现址,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闻达和尚重建。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本《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报国寺”匾额而易名。嘉庆年间再建。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僧广惠扩建。1928年僧圣宽建普贤殿。1952年大修。1984年维修,1986年重建山门。1993年新建钟楼、鼓楼、茶园、法物流通处。殿宇五重,山门、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普贤殿,都在一条中轴线上,依山取势,逐级升高。两侧有僧寮客舍,还配有吟翠楼、待月山房、花影亭、弄月亭、七香轩等。为入山第一大寺,现为峨眉山全国重点寺庙之一。

善觉寺 又称二坪,明万历年间道德禅师开建,名降龙院,清初元亨禅师继修。康熙壬午年(公元1702年)取佛经中“善哉!觉苑!”之意,御赐“善觉寺”匾额而得名。1986年以来,重建大雄殿、观音堂、山门等。附近为宋皇坪,又称凤凰坪,传轩辕黄帝在此求道于天真皇人,古有授道台、道纪堂,幽馆别室305间。

伏虎寺 传晋时已有小庙,唐云

安禅师重建,曾名龙神堂、药师殿。南宋绍兴间行僧心庵再建。僧士性建尊胜幢以镇虎患,更名伏虎寺,一说寺后山状如伏虎而得名。又称虎溪禅林。明时建罗汉堂,塑500阿罗汉,技艺超绝。明末毁于兵燹。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贯之和尚偕徒可闻、寂玩、帷密重修,历经20载告成,名虎溪精舍。太史蒋超题书额“伏虎寺”,沿用至今。计有殿宇13重。为山中大刹。光绪十年(1884年)僧静安继修。1953年整修,1979年全面大修,1982年在寺内建塔亭一座,将原圣积寺“华严铜塔”移此。寺外有坊二,一名伏虎寺,一名布金林。廊桥三:虎浴、虎溪、虎啸。寺前曾有太湖庵,三一庵。后有香岩寺(西域香岩尊者居此)。左有龙神堂、无量殿,右有玉皇楼。上行至解脱桥,左径至新开寺(明万历三年大用和尚创建),附近曾有蟠龙寺(唐慧觉禅师开建)、罗汉寺、佛到寺(亦称不到寺)、铁峰庵。西南面至高桥,曾有灵岩寺。古籍载灵岩寺为宝掌禅师结庐旧址,历朝增葺,宋绍兴五年太尉王陵、汉州知州王陟施资重修,易名护国光林寺,元季毁,明初僧弘义、圆道重建,仍名灵岩。景泰间,僧宝峰增修三世佛殿,殿前为明王楼,东为伽蓝堂,西为祖师堂。成化乙酉(1465年)宪宗敕赐“会福寺”匾额。弘治间僧本印扩建。极盛时,有殿宇48重,僧众千余,民间有“骑马烧香”之说。明末,大部毁于兵

燹。上行曾有棋盘寺。

罗峰庵 亦名龙凤庵、龙凤辉堂，原为伏虎寺静室，清康熙壬子（1672年），蒋超居此，撰修《峨眉山志》。民国时期维修，后拆毁。1983年重修。1987年，在其侧后建塔圆一座。

雷音寺 原名观音堂，又名解脱庵。相传明嘉靖年间无瑕禅师结茅于此，摄心退熊，定寂走虎，名震四方，檀越为之创寺，遂名雷音。清光绪三年（1877年）重修。1953年维修。1990年新建观音殿，奉柏杨木雕千手千眼观音一尊，高4.8米，为全山独有，别具风格。上行曾有华严寺（唐昌福达道禅师开建，僖宗时慧通禅师易名归云阁，宋时建有旋螺殿，为山中六大古寺之一）。附近曾有飞龙庵、凤岭庵、石佛庵、大悲庵、维那庵、月窟庵、华林院。

纯阳殿 宋时为新峨眉观。明神宗万历乙酉年（公元1585年）御史卫赫瀛重建，名吕仙行祠。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四川监察御史刘宗祥增建，更名纯阳吕祖殿。清初和乾隆、嘉庆年间，奉大士、弥勒像，改为佛寺。1953年后，多次培修。殿后曾有香烟寺、罗汉寺、距那庵、龙泉庵、白云寺。上行曾有天庆庵、会灯寺（亦称慧灯寺），下有天台庵、大智庵遗址。

神水阁 亦称圣水阁，又名神水庵，因外有一玉液泉而得名。隋智者禅师息静之所。民国25年（1936年）僧普智增修。1987年以来，修复了观音

殿、弥勒殿、大雄殿、普贤殿。附近曾有大峨寺（亦名福寿庵，唐僖宗敕建，供奉高僧慧通像，亦称峨眉祖堂）、胜峰庵、弥陀庵、立禅庵、呵呼庵、流春庵、圆教庵、灵文阁、曹溪阁。

中峰寺 魏晋时名乾明观，为黄冠所居。晋初明果禅师改观为寺，更名中峰寺。山中六大古寺之一。隋茂真尊者重建，智者禅师寄衣钵于此。唐慧通禅师扩建，易名集云寺。宋茂真和尚重建。明成化间，蜀藩捐建普贤殿。清初被焚，修复后，民国初又遭回禄，寺僧募建。1984年以来修葺一新，峨眉山佛学院比丘班设此。寺后曾有呼应庵、茂真庵、普贤阁。侧有雄黄石庵、三仙洞庵遗址。上行途中曾有观音寺（建于唐代）、龙升岗（亦名龙神殿）、香炉寺。

广福寺 亦名慈云寺。创建于宋，为牛心别院。明万历年间重建，清康熙年间云峨禅师复修，以“广福”为名。近年修葺一新，鸡爪山赠玉佛一尊奉此。侧有神秀亭。

清音阁 原在双飞桥中间的古亭后，相传左桥为轩猿游胜峰时造；右桥自汉至宋，累经修造，是至今尚存比较完好的宋代古桥。寺史记：“桥阁建于同一时期，有桥即有阁”。寺位于牛心岭下，名牛心寺，寺分前后二院，此为前院，唐更名卧云寺。明初广济和尚复修，取晋人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之意，更名清音阁。嘉

靖年间别传和尚整修桥、阁，清玉哲禅师继修。1924年阁殿毁于火，1928年僧源竺募建于现址。1953年培修，改建三桥二亭和一线天栈道。1992年，新建阁楼一座。寺前有双飞亭，亦称接王亭、接御亭。下有琉璃亭，亭下北侧有1990年8月建日中诗碑亭，亦称良宽诗碑亭。附近曾有白衣观音楼（亦称白衣阁）。

牛心寺 原名延福院。山中六大古寺之一。寺原有南北朝时张僧繇画壁（一说吴道子画）一通，今废。宋继业三藏续建，更名牛心寺。淳祐间僧绍才扩建。明洪武时广济禅师增修。民国28年（1939年），源照禅师偕徒传一，经营10余年，修葺一新。寺对面，曾有白云阁、青莲阁。上行曾有会佛寺、净土寺（亦称大坪）。

洪椿坪 因寺前有孑遗古植物洪椿树而得名。传为印度宝掌和尚结茅处。宋代建寺，名千佛庵。明楚山和尚重建，德心、锐锋禅师续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修寺外牌坊。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正月初三，寺毁于火。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五年（公元1782~1790年），云峨、圆瑞禅师历时8年募化修复。乾隆五十六年新修普贤殿。1913年僧悟定、大明修缮。1938年，在院内辟建林森小院。1953年培修，1980年以来全面维修。现为峨眉山全国重点寺庙之一。附近曾有宝掌庵。

仙峰寺 建于仙峰岩下，诸峰环绕，如众星之拱北辰，故名。传黄帝访天真皇人至此，见一老人在洞外，问有侣乎？答以九人，故又称九老洞。元天顺初年（公元1328年）修建，名天峰禅院或仙峰禅院。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扩建为大寺，万历皇帝赐寺僧本炯龙藏经物颇多，盛极一时，又名慈延寺。明末毁于火。清乾隆年间，泰安、天寿、玉升上人募建。后有兴废。老僧芳明修复大雄殿。光绪时海岸、海良二师修复两廊，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修舍利殿，民国8年（1919年）铜铸舍利塔一座。民国17年修财神殿，后奉弥勒，又称弥勒殿，民国23年修餐秀山房。1953年培修，1984年以后全面维修，并新换铁瓦和铅皮屋面。寺左有九老洞、仙皇台。其右20余里为三霄洞，曾有小庙。

遇仙寺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圣怀上人开建。相传汉窦融在此乘龙登山，一说瞿武曾寓此得仙乘龙还家，故名。1953年维修，1989年整修，新建斋堂，更改穿庙而过的游山路径。1992年，加筑保坎、拓平台、配置栏杆，供游人观景、戏猴。上行为九岭岗，曾有莲花石（又名莲花社），岗下曾有果哲寺。

洗象池 明仅为一亭，称初喜亭，后改建为庵，名初喜庵。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泓川禅师建寺。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月正和尚扩建，改

名洗象池,因寺前有一小池,传为普贤入山,于此浴象,故名,又称天花禅院。咸丰、同治年间建观音殿、弥勒殿、大雄殿。民国33年(1944年)僧遍祥重建大雄殿。1953年培修,1984年再次维修,并在观音殿后新建映月楼,又增建客寮。现为峨眉山全国重点寺庙之一。上行五里,曾有大乘寺,传为西域阿婆罗多尊者,晋时入蜀礼峨眉山时开建,名化城寺,因以木皮盖殿,又名木皮殿。再上行曾有明代创建的白云寺(又名白云殿、云坛殿)。

雷洞坪 有古籍载为汉时开建,唐宋名雷神祠,明为雷神殿。清乾隆年间,闻奇、闻刚二师重建,更名雷洞坪。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僧心量再建。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僧觉圆移建于此。民国时期,僧性闻续建。曾有风雷云雨铁佛十余尊,旁竖“禁声”铁碑。原庙因年久失修垮塌。1992年,峨眉山佛协洗象池片区重建,为重檐横列砖木结构,琉璃为瓦,具有古今建筑风貌。沿公路下行至龙洞,曾有龙洞寺。

接引殿 宋名新店,明为接引庵。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河间府(今河北省河间县)80岁老僧静海至此,见佛像卧荒丛中,乃誓饿七日募修。时大雪,已露饿六日,适蜀中名士赵翊皇来到,深受感动,报请督台李卓,捐金五百,委托伏虎寺僧闻达主持重修,并铜铸普贤大士及十八罗汉像,易名接

引殿。民国5年(1916年)毁于火。1926年,圣钦和尚领众修复,殿柱之大,为山中少有。1935年新铸普贤铜像,高约3米。1953年10月又毁于火,后仅修复殿宇一层。上行曾有朝阳阁、观音阁、回龙寺。

太子坪 明万历初年古智和尚开建,初名万行庵。清顺治年间,闻达和尚重建,因祀明神宗朱翊钧之子常洛塑像,故名。亦称大欢喜,原有欢喜亭,意指从这里到金顶,便无险径。坪上行曾有永庆寺(亦名回龙庵、延庆庵、蟠龙寺)、祖师殿(通天和尚肉身处)、殿左为大觉庵、沉香塔(亦称圆通庵、通天堂,明慈圣太后赐通天和尚沉香塔一座于此而易名,万历皇帝赐额“扩国草庵寺”)观音庵、学士堂,后有法慧庵,右上为天门石,文殊庵(亦名金刚寺,有“为天一柱”坊),旁有仙女庵,左为七天桥(传为九天仙女降会的地方)、普贤塔(清改和尚塔)。这一带还曾有华严庵、定慧庵、毗尼庵、净居庵、白衣庵、富顺庵、永定庵、圣水庵、凤凰庵、普贤庵、圆觉庵、法华庵、慧日庵、太虚庵、凤岭庵、定居庵、洪范庵、莲花庵、卓锡庵。

华藏寺 相传东汉蒲公于此建殿,名普光殿,亦称祖殿。唐宋时与光相殿合称光相寺,为山中六大古寺之一。明初,宝昙国师重修,殿复铁瓦,又名铁瓦殿,并铸普贤金像。明神宗万历壬寅(公元1602年),妙峰、惟密二师

募建金顶铜殿、沈王捐资，慈圣太后赐尚方金以助，成于万历癸卯（公元1603年）之秋。殿高2.5丈，广1.45丈，深1.35丈，重檐雕甍，环以绣棂琐窗，中坐普贤，旁绕万佛，门坊空处，雕画全蜀山川名胜，以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状，殿的四隅有四铜塔，高2米多。殿柱门棂窗壁，皆铜为之而渗金，巍峨晃漾，炫耀大地，故称金殿，亦称铜殿。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神宗朱翊钧敕赐金殿藏经，赐号妙峰禅师“真正佛子”，称永延寺，并御题“永明华藏寺”匾额而得名。明末倾圮。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捐俸重修，云南总兵祁三升捐资添造铁瓦。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因火塌废，改易砖壁。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西藏达赖喇嘛赠铜铸普贤骑象于金殿祀奉。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又毁于火，两年后月朗上人以砖石修造，余存铜壁25堵，每堵铸小佛像88尊，其中一堵为105尊。1922、1923年又两度失火，1941年寺僧合力复修未竣，1953年修复。1972年4月8日，703电视台工程处在华藏寺设机房，工人何安太不慎引燃机油，油桶爆炸，造成巨大火灾，金殿、华藏寺付之一炬。1986～1989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拨款260万元，峨眉山管理局筹资21万元，峨眉山佛教协会募资20万元，修复金殿、华藏寺。建筑面积1695平方米，座东向西。第一殿为弥勒殿，赵朴初书“华

藏寺”横匾。第二殿为大雄殿，二殿之间有宽阔的天井，两厢为祖堂、方丈室、厢房。第三殿为普贤殿（金殿），矗立在舍身岩畔，殿高15米，二重檐下有集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书“金顶”横匾，殿前有月台，旁有现代名人撰书碑刻六通，两侧有回廊和通连大雄殿的廊梯。各殿匾联、佛像、法器、供器多为新制，明代金殿铜碑竖于弥勒殿内。三殿均在中轴线上，一重高一重，逐级上升，游人步入其中，登上金殿，有渐入天国之感。殿宇屋面为金黄色和铁灰色琉璃瓦，红墙朱柱，雕花彩绘，金碧辉煌，再现了昔日金殿、华藏寺风貌。1990年9月11日，举行了金顶华藏寺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现是峨眉山全国重点寺庙之一。附近曾有锡瓦殿（原明心寺，因殿复锡瓦而得名）天王殿、楞严阁、万圣阁、藏经阁、观音阁、思佛亭、中静堂、七十二古德名庵坊、扪参历井坊、般若庵、弥陀庵、天启庵、禅定庵、金像庵、胜峰庵、普陀庵、沐浴堂。距金顶2.5公里为千佛顶，曾有万寿寺（又名千佛庵），前有结草庵、华藏庵。再2.5公里为万佛顶，曾有极乐堂（又名清凉庵），前坪中原有明月庵、冰雪庵、净土庵，后山曾有放光寺。

卧云庵 明嘉靖时，僧性天开建，座落在波涛云海“银色世界”之上，又称银顶。明末倾圮。清康熙初年，四川总督哈瞻捐俸，委托伏虎寺可闻禅师重修。可闻法嗣照圆实董其事，与照

玉、照瑞、照元(即卧云四友)合力修建而成。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两度失火。后僧昌如、常意累加修造,未复旧观。1953年培修,1984年以来多次维修。

华严顶 原为玉皇亭,清康熙年间扩建为寺,取《佛经》中“万行为华,以此华庄严果地”之意得名。群山环抱,一峰突起,可观日出、云海、佛光。一说未辟金顶之前,以此为最高峰,有“小金顶”之称。雍正己酉(公元1729年)通融、慧先禅师增修,后有照圆、永朝、昌文、真秀诸师继修。1953年培修。附近曾有九龙院。

初殿 传为东汉时蒲公私宅,因蒲公见“普贤示相”,遂改宅为寺,故名,意为峨眉山建寺之始。一说此处山形如鹫,故又称鹫殿。明续恩禅师重修,并铸铜佛30尊于寺。清康熙时泓川和尚增修。乾隆年间毁于火,僧南舟重修。1953年培修,大殿宏敞。1987年整修,新建斋堂。下行曾有宋绍兴间恒古禅师创建的万寿堂(明改永明万寿禅林)、蒲公庵,以及清康熙三年建的长老坪(古长林禅院)遗址。

息心所 又名息心庵,创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有息心居士习静于此而得名。明末荒芜。清乾隆初德辉禅师修复,光绪时增修。1953年培修。附近曾有万松庵、地藏庵、庆云庵、妙观庵。下行有明空庵禅

师创建的观心庵遗址。

万年寺 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高僧慧持至此,率众僧精修,塑普贤供奉,名普贤寺。一说蒲公事佛旧址,初建于汉。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慧通禅师重修,见山形似火,更名白水寺以镇之。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扩建。次年二月,白水寺僧茂真奉诏入朝,太宗赵光义赐黄金三千两,遣使入蜀铸普贤铜像于此祀奉,并建大阁复之,改名白水普贤寺。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大阁毁于火。次年,慈圣皇太后赐金修复,僧台泉仿印度热那寺造型,请妙峰禅师设计,建造砖殿,为穹隆圆顶方形建筑,因无梁栋,又称无梁殿、砖殿,俗称“锅耳顶”。神宗朱翊钧为祝其母慈圣皇太后七十寿辰,御题“圣寿万年寺”,易名至今。原有殿宇七重,毗卢殿、七佛殿、天王殿、金刚殿、大佛殿、砖殿、接引殿,为山中六大古寺之一。明末三次遭火灾,仅存毗卢殿、砖殿,接引殿。清康熙乙巳年(公元1665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川湖总督蔡毓荣捐资重修。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正月十八日又毁于火,寺僧募修后,分为三寺(毗卢殿、砖殿、新殿)。1946年正月初八,又毁于火。砖殿住持普超、毗卢殿方丈果航各自修复未竣。1953年政府拨款修复巍峨宝殿、大雄殿、行愿楼、斋堂和补修砖殿。合三寺为一寺,仍名万年寺。1986年以

来,僧宽明主持先后修复了弥勒殿、般若堂、幽冥钟亭、鼓楼长廊、山门等,宏伟庄严。是峨眉山全国重点寺庙之一。寺附近曾有真武阁、观音阁、菩萨阁、灵官楼(亦名大峨楼,传为鲁班建)、南戒名宗坊、极乐寺(又名四会亭,内奉接引铜佛,高7米余)、祇树林坊、佛庵、喜光堂、万松庵、净业堂、海会堂。西北面一山对峙(二逗岩上),曾有黑水寺,传为魏晋时肇公开建,唐时敕建为永明华藏寺,慧通禅师及其妹慧续女尼住锡于此。为山中六大古寺之一,亦称峨眉祖堂。唐代朝山古道由峨眉出西门,经西坡寺,石佛寺、玉屏寺入山至此。寺前原有慧续尼院、白袍殿。由此登弓背山至大乘寺途中,曾有白云庵、朱云庵、金凤庵。

慈圣庵 明神宗万历癸巳年(公元1593年)无穷禅师建,祀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塑像,故名。1943年能海上人重修。1954、1975、1980年,几度培修。附近曾有佛牙殿(古海会堂)、白衣庵。右下行有净水寺。

白龙洞 亦称白龙寺,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慧宗(别传)禅师创建。1909年重修,1953年维修。1980年修复。上行左径至石笋沟,曾有石笋庵、宝珠庵、钵盂庵。上行原有金龙寺。下行至龙门洞,曾有龙门院(亦称挂瓢庵,1939年新建龙门精舍)。1953年政府拨款增修龙门观景亭。宋范成大赞云:“盖天下峡泉之胜,

当以龙门为第一。”20世纪50年代后期,于此建公路被毁。1984年7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将峨眉山龙门洞地质剖面划为自然科学保护点,并竖大理石保护标志。

附:碑 记

建吕仙行祠记

峨眉孤清秀绝,梵宇仙踪,巍峨奇异,往纯阳仙居,二峨猪肝洞,题有紫芝洞三字,今□真仙笔也。游大峨于宋皇观,左有十字洞,传为仙剑尽云。余久厌尘凡,窃窥至道,好而未脱。然甲申巡境蜀土,经金紫桥,登澄清楼,曾赋二律寄正玄子,正玄子求笔于仙祖,遂同大书二律见赠,笔法神异,音调清高,信非寻人所能,且期以积德昌后,令余巡峨眉飞□登,穷记忆欲践仙约,岁五月望后,始临峨邑。或曰:“山高冰厚,恐难攀跻”。余志甚坚,期念,□少倾,霖雨经霜,山冰益滑,竟难如约。邑令宜君曰:“峨眉蜀名山也,仙迹甚多,使君虽□□,令取图以献,一达观之,则各山形胜尽得于一览,奚必身游,而后为登也”。余曰:“可”。纯阳吕仙,虽居于二峨之猪肝洞,然大峨之巅,亦尽有十字洞,相传为纯阳行游,剑尽而□,地平宽高朗,面对晒经、瓦屋二仙山,宜建此于上,以记灵异。余曰:“可”。君遂鸠工,求木相庆,经不期日,告成,求言以识岁月。余曰:“何言。茫茫大道,凝秀为山,独全为仙,浑化圣

尔。我□均一道凝，践行则近，枯灭则远，而今而后，余奚以言哉！洗垢离尘，忌识去碍，脱利禄□□，清幽之境，仙果往来于兹山乎？其有以迪我。”

万历乙酉十月十日卫阳子赫羸书
邑令宜训篆

增修峨眉纯阳吕祖殿记

仙佛之迹蟠海内，而峨眉实雄九土，轩虞以来侈谭五岳者，时尚中区来通已蜀也。春秋楚狂接舆谊最高却楚相，隐此大麓，盖其山有飞仙云。唐志吕纯阳就此山修炼大还，此尤其彰明较著者也。世传峨山之胜。以普贤大士名，而不知猪肝、飞来诸胜，则以仙踪，平分毗卢一席。予家食时，遥忆峨眉天半，则已神游其际矣。及受命，繇巫峡渝州，旋及阆果，玉垒以南，尊锦水而之嘉州，则峨峰隐隐在望焉。问俗而竣于事，乃克纤繢，峩碑层折，攀跻其间，忽夷忽峻者几数十里，更历巔，凭虚而度，时见脉络，表裏披敍，出没洞壑钩蔓，峦岭蜿蜒，巍岗险顶，禽磼依人。晨霞晚靄，一日万状，真步蹑太清虚帝座者耶，复梯光象而下，过双飞，峨石，平峙数峰，杳远空阔，连墉带麓，前为木鹤庵，中建白衣阁，最后殿吕仙居之，为卫赫羸所创，岁久渐蔽，弗大隘也，弗饰陋也，奚以殿奚以原也，于是进峨眉令与语，此秉治下，载谱籍实号胜处而规模制量诸不如所说，在谋其完矣。缘捐金若干，调将度

材，悉以良法，不烦公，不伤私。令唯唯，自鸠工而属余以记。余亿仙师之觉我者归矣，发未燥而三教之旨，幌然于蕉鹿辗转间，既生平大致，开示不一，予浪迹金沙，承明白简，亦若有默相印合焉者。余乡黄鹤矶为仙师胜览，祇谒祠下，无时不思降陟，及至指锦屏而瓜虞成咏、肖像宛然，此则旷绝奇峰，云依杰构，予无时不思降陟之思，至是愜焉矣。殿以穹则为赤，五十环计尺三百有六，稍增檐宇，回廊，匝舍，纲珠承平夕露，飞拱耀于朝采，载根缘之以起势，静地于焉而表盛，岿然栖真秘夏哉。昔麻姑与王方平，御气飞神于蔡氏舍燕集，颜鲁公为之纪事。予才逊古人，其黍卢羹何然，师尝有以教我矣，宁禁徘徊之娓娓也。铭曰：

纯阳吕祖，博大真人。秉正御办，游乎昆仑。虚空不毁，以本为精。巍巍荡荡，誓度群生。岳阳黄鹤，峨眉锦屏。紫金臂引，太乙舟横。凄然其秋，暖然其春。象光灼灼，鹤驭冷冷。名山万石，至道千寻。维桢千维。大物是凭。

崇祯六年癸酉七月巡抚按四川监察御史后学黄岗刘宗祥百拜谨记

峨眉县知县临安朱国柱 鎏石

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

太上在宥六合，诞育蒸人，嘉与斯世，共臻极乐。遣沙门福登赍圣母所颁发至鸡足山。登公既竣事，还礼峨眉铁瓦殿，猛风倏作，栋宇若撼，因自念：

尘世功德，土石木铁，若胜若劣，若非胜，若非劣，外饰炫耀，内体弗坚，有摧剥相，未表殊利。惟金三品，铜为重宝。瞻彼玉毫，敞以金地。中坐大士，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阁台观，水树花鸟，七宝严饰，罔不具足，不越咫尺，便见西方。以此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从现在身，尽未来际，皆得亲近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共证无上菩提。既历十年所，愿力有加。沈王殿下，文章河间之瑰奇，猷虑东平之乐善，闻登公是愿，以四方多事，恫瘝有恤。久之，乃捐数千金，拮据经始，为国祝厘。会大司马王公，节镇来蜀，念蜀当兵祲后，谓宜洒以法润，洗涤阴氛，乃与税监丘公，各捐餚以助其经费，已，中使衔命，宣慈旨，赐尚方金钱，置葺焚修常住若干，命方僧端翠者主之，完工于万历壬寅春，成于癸卯秋。还报，王额其寺曰：永明华藏寺。遐迩之人，来游来瞻，叹未曾有。登公谒余九峰山中，俾为之记。

惟我如来，弘开度门，法华会中，广施方便，檀相甍云，遍周沙界。竹林布地，上等色天，所以使人见像起信，故信为功德之母，万善所由生也。法界有情，种种颠倒，执妄为真，随因成果，堕入诸趣，当知空为本性，性中本空，真常不灭，六尘缘影，互相磨荡，如金在熔，炉冶煎灼，非金之性，舍彼熔金，求金之性，了不可得，十方刹土，皆吾法身。一切种智，或净或染，有情无情，

皆吾法性。大觉圣人，起哀怜心，广说三乘，惟寂智用，浑之为一。然非因像生信，因信生悟，欲求解脱，若济河无筏，无有是处。故密义内熏，庄严外度，爰辟庙塔，以为瞻礼，磬洁香花，以为供养，财法并施，以破贪执，皆以使人革妄归真，了达本体而已。正遍知觉善思念之。登公，号妙峰，力修梵行，智用高爽，法中之龙象，山西蒲州万固寺僧也。乃系以赞曰：

世尊大慈父，利益于众生。
功德所建立，种种诸方便。
后代踵遗轨，严饰日益胜。
如来说诸相，皆是虚妄作。
云何大兰若，福遍一切处。
微尘刹土中，尘尘皆是佛。
众生正昏迷，深夜行大泽。
觌面不见佛，冥冥罔所睹。
忽遇红日轮，赫然出东方。
三千与大千，万象俱悉照。
亦如阳春至，百昌尽发生。
本自含萌芽，因法而溉润。
亦如母忆子，形神两相通。
瞻彼慈悯相，酌我甘露乳。
唯知佛愿弘，圣凡尽融摄。
荧荧白毫相，出现光明山。
帝网日缤纷，宝珠仍绚烂。
栏楯互周匝，扃户各洞启。
天龙诸金刚，拥护于后先。
既非图绘力，亦非土木功。
于一弹指间，楼阁耸霄汉。
星斗为珠络，日月成户牖。

即遇阿僧劫，皮殿常不坏。
愿我大地人，稽首咸三依。
一览心目了，见殿因见性。
若加精进力，了无能见者。
佛法难度量，赞叹亦成妄。
诸妙楼观间，各有无量光。
各修普贤行，慎勿作轻弃。
我今稽首礼，纪此铜殿碑。
佛佛为证盟，同归智净海。
万历癸卯九月之吉。

赐进士第、翰林院检讨、汉嘉龙鹤居士王毓宗顿首撰。

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

峨眉山铜殿法派：

普行澄清海，智镜常照明。闻思修心德，觉遍性圆融。

云中朱延雅镌。

吴郡吴士端集。

峨眉山普贤金殿碑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四川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前河南道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撰。

余读《杂花经·佛授记》：震旦国中，有大道场者三：一代州之五台；一明州之补恒；一即嘉州峨眉也。五台则文殊师利，补恒则观世音，峨眉则普贤愿王。是三大士，各与其眷属千百亿菩萨，常住道场，度生弘法。乃普贤者，佛之长子，峨眉者，山之领袖。山起脉自昆仑，度葱岭而来也。结为峨眉，而后分为五岳。故此山西望灵鹫，若相拱揖

授受，师弟父子，三相俨然。文殊以智入，非愿无以要其终；观音以悲运，非愿无以底其成。若三子承乾，而普贤当震位。蜀且于此方为坤维，峨眉若地轴矣。故菩萨住无所住，依山以示相；行者修无所修，依山以皈心。十方朝礼者，无论缁白，无间华夷，入山而瞻相好，睹瑞光者，无不回尘劳而思至道，其冥心入理，舍爱栖真者，或见白象行空，垂手摩顶，直游愿海，度彼岸，住妙庄严域，又何可量，何可思议哉！顾其山高峻，上出层霄，邻日月，摩刚风，殿阁之瓦，以铜铁为之，尚欲飞去，榱桷栋梁，每为动摇，辛丑春暮登礼焉。见积雪峰头，寒冰洞底，夜宿绝顶，若闻海涛震撼，宫殿飞行虚空中。梦惊叹曰：是安得以黄金为殿乎！太和真武之神，经所称毗沙门天王者，以金为殿久矣，而况菩萨乎？居无何，妙峰登公自晋入蜀，携沈国主所施数千金，来谋于制府，济南王公，委官易铜于丰都、石柱等处。内枢丘公，复涓资助之。始于壬寅之春，成于癸卯之秋。而殿高二丈五尺，广一丈四尺五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上为垂檐雕甍，环以绣棂琐窗，中坐大士，傍绕万佛，门枋空处，雕画云栈剑阁之险，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状。渗以真金，巍峨晃漾，照耀天地。建立之日，云霞灿烂，山吐宝光，洞壑峰峦，恍成一色，若兜罗绵，菩萨隐现，身满虚空，呜呼异哉！依众生心，成菩萨道，依普贤行，证如来身。非无为，非有

为；非无相，非有相。大士非一，万佛非众。毗卢遮那如来，坐大莲花千叶之上，叶叶各有三千大千世界，各有一佛说法，则佛佛各有普贤为长子，亦复毗卢如来，由此愿力成就。普贤大愿，即出生诸佛。宾主无碍，先后互融，十方三世，直上金空，亦不妨历有十方三界。杂花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此一殿之相，足以尽摄之矣。大矣哉！师之用心也，岂徒一钱一米作福缘，一拜一念为信仰哉。师山西临汾人，受业蒲之万固，后住芦芽梵刹，兴浮图，起住上谷，建大桥数十丈。兹殿成，而又南之补恒，北之五台，皆同此庄严，无倦怠心，无满足心。功成拂衣去，无系吝心。是或普贤之分身，乘愿轮而来者耶？宅敬相师已久，而于此悟大道之无外，愿海之无穷也。欢喜感叹，而为之颂曰：

峨眉秀拔，号大光明。有万菩萨，住止经行。普贤大士，为佛长子。十愿度生，无终无始。金殿凌空，上接天宫。日月倒影，铃铎鸣风。万佛围绕，庄严相好。帝网珠光，重重明了。西连灵鹫，东望补恒。五台北拱，钟磬相和。是一即三，是三即一。分合纵横，非显三密。示比丘相，现宰官身。长者居士，国王大臣。同驾愿轮，同游性海。旋岚长吹，此殿不改。寿同贤胜，净比莲华。六牙香象，遍历恒沙。威音非遥，龙华已近。虚空可销，我亦无尽。

万历癸卯九月之吉

吴郡吴士端集：唐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褚遂良书。

云中朱廷雅刻

创造会宗堂记

明·徐良彦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岁，今行部至嘉州，慕峨眉之奇，欲一寓目焉。乃与邛城孙君，结尘外之契，披林蹑石，幽寻周览，令人应接不暇。三日而涉其巅。嵌岑瑰诡，矗云于霄，呼吸真可通帝座。已而晴辉朗彻，白云崇霭，弥漫山谷，顿成银色世界，俯视企拔之处，了不可得，殆非人间境矣。俄顷佛光涌现，郁成五色，玉镜金轮，不足方其陆离变幻也。是日光凡四现，已是此山得未曾有之事。光现天门寺，九脊衲所不径见者，余何幸值其盛耶？薄暮宿开（卧）云寺，私念峨眉之奇，鹿苑鹤林，灯火相接，而广成黄帝问道故处，亦灵仙窟宅，楚狂按舆所栖，今为歌凤台，台甚寥落，意今三教鼎足其间，亦以广佛五门四道。考之《列仙传》云：楚狂好养性，在西城峨眉山，往往见之。又似广成之流。其事近奇诡，大约沮溺丈人之徒也。越日晨起后，欲褰衣扪历，以从者众，不能复留，此念一寂，循故道归，有风道士立于道旁，道士名明光，故儒生逃于禅而汪洋者也。询其居则一把茅盖乱石，差可容膝。曰：欲结庵未能，询庵所崇祀，曰：三教一宗，俗儒苦为割裂，要令遥源浚波，同汇大

海。余曰：是未易拟议。曰：但就峨山覓之耳。普贤修明于胜峰，广成标举于玉堂，楚狂亦吾儒，偏霸此土，若使同登一堂，虽有伯仲而无同异夫！余夜来有心，道士发之，而道士合我也？我合道士也？彼若求合，必有不合。我若待合，更无可合，是有机缘为之先，是道士欲栖籍于此，发愿三日不炊，将去曰：来日不食且死，吾以卜机缘，倘无饷我者机不待也。旦日县尉遗之食，道士遂不复萌去念。当其卜于食之时，已隐今日胚胎。余与道士共游机缘中耳。彼亦何能合我，而我亦安待其合也。因为捐资，薅草开林，而孙君亦欣然共成之。其址则余所卜，而峨眉令朱君布金所构。堂后倚狮子山，右屏风山，左飞凤山，瑜伽河绕其前，涧水绕其后，与瑜伽合流而去，亦形象最胜处也。屋三楹：为门，为堂，前后为楼，左右为廊，祀普贤、广成、楚狂其中。立木主不以塑像，道士之意也。亦深合乎道，遂名曰会宗堂。道士注有《心经》、《楞严解》、《八识规矩注》、《会心录》、《禅林功课大乘百法注》、《峨眉传》等书行于世。孙君讳好古，汤阴人，时巡上南道。朱君讳万邦，安庄人，峨眉县令。

峨眉山普光殿记

明·朱怀园

普光殿在峨眉山之绝顶。峨眉，乃普贤大士示现之所也。峨眉之胜闻天下，其山周匝千里，八十四盘，于青云

之端；有石龛百余，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又有雷洞坪、飞来钟，玉泉石、金刚台之境；峰峦倚天，彩错如画，与岷山相对，实吾封内之巨镇也。山之上，天霁则圆光大现；山之下，云开则圣灯夜明，诚为佛之境界。成化二年，旧殿厄于回禄，寺之住山了鉴以事闻于予，予因悯古佛道场不可废毁，捐资命工重为修建。越三年己丑而工毕，峻杰弘丽，于旧尤加。殿中以铜铸天地水府，天居侍者、雷电山王之神像，以为百千万年之香火也。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成毁也，代谢也，理势相因而然，后人不继前人之为而为之，则其迹化为草莽之区矣。成而毁，毁而成，亦生生不息之意也。斯殿一新，因前人之为而为之也。四方瞻佛者，登上斯山，上斯殿，当知普贤愿王应变无穷，而行泽无尽也。殿之规制，兹不一一焉。是为记。

峨眉山伏虎寺碑记

清·江皋

周峨眉山，寺以百数，由山麓而登，则自伏虎始。寺踞山之口，虎溪环注，沿溪一径折而入，山谷盘纡，后一山横枕雄峙，高出寺背，蹲伏如虎，寺因以得名，或曰，山昔多虎，宋僧士性，于寺左溪上建尊胜幢压之，虎患遂息，寺名其徵也。寺创自宋，明末毁于兵，可闻禅师随其师贯之禅师来，结茅居之，渐图兴复，垂四十余年，规模始备，其建造亦云劳矣。先是寺基逼山趾，库

隘不称，殿宇僧寮，尽委荆棘。可闻禅师凿山数丈，拓其基，建大殿一区，表山冠林，翼以岑楼复阁，因地势高下，曲折深邃，随所扳跻，人游其上，如置身缥缈，万壑千峰，遥相拱揖。又辟寺左为藏经阁，募僧走江南，出瞿塘三峡，单舸往返万余里，得藏经置其上。又为长廊广庑，栖十方云水，单寮丈室，斋厨浴堂，清净庄严，为兹山所未有，真大欢喜休歇地也。然师之所以殚力于斯者，有三义焉。一曰天启与缘，二曰人弘其愿，三曰地致其灵，非此三者之相需而应，则四十余年之经营规划，岂易观厥成哉。事之兴废，各有其机，卒然相值，若或使之，非人力所与，则因师之自致也。峨眉梵刹之盛，经千余年，陵谷变迁，荡为灰烬，独此栴檀片址，犹然蘚草开林，法云垂阴，从棘榛荒翳中，望如兜率天宫，自此拈花聚石。大振狮音，莫不由茎草以倡之，此因缘响应，岂非天哉。世传普贤愿王，以三千眷属示现兹山，直欲遍大千世界，游愿海，超彼岸，白毫光中，弥漫普照，其愿力勇猛，固如是也。当师之一念坚忍，不怵於利害，亦既有成，揆其所愿，不尽峨眉之祇林精舍，同归清净化城不止，且山川灵气，因时而发，镇雄峰，奠坤维，其灵奇清寂，多为仙真禅逸之所钟，近则精灵亦稍闲矣。於此有人焉，栖身岩壑，其精神气魄，日与山林相符合，安知非英华所结，藉斯人以泄其奇哉。不然，以渺焉杖笠之身，

际兵戈震荡之会，虽坐冰崖，啮霜雪，谁为拓给园，林鹫岭耶。固知非缘不立，非愿不成，非灵不效也。予感兹三者，因寺之成，而重念师之劳也，为之铭。

瞻彼峨眉，乃号佛窟。祇树丛生，香满山谷。伏虎始登，千峰在抱。双溪潺潺，尘迹如扫。劫水凭陵，琳宫寂灭。金粟再来，津梁重设。发愿王心，具勇猛力。茎草插地，香云变色。楼阁陵虚，钟磬振响。夕露朝霞，盘旋沃荡。爰栖云水，十方云集。龙象威仪，萧然杖笠。瑞相光明，普遍银海。香象行尘，慈容俨在。因缘自天，应时则合。维山萃灵，注兹老衲。方石深池，实崇相教。靡岩不刊，过溪长啸。

重修万年寺碑记

清·张德地

今上龙飞四叶，岁在乙巳九秋，余因阅嘉阳城垣之役，适望峨山，处在道左，遂一登眺。所历诸刹名胜不一，多由新构。独光相万年二寺，一为普贤大士现光之所，一为中道止宿，前代敕建梵宫，实峨山首善之地。奈何倾圮有年，卒无修葺者，无殊乎养一指而失肩背耳。余遂捐俸，及诸有司共襄，约八百余两，半给光相寺，委峨眉尉彭昌德董之。半给万年寺，委洪雅尉陈国斌董之。阅数月告成。光相寺已书数言志之矣。兹万年寺僧，亦以记事请，余因而有感焉，海内名山，如五岳，视三公，

主以五帝，盖以其吐纳云雨，施德广大，有功於民也。峨眉山，或为仙城，或为佛都，敷云涣雨，不在五岳下。予独怪登览者徒摭其林壑阴森，冈峦峭邃，以藻绘游圃，而梵刹成毁，漠不关情。山灵有知，亦应所不许，况万年寺，适外峨眉之中，上而插天奇峻，历八十四盘，阅七十二洞，登天门石，太子坪，谒铜锡诸殿，由此拾级，实为瞻礼阶梯。下而乱山屏簇，雨峰相对，黑白二水，缠绵如带，猪肝洞，牛心寺，於此分途，又为风气所团聚。是以创自唐慧通禅师，至宋敕赐白水普贤寺。明万历又

改为圣寿万年寺，原建有藏经阁，旋螺砖殿，坚致绝伦，巍峨壮丽，甲於天下。内有铜铸普贤骑象像一尊，高二丈。其前为毗卢殿，适当阖寺之主。实为普贤下院，安可任其颓废而不修葺耶。况普贤大士，以法王子，守护如来教，现身於此，以密引世人入光明藏海，证菩提觉性，其功德关系甚大。兹山屹然镇巨蟹坤维，文章滋味之府，又为历代敕建，非等闲淫祠者比。顾名思义，将以祝圣寿於无疆，奠磐石於永固。岂同怡情山水，藻绘纪游者为裁。遂以是为记。

帝王敕赐

峨眉山佛教之隆替，与历代帝王之扬抑分不开的。今将历代帝王对峨眉山的赏赐与敕书，择要简述于下，以资存查。

唐 僖宗敕建黑水寺，并赐“永明华藏寺”匾额。赐住持慧通禅师藕丝无缝袈裟一领，以黄金白玉为钩环，以及供器多件。

宋 太宗、真宗、仁宗、先后敕赐白水寺御制书百余轴、七宝冠、金珠璎珞、袈裟及诸供器。

宋 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召白水寺住持茂真入京，赐诗美之，并赐黄金3000两铸普贤大士像。又为金顶普贤殿简板题书：“天真皇人论道之地，楚狂接舆隐逸之乡。”

宋 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御札。颁赐白水寺经藏，经书俱碧碰撞纸销银书。卷首悉有销金图画，各画一卷之事。经缣织轮相，铃、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万岁”等字于花叶中。又御赐红罗绣袈裟，宝环上精刻：“佛法长兴，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子孙昌炽，一切众生，同登彼岸”。

宋 徽宗崇宁（公元1102~1106年）间，敕赐白水寺钱幡，及织成红幢多件。

宋 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召中峰寺别峰禅师入京，为御编《圆觉经注》作序，后宁宗题“别峰”二字赠之。

明 太祖敕宝昱国师住锡金顶，重建铁瓦殿，并铸普贤金像，后召还京，赐诗两首(详《宝昱传略》)。

明 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五月，敕赐灵岩寺藏经一部，敕书曰：“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承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大峨眉山灵岩禅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众，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禱，下为僧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故谕。天顺四年五月初四日。”

明 宪宗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应灵岩寺住持宝峰和尚之请，赐额“会福寺”。

明 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诏圣积寺住持别传和尚入京，赐紫衣一领，金万岁牌一座，《华严经》二十四部及幡幢法物等，并赐号别传为“洪济禅师”。

明 神宗敕赐海会堂金绣千佛袈裟、紫衣各一领、藏经一部。

明 神宗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敕赐圆觉庵通天和尚紫衣、袈裟各一领，及龙藏一部，赐金庄严经阁，以铁为瓦，赐额“扩国草庵寺”。兹宁皇太后手书佛号绣金长幡一对，及乌思藏金银书西域经三本和九层沉香塔一座。

明 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无穷大师去京都奏请慈宁宫皇太

后，赐金敕建大佛寺及大悲正殿。并钦赐五大典一十二部、百吉幡二幢，慈圣太后亲赐《华严经》、《法华经》各一部，以及梵僧持金贝叶经一函。后太后又賚金若干两，置庄田百亩以充僧费。

明 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敕赐白水寺藏经。敕书曰：“敕谕峨眉山白水寺住持，及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布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壝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御马监右少监，汉经厂表白，王举，赍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

明 神宗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敕赐峨眉山慈延寺藏经。敕书曰：“皇帝敕谕四川峨眉山敕赐慈延寺住持本炯。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道之外，复有释教，相翼并行。朕以冲昧，嗣承大统，迄今已四十年，天下和平，臣民乐业，仰思天眷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善之因。况国初建置僧录司，职掌厥事。盖仁慈清净，其功德不昧，神道设教，于化诱为易。祖宗睿谟，意深远矣。佛氏藏经，旧刻六百三十七函。吾圣母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

献恭熹皇太后，^①续刻四十一函。朕既恭序其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后，敕谕护持。所以锡孝类，流慈恩也。兹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传布之未广，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济之诚，使海宇共享无为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风庆云；一念不善，灾星厉烈。夫善念以有感而兴，无感而懈，是以皇极敷言，不厌谆恳。圣哲所贵，善与人同。古今相传，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敦穆。若亿兆向善，岂不四海太和。此经颁布之处，本寺僧众人等，其务齐心礼诵，敬奉珍藏。不许亵玩，致有毁失。特赐护敕，以垂永久。钦哉故谕。万历四十年六月十五日。”

明 神宗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敕赐峨眉山永延寺藏经敕书。曰：“敕谕四川峨眉山万佛金殿，敕建护国圣寿永延寺，住持僧福登及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已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御马监张然，赍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万历四十二年 月 日”。

神宗闻福登圆寂，赐号“真正佛

子”，御题“永明华严寺”匾额。又赐金建塔，并令凡登未完之工，悉令完之。

清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春，清圣祖在北京畅春苑，亲赐《金刚经》、《药师经》、《心经》各一部，“卧云庵”三大字予伏虎寺僧照裕。又赐《药师经》一部和“慈灯普照”四大字予光相寺僧普震。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差内大臣郭齐哈、头等侍卫海清、乾清门头等侍卫五哥、兵部员外郎德其内来峨眉山降香。颁赐伏虎寺僧照裕金字《心经》、《金刚经》、《药师经》各一部，“离垢园”二大字，字幅僧诗一轴：“宿世身金粟，初因社白莲。瞻依神八万，接引路三千。果结菩提树，池分阿耨泉。无生能自悟，雨似散花天”。赐伏虎寺寓僧德果字幅二句：“到处花为雨，行时杖出泉。”赐善觉寺僧元亨《金刚经》一部。赐大峨寺僧常舒《金刚经》一部、字幅二句：“洗钵泉初暖，焚香晓更清”。赐洪椿坪僧圆瑞《金刚经》、《药师经》各一部、“忘尘虑”三大字、字幅二句：“锡飞常近鹤，杯度不惊鸥。”赐白龙洞僧祖元《金刚经》一部、字幅二句：“挂衲云林静，翻经石榻凉。”赐毗卢殿僧德敬《金刚经》、《药师经》各一部、字幅四句：“钓艇去悠悠，

^① 据《明史·后妃列传》载：慈圣即孝定李太后，神宗的生母，居慈宁宫。万历六年三月加尊号宣文，万历十年又加尊号明肅，万历二十九年，又加尊号贞寿、端献，万历三十四年，又加尊号恭熹。万历四十二年去世。

烟波春复秋。惟将一点火，何处宿芦洲。”赐雷洞坪僧慧植《金刚经》一部、“灵觉”三大字。赐铜殿藏经阁僧照乾《金刚经》一部、“玉毫光”三大字、字幅二句：“绝顶来还晚，寒窗睡达明”。赐卧云庵僧照玉“野云”三大字、字幅僧诗一轴：“何处问津梁，行行到上方，天香飘广殿，山气宿空廊。石漱泉声细，林穿鸟路长。疏钟沉夜雨，坐定俗情忘。”

次年，玄烨御书“报国寺”名赐报国寺。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重建报国寺时，知县王藩代书悬于寺门。

清 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 赐降龙院僧元亨“善觉寺”三大字，后因以为名。并赐玉印一颗，文曰：“普贤愿王法宝。”又条幅一帧，文曰：“名山越遍，未到天涯。愿得真印，勤修离家。雷音虽拜，那见拈花，知此无益，再游中华。八旬老耋，行履不斜。言语忠厚，一字弗遮。观尔朴诚，朕意甚嘉。峨眉峰翠，直逼云霞，明心见性，静守毋讹。”

清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钦赐锡瓦殿明正和尚明永乐年间铜版精印的《北藏经》一部。

释氏艺文

在历代僧尼中，情系峨眉，行践佛道的艺文作品甚多。有的作者早已声蜚宇内，名留史籍，其作品为峨眉山增辉不少。许多偈语，包含佛理，高标德

行，至今仍发人清心涤念。只惜这些佳作留至今日者甚少。今按诗词、楹联、文赋、音乐分类选录部分如后，以示胜概。散见其他章节、塔铭的，兹不赘陈。

诗

答洞溪和尚

唐·乐普

森罗秀处，事不相依；
渌水千波，孤峰各异。

[注]洞溪系峨眉山黑水寺僧，一日初参乐普，问曰：“月树无根枝复荫；”普答如文。题目系编者加。

送白处士游峨眉

唐·齐己

闲身谁道是羁游，西指峨眉碧岭头。
琴鹤几程送客棹，风霜何处漱龙湫。
寻僧石磴临天井，研药秋岩倒瀑流。
莫为寰瀛多事在，客星相逐不回休。

思游峨眉寄林下诸友

刚有峨眉念，秋来锡欲飞。
会抛湘寺去，便逐蜀帆归。
难世堪言善，闲人合见机。
殷勤别诸友，莫厌楚江薇。

自湘中将入蜀留别诸友

巾舄初随入蜀航，风帆吼过洞庭烟。
七千里路到何处？十二峰云连那边。
巫女暮归林淅沥，巴猿吟断月婵娟。
来年五月峨眉雪，坐看消融满锦川。

[注]齐己姓胡，名得生。湖南益阳人，出家后栖衡岳东林寺，自号衡岳沙门，其诗名扬湖湘间。

桐花凤

唐·可朋

五色毛衣比凤雏。深花丛里祇如无。
美人买得偏怜惜，移向金钗重几珠。

[注]可朋，五代十国时后蜀诗僧。自号醉髡，丹棱县人。著有《玉垒集》10卷。

答圆悟禅师

宋·密印

众卖华兮独卖松，青青颜色不如红，
算来终不与世合，归去来兮翠靄中。

[注]密印，嘉定州朱氏子，峨眉山中峰寺僧。题目系编者加。

答问

宋·别峰

将心除妄妄难除，即妄明心道转迁。
桶底趯穿无忌讳，等闲一步一芙蓉。

[注]别峰，乐山人，峨眉山中峰寺僧。详《名僧传略》，题系编者加。

上堂偈

宋·慧远

淳熙二年闰，季秋九月旦。
闹处莫出头，冷地着眼看。
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
一种作贵人，教谁卖柴炭。
向你道，不可毁，不可赞，
体若虚空没岩岸。相呼相唤
归去来，上元定是正月半。

[注]慧远，眉山金流镇彭氏子。峨眉山灵岩寺僧。孝宗屡诏入朝，赐号“佛海禅师”。

上堂偈

宋·纯白

风高月冷，水远天长。
出门无影，四面八方。

[注]纯白，梓州人，峨眉山华严寺僧。

送田锡下第归宁

宋·怀古

念彼孤亲去，无成万里归。
算程芳草尽，去国故人稀。
栈阁浮云险，刀州入望微。
前期有公荐，莫负老莱衣。

[注]怀古，峨眉县人。峨眉山中峰寺僧。是宋九诗僧之一。详见《名僧传略》。

峨眉高

明·梦覩

峨眉高，高插天，百二十里烟云连。
盘空鸟道千万折，奇峰朵朵开青莲。

黄金狮座耸岌岌， 白云象驾来翩翩，
晨钟暮鼓何喧阗， 风林水鸟皆谈玄。
千岩阴雾见玉佛， 六时天乐朝金仙。
月轮挂树光团团， 平羌影落秋波寒。
目前胜景不可状， 画图彷彿移岩峦。
晋王此地受封国， 大法付嘱从灵山。
愿忆云山当日语， 五十四州均花雨。
花雨慈云满锦城， 佛刹王宫同按堵，
峨山高，高万古！

[注]此诗系梦覩奉蜀王令旨题《峨山图》。

峨 山

明·广济

西极坤维势壮哉， 峨眉天半列崔嵬。
虎从仄径溪边渡， 人自层峦石罅来。
树内有僧常在定， 山头无凤亦登台。
凭栏光相绵云里， 神水灵岩辨劫灰。

[注]广济，峨眉山牛心寺僧。朱元璋徵时与广济厚。

上堂偈(外一辞世偈)

清·舒光熙

九旬限满，巧中藏拙。昼夜殷勤，
拙中藏巧。养驯一个水牯牛，头角峥嵘
毛不少。今朝肆足印莓苔，笑杀平田黄大嫂。

形本无形，说亦无说，尽大地人难摸索。
七十九年驻娑婆，弹指光阴如梦觉。
举步踢倒峨眉山，这边那畔总一个。

[注]舒光熙禅师，蕲水人。避世入峨眉山绝顶。影不出户者二十余载。一日忽欲下山，鸣鼓上堂而云偈。

睹光台

清·行密

觌面明明犹不识， 驰求象外亦非真。
白云几度空捞摸， 杜宇频啼春草深。

[注]行密，字淡竹。清音阁僧人。

山 居

清·行喜

云埋绝顶几经霜， 懒与愿王较短长。
秋至但观黄叶落， 春来惟觉白花香。
罢游猿止洞中卧， 争食禽喧岭外狂。
笃爱山居闲我老， 从他尘世利名忙！

[注]行喜，字云峨，峨眉山僧。

伏虎寺

清·圣可

一径连山溪自抱， 入林甫觉源头窄。
岐路桥边覆， 绿篆荫红蓼。
一声钟韵尘缘藐， 殿阁楼台清且敞。
主人四众尝围绕， 陶陆远持情未了。
洵哉好宜经， 帝座光门表。

陟峨顶

清·性一

危岩叠巘七重高， 登眺浑如蹑九霄。
万壑烟霞横霁色， 溪声聒聒和松涛。

[注]性一，即贯之和尚（详见《名僧传略》）。

宋王坪回文

清·性通

西窗绿映锦屏空， 早挂残霞带日红。
题笔彩传新赋客， 耀台灵绘巧图工。
栖鸾凤处温山绕， 出圣贤时协气通。

唯半落星明月夜， 溪清倒影现玲珑。

[注]性通，字机微。峨眉山僧。

古德林

清·性藏

近日生涯兴渐阑， 了无个事足追欢，
但将一柄竹箬帚， 古德林中扫破烟。

[注]性藏，字紫芝。重庆人。峨眉山白龙洞僧人。迁住白水寺三十余载。康熙乙卯圆寂于扬州上方寺。

雨游牛心寺

(一作“牛心寺避雨”)

清·永宣

曲径荒苔寂， 千嶂古木横。
云来迷洞口， 雨过湿流莺。
殿僻凉生远， 溪深雾到轻。
松阴聊对坐， 返照起新晴。

[注]永宣，字化机。峨眉山白龙洞僧。

观心坡

清·通醉

行人双眼幸圆明， 下视闫浮等一尘，
至此一步是一步， 灼然何必更观心。

卧云庵

七重天末号峨眉， 树里老僧下榻迟。
八十四盘行欲尽， 青山涌出象王儿。

[注]通醉，字丈雪。峨眉山僧人。

双飞桥

清·长白

寒响下高巅， 孤桥断复连。

龙分双涧壑， 云散一溪烟。

眺听声光外， 徘徊翠影边。

尘心从此尽， 拟证四空禅。

[注]长白，字宗正。峨眉山僧。

宋王坪回文

清·海与

西峰积雪冕高空， 日映疏林斗锦红。
题兴几经仙嶂叠， 积灵频绘彩云彤。
栖贤古洞因岩静， 采药真人得地丰。
携手侣游原稼绿， 凄霜踏步缓歌风。

[注]海与，字克成。峨眉山僧。

峨眉早春

清·海源

茅庐清净地幽深， 景对晴峦数点新。
疏壁尝留穿月径， 垂杨遍送隔墙春。
止居不过三间屋， 坦率惟捐一点尘。
惭愧溪山无个事， 虚窗高卧一闲人。

别乡友

多年未睹南来雁， 影落峨眉下翠微。
三笑虎溪留不住， 乘风又望海天飞。

虎溪柏

老干棱棱出涧东， 白云堆里郁苍丛。
青枝常挂千岩色， 绿叶频经万壑风。
露滴明珠清湛湛， 霞穿梵宇势雄雄。
多情每隐晴宵月， 归去来兮翠靄中。

[注]海源，即可闻。(详见《名僧传列》)。

登 峨

清·元温

不到崇高处，安知壁岫悬。
路颓山雾接，桥断野云连。
秀目青松柏，清心冷涧泉。
半轮秋夜月，千古照巴川。

[注]元温，字琼目。峨眉山僧。

四会亭

清·两山

云近天垂一鉴空，天边春拥梵王宫。
山桃花上轻含雨，烟柳枝头软带风。
锦绣妆屏铺殿北，笙簧吟鸟过楼东。
登高一望晴光活，不是山中是画中。

[注]两山，字荆门。峨眉山极乐寺僧。

峨岭秋(二首)

清·照裕

西风瑟瑟暮云寒，归雁高飞斗羽翰。
松吐清声迟洞壑，池含素影荡栏杆。
虚窗挹取林峦瘦，午夜哦成星斗残。
黄菊篱边秋意淡，空花不肯借人看。

万籁吟风红树巅，杖藜闲步洞山前，
疏林过鸟知寒露，古木留蝉噪暮烟。
寂寞泉声流玉峡，萧条梵宇长金莲。
晚钟何事朝来急，鼓落晨星散碧天。

[注]照裕，字与峨。清康熙年间牛心寺住持。

峨岭云

清·福昌

去则似无心，归来全不昧。
补完万壑烟，淡点千山靧。

横洞锁龙眠，依僧息犬吠。
恍如道者心，卓出名场内。

黑水寺

昔年幽听古招提，此日登临遂远思。
重露滑苔因寺僻，复岩支栈见僧埼。
鸟啼竹里增惆怅，花落池中起涟漪。
欲聆惠公亲说法，碧云深处有残碑。

[注]福昌，字掸明。峨眉山僧。

山居次韵

清·元英

抱拙林泉下，安贫任意闲。
无弦琴易操，有韵句难删。
雨过云初扫，梦回户自关，
故人何处觅，梁月转青山。

[注]元英，字肖白。峨眉山僧。

游九老洞

清·普信

一径随筇绕，深深结胜游。
岩幽娱鸟性，洞古引云浮。
鹤去巢烟在，溪回玉液流。
携俦登有兴，步步觉情幽。

[注]普信，字灵枢。峨眉山僧。

怀 峨

清·觉知

谒罢峨眉岭，常怀第一峰，
台高常见月，山静独闻钟。
古雪摇琼蝶，飞泉挂玉龙。
何时重蹑屐，散步倚云松。

[注]觉知，字屡生。峨眉山僧。

石砾水隔红尘杳， 台榭花飞绿树稠。
入室幸聆空妙谛， 缤纷花雨孰能酬。

白水寺访琼目和尚

清·实如

密树垂荫霁色遥， 绿萝野寺望山腰。
重门曲径花飞槛， 细雨斜阳客过桥。
四壁苍烟如太古， 一池白水远尘嚣。
楚狂不为求仙诀， 来伴吾师共寂寥。

山居(选一)

世道难容拙， 青山是我家。
一条樵子径， 长教白云遮。

[注]实如，字眉崖。峨眉山伏虎寺僧。贯之和尚四世法嗣。

偈语

清·宏福

者个阿师， 有些相熟。
虽则同姓， 却不同族。
今临宝镜， 形影相睹。
汝不是渠， 渠不是汝。
无道可尊， 无法可说，
趺坐何为？ 念弥陀佛。
人法双忘， 弥陀无数。
浊浪滔天， 一舟横渡。

[注]宏福，峨眉山洗象池僧人。

伏虎寺

清·德坚

登峨先向虎溪游， 策杖云深步更幽。
一径钟声瞻玉殿， 万杉烟色绕琼楼。

卧云庵

炎炎六月涌青莲， 幕幕孤云复碧巅。
闻寂山房开竹里， 精舍幽客傍溪边。
鸟啼万壑平明雨， 月吐千峰薄暮烟。
一枕石床闲不耐， 钟声梦破几多禅。

光相寺

胜峰高处象王宫， 踏雪披云到碧峰。
灯灿夜悬青嶂里， 光寒昼放白云中。
伏羲洞府泉声壮， 陆隐歌台草色蓬。
极目不堪人事尽， 闲庭一纳对芳丛。

隐峨自眺

最爱眉峰秀， 偏烦车马过，
层峦连瓦屋， 众水合羌波。
鹤迹馀古雪， 猿声出绿萝。
旷观村廓里， 烟雾晚来多。

[注]德坚，字峨樵

登峨

清·远翔

名胜称寰宇， 锦江映落晖。
僧房临涧水， 禅榻冷松扉。
众壑生清籁， 孤峰耸翠微。
峨眉秋夜月， 千载共相依。

望峨眉

清·时一

咫尺峨眉路不遥，孤峰逼直插丹霄。
云铺碧落悬明镜，雪染形霞现锦桥。
瀑倚流泉飞白练，光生银汉锁山骄。
何时得造天南景？七级频梯举首翹。

寄虎溪可闻

清·海明

瓦砾石头皆放光，无偏无正绝商量。
有时变作岩前虎，威踞峨眉白象王。

[注]海明，字破山。大竹人。双桂堂开山祖师。

山居

清·眉雪

蜀山惟有此山高，矫首遐观快寂寥。
辨道忘情无世乐，休将日脚自空逃。

洗象池

清·达空

诸峰起伏状如龙，恰似飞龙挂碧空。
漫道白云生脚底，最欣秋月映池中。
花香鸟语诠真谛，猿戏松杉有古风。
偏得雨晴凭晚眺，倚栏人在画图融。

洗象池

清·西源

蜀边寻芳峨岭巅，钟灵毓秀万峰妍。
寺僧盛意留人住，景色纷华入目鲜。
簇簇杜鹃石径上，天天芍药玉堂前。
相催归伴何须急，到处风光足流连。

中峰寺

清·引谷道人

五月到中峰，烟花世界重。
观心依水月，间法坐杉松。
客戏床前虎，僧看钵里龙。
我来寻妙躅，空忆大禅宗。

游峨

清·常美

清赏经参井，扬名见七天。
雨垂千涧溜，云起万峰烟。
出定黄猿伏，披蓑绿竹妍。
象王游历处，银色照天边。

游峨

清·常炽

七重攀陟十眉端，谷雨初晴春未残。
日照天门开碧汉，泉盈双涧洗苍峦。
云堂雪掩青灯净，月窟风恬石榻寒。
欲识甘霖普润意，呼童唤出白龙看。

钻天坡

清·万明

千岩峭削插苍穹，健步高登石径通。
骤雨乍晴云乍净，长康妙笔画难工。

[注]万明，四川崇庆人。著有《严圃经》二卷。

四会亭

清·彻纲

孤亭唯小憩，天外看云来。
面冷雪还在，池香花正开。
争巢松上鹤，出洞雨中雷。
适去堪垂晚，赏心犹未灰。

峨眉龙门洞

现代·太虚

万岩千壑秀难摹， 形胜龙洞信不诬。
铁索石船回首远， 新得一幅四峨图。

山居遣怀

现代·果玲

三载峨眉独啸吟， 闭门古寺又春深。
异乡花草故乡泪， 出世风裁救世心。
偶逐云霞过别岫， 闲邀鸥鹭到空林。
敢云来去无牵挂， 落絮游丝每扑襟。

[注]果玲。报国寺方丈。

和赵朴老四游峨眉初登

金顶华藏寺题词

现代·遍能

金绳界道巧安排， 更喜慈云复玉阶。
无尽重重华藏界， 层层不二法门开。

[注]遍能，四川乐山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乐山市佛教协会会长。乐山乌尤寺、成都昭觉寺方丈。

上峨眉有感

现代·海灯

一上峨眉万里秋，无边胜迹眼中收。
涧云乍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敢望友生同赏奇，只今衰鬓悔封侯。
人生聚散风前叶，百代功名水上鸥。

[注]海灯，四川江油人。俗名范无病。江油极乐寺住持。

登金顶

现代·隆莲

盘云磴道接穹苍， 历尽崎岖到上方。

无限难行行不退， 高山仰止普贤王。

重游峨眉

笑展两眉弯， 山林喜我还。
楼台新日月， 祖国好河山。
日薄风峦静， 清秋柿宇闲。
何当逢白象， 载我踏云烟。

伏虎寺

一溪流水洗尘炎， 难得山窗半日闲。
猛虎毒龙亦俯首， 和风甘雨遍人间。

峨眉华藏寺重建志庆

西南一柱峙神州， 苍翠浮空静不流。
双展黛痕天地秀， 半轮玉魄古今秋。
至人大愿恒无尽， 游子归心志必酬。
华藏庄严恢净土， 天龙万穰护金瓯。

《南乡子·游峨眉》

一径碧琅玕，志日阴森五月寒。疑是人间高绝处，岩岩，万众丹梯尚可攀。
绝涧俯晴川，澹澹峨眉画远山。指点依人何处是，珊瑚，仿佛天风闻佩环。

[注]隆莲，比丘尼，四川乐山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佛教协会会长，爱道堂住持，成都尼众佛学院院长。

楹 联

横铺四世界，
竖盖一乾坤。

唐·继达

地边香积水，
门对胜峰山。

唐·罗汉

四溟无窟宅，
一滴润乾坤。

唐·白水

夜听水流庵后竹，
昼看云起面前山。

宋·广悟

日出方知天地朗，
无油那点佛前灯。

广悟

但得雪消去，
自然春到来。

宋·密印

悬佛日于中天，光含大地；
灿明珠于性海，彩彻十方。

明·破山

一溪红白桃李树，
四野青黄菜花田。

清·乘三

那得一身闲，把酒凭栏，问五霸七
雄，而今安在？

休将百年计，赋诗寄兴，看清风明
月，亘古如斯！

清·印铭

谁把藕丝牵大象，
我将铁棒打苍蝇。

清·颠容

云海楼台，古含日气；
雪山鳞甲，长化江源。

清·衷圣

雨后坪临观雾雪，
风前阁上听清音。

清·贯一

风和花织地，
云净月满天。

现代·葆光(朝鲜僧)

江山一览无余景，
钟磬频闻落半空。

现代·太虚

翻经留作将来眼，
问法先空现在心。

现代·圆瑛

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
无机不彼万里无云万里天。

现代·印光

举头便近峨眉月，
濯足非遥大渡河。

现代·果玲

双桥有水随高下，
九老无形自古今。

果玲

半溪流水响，
满院朱兰香。

果玲

白水澄空界，
香莲问法华。

现代·隆莲

功德逾恒沙，七宝庄严，大千世
界；

层峰摩霄汉，三峨雄秀，伯仲昆
仑。

现代·遍能

千古白龙传佳话，
七重宝树倚云栽。

遍能

圣迹渺难稽，传有行僧曾伏虎；
名山今焕彩，更无羽士再乘龙。

遍能

妙相庄严，花雨曼陀纷橘彩；
峨眉耸翠，香焚宝篆霭慈云。

遍能

水秀山青如妙性，

晨钟暮鼓醒群迷。

现代·茗山

奇生一顶庄严佛地，
聚秀三峨妙绝人寰。

现代·灵隐禅寺两序大众

登金顶要开拓圆明眼孔才识得大
千春色，

到宝刹须洞明本地风光方许入不
二法门。

现代·果春(报国寺僧)

华藏长子七处九会辅助毗卢阐大
教，

金顶真人四方八面来朝遍吉出迷
津。

现代·圣一

文 赋

大峨眉山序

清·丈雪通醉

参天地之才，司万物之化，同功而
异位者，其惟人道欤！山之得名，于汉
明帝癸亥岁。里人蒲公，采药见麋迹似
莲花形，捕之极顶，目送千里，白银世
界，喜不自胜。归询宝掌峰千岁菩萨
曰：“仆离国甚久，未诸斯义，时摩腾、
法兰二尊者，寓洛阳译经，深凿教乘，
必识斯旨”。明年甲子，吊影孤迹，径趋
白马。兰曰：“吾尝阅《华严经》第四十
五卷，三十二品文中云：西南方，有处
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
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即普贤也。与
其眷属三千人惧而演说法”。华阳山人

蒋虎臣，谓西南者实释尊说法处，非震
旦之西南也。孰不知至人方寸无町畦，
能所上下优劣，尽大千界，乃至无有，
如芥子许，非是菩萨舍身命处。寓此示
此，寓彼示彼，即针锋许，亦有东西南北，
讵以限量而拘系者哉。爰峰之峭拔，形如卧象，鼻爪双飞。或谓两山相
峙，形如蛾状，故白蛾眉。又峨眉者，以
其剑锋险峻肖之也。崇祯庚午不佞偕
灵棲澹竹，初登，已序。时大清甲子，重
游古卧云庵，摭面对老僧树，背负睹佛台，
左石天门，右池半月，有行僧法荃者，
目其形胜，即膜地封衾，誓重建焉。

然顿悟须同佛，多生习气，深风停，波浪涌，理现念犹侵，恨愿力大则力量小也。即趼足多方，募宰官居士，捐俸鼎新，请可闻和尚主之，倩一僧董其事，于甲子佛自恣日，^① 竖立门对瓦屋，影射流沙，蒲公所目，释尊所指，无二亦无别，老僧肇窠大书“去天尺五”四字以楣之。噫！晓霞将升，金乌队破苍岩雾，陡晴陡雨舒毫相；谯鼓初敲，玉免攀回兜率宫，满眼满耳是圣灯。宋丞相张无尽，睹五色光艳于岩端，明日下山，光袭息心所。乙丑松斋禅师，亦见

五色毫相，明日下山，光亦随至七间（天）桥。老僧谓：佛光等平，周遍法界，凡有像者，乃神祇护卫之。光令人具瞻，如吾人日用中，或怒或喜，光贲天地，聰聞遐迩，眸辨秋毫，愚人不晓，智乃知焉。所以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涉猎外境，而昧中和，非仁者所为。凡夫痴钝，昧此光也，若个力量大人，缚须弥为笔，蘸海水为墨，只写光用，难绘光体，如何是光体，听取下面注脚。

峨眉山志序

昔逸少先生志游峨而卒不果，恒太息缘之未足。衲每服膺其言，及成《峨志》，而益感慨系之。夫山之于人，与人之于山，洵有缘也哉。太史虎臣蒋先生，木天顾辅，一旦尘视轩冕，扶舁来峨，止蒲榻于山寺，出其奚囊所贮峨山志稿，与衲订以见闻，风雨晦明，两易寒暄，成帙一十八卷。而志余一卷，尤叮咛旨趣，言言金石，字字醍醐，起兹山从前之所未有，而一一开其面目，山顾于太史有前缘耶。不然，太史初未涉于峨，而乃敛其散逸，以集其成，寸寸而累，早已脱稿于燃藜天禄，度日花砖，珥笔不遑之秋，且卒如其意，来止忻忻也。观其回首一偈，谓兹山之老衲再来，而前缘为益信矣。嗟乎，衲昔当

蜀经灰劫馀，吴帆万里，来礼愿王，山水羁人，若逢吾故，于伏虎古迹，不惜顶踵，薤草开林，为愿王广大行，数十年间，未敢少懈，招提大概，始观厥成。溯洄壮游，曾几何日，而今且倏近桑榆，质衰蒲柳矣。读太史遗编，兢兢然唯恐以缘为太史羨者，徒亦以缘为太史谢之。幸荷护法诸大檀越，善太史之胜因，觅以枣梨，授之欹劂，俾与山灵同贞不朽。窃幸太史有愿克谐矣。然则太史岂仅与山为缘，而山又岂仅与太史为缘哉。今而后后戒禅身，广象教力者，欲有以各证其缘，即以斯志为龟鉴也可。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菊月谷旦，伏虎衲海源谨识。

^① 自恣日，也称“僧受岁日”，“佛叹喜日”。即佛教徒每年安居期满举行检举忏悔集会之日。

古德林赋并序

清·海源

古德林，在峨眉山半，厥有白岩庞大，蟠起作火焰状。识者以峨岭迭灾回禄之故咎之。明洪济大师，自帝畿受紫衣还峨，手植楠杉，蔽此岩岸，按《法华》七卷，以字计株，率皆春随手到，每株俱本丈余，即分枝并起，如两手捧佛日者，名以古德，信然哉！康熙六年及二十一年两以殿工采办，抚蜀护法杭，虽云窝雪窟，皆亲临之。然在当今圣上佛心，天子恩被泉石，泽及万方。讵必以名山樗材轮奂，紫宸宫殿，且檄有庵观寺院，坟前宅后，不伐之例。而况峨眉居镇南方，古称七重天者哉，于是抚台护法姚，虽深明端核，第名山矗封内，未敢专制其事，遂披图入告，荷赖皇仁浩荡，早已轸念残疆，万万艰阻，特旨豁免。凡我名山，蜀土蒸生，共忭舞于化日之下，欣欣如草木向荣，因感前人之德于山者，迄今不忘古处。乃今上之德于蜀者，实当与此山此木，同衍泽于亿万斯年，垂映不朽也。爰赋其

事，以祝厘勿谖云。

粤惟金山绚彩，法海开源，滋优昙于亿劫，舞贝叶而如掀，楫波罗于大千之内，垂余荫于不二之门。维尔丛丛佳卉，勃勃灵根，老人洪济，手泽攸存。衍祇枝于鹿苑，分智月于鸡园，固知其体难方于竦甫之质，性弗等以梓漆之伦。然使欲纠之绳墨，不翼不胫，而责其效，扶摇之鲲，畴计其通一线之天而如栈，逐万顷之波而如婉，乃兹之烟霞，遂性泉石安，附虬龙而友麋鹿，沐雨露于昕昏。俾夫问衡幘之遗踪，浴引泉之往迹者，扶舆而至，曳履而来，或涤冰瓯于猊床象座之畔，或舒绣口于灵陵太妙之天。恒见其芃芃蔚蔚，语鸟梯猢，慈云掩映，慧日常暄，不使青茵失覆，黄鹤消魂，而蚁径无伤，草菅蕃息，静而观之，其乐何极。维尔佳卉，知帝之力，快山灵之咸若，喻造物于无言，其与春田草木长欢戴泽，岗陵松柏共志无蹇也与！

朝峨眉山记

清·彻中

诸作皆言游，唯此言朝。游则忽主而重宾，朝则略景而尊德。一字之间，心志全彰，功过自判。欲培福慧者，不可不注意焉。此篇末后，记伏虎寺现灯三夜，为最稀有之事。因备录之，以为朝山者鉴。

大峨之胜甲天下，余每泛舟平羌江上，遥瞩云端，咨嗟不克赴者二十载。

乙丑春，自成都昭觉寺发足，专礼普贤。至嘉阳，舍舟即陆，望峨而趋。顾骚人墨客往来言游，四方缁素，怀瓣香

重茧远进则言朝。余为老衲，方朝不言游。

三月二日壬戌，自嘉行，出瞻峨门，十五里渡雅江，又十里许，宿苏稽东坡亭，故为苏轼读书处，即眉山始祖，后人建东坡亭于上，今废，有茅刹。癸亥，行四十里，宿峨眉县东郭大佛寺。甲子，过邑城，经十方院，望西坡寺，至了鵠楼。有铜钟铜塔甚精工。实名圣积寺，昔禅僧宝公所建，人呼为老宝楼，因讹“了鵠”。再进为会宗堂，复二里关圣堂，进抵伏虎寺。山基于此，楼阁四达，殊壮丽。憩乙丑、丙寅二日。

故事登山者，多倩蓝舆，约伴侣，与夫捷足，上下迅速，遇佳境，目不再盼，或欲寻幽，则以险辞。侣不同心，行止龃龉，多弗尽兴。余力不能倩舆，亦不欲倩。适乏侣，仅偕一侍僧，二佣人，戴轻笠，衣短褐，策杖蹑履而上。缓急去留咸自由，得以尽山之性情形体，一木一石，不轻失之。

三月七日丁卯，自伏虎登陟。初欲雨，少顷霁，过解脱桥，上解脱坡。或谓自山出者，从此解脱险阻。明曹能始先生曰：“余乌知乎入解脱、出解脱耶？”余则过于斯，解脱尘劳，才得登山耳。稍上为华严寺，进为纯阳殿。过五十三步，昔蜀献王于此下车行，因即所行步数名之。俯瞰洞中，有石如船，名普贤船。进为大峨石，郭青螺先生大书“灵陵太妙之天”六字，每字一碑。左为“神水”，出石穴中，汇方池，澄洁可爱。陈

希夷先生大书“福寿”二字，吕洞宾真人大书“大峨”二字，俱在石。进数十武。为歌凤台，楚狂接舆故庐。前数武，道旁有石，形类鸡公。进为中峰寺，古明果道场，灭妖蟒于此；又传黄帝于此间造广成子。进为方广院，欲呼龙神窟。下数百武，为双飞桥，两虹并峙，每桥各受一水，急湍奔流，溜入石渠数十丈，声震山谷，至前会合，有石状如牛心，砥柱中流，因名牛心石。近有竖碑，更名洗心石者，地极幽异。此处分二道：一上万年寺造顶，一循溪入洪椿坪。余徘徊于兹，欲先往洪椿坪。遇一僧谓曰：“宜及晴明达顶，睹佛光。”余然之，遂上古德林。林木皆楠，别传和尚手植以培风水，如《法华经》字数，每唱一字，一礼拜，始植一本，誓勿翦伐，老僧苦行如此。明直指马公如蛟，赋诗于石曰：“郁葱佳树拂慈云，幻出槎枒避斧斤。老衲得知山是佛，今人同诵《法华》文。”过林为白龙洞，刹亦新洁。稍上即万年寺，寺之辅翼曰慈圣庵、海会堂、白衣殿。其后殿曰雪螺，结砖为之，形如螺，一名砖殿；再后为新殿，即古之白水寺。此地稍宽衍，诸刹若簇锦然。余宿海会堂。

戊辰晨起，睹佛牙，炷香礼诸刹。上观心坡，山路纡徐，至万年寺止。山路陡峻，自观心坡始。一名顶心坡，谓登壁之状，足膝齐心也。直上数千武，才得隙地，名息心所，旧有庵，今废。缘山脊而上，如行马鬣中，宽者丈余，狭

仅数尺，左右皆峻坂，赖竹树蓊郁，蔽行者目，得无畏。行十里许，为初殿，一说乃鹫殿讹称。又二十里许，为莲花石，有石如莲，刹即在左，以铁为瓦。自此始，复下数十武，乃山脉断续处。始再上，号鵠鸽钻天，蛇倒退，其险可知。此际踵无停步，息无停喘，佣者被余如升天然。上为洗象池，相传普贤浴象于此。又数十武，为上象石。再数里许，为木皮殿，盖以木为瓦云，实名化城寺，谓普贤于此设化城，同大众三千人居之。余穷日之力，抵是暝色亦至，遂宿。寒甚，拥炉而坐，夜分乃寐。

已巳，上梅子坡，积雪深数尺，进为雷洞坪，悬岩万仞，不可俯视。相传雷伏洞下，闻人语辄震，旧有铁碑禁语，今废。岩下传有伏羲、九老诸洞，人迹罕至。再进为接引殿，遂上八十四盘，俗呼三倒拐。盘尽为太子坪、回龙寺。至此，陡峻既讫，纡徐达顶。过沉香塔，即敕赐护国草庵寺，通天大师旧栖也。阅老僧树，树空，昔僧入定其中。进天门石，巨石劈开如门，深广丈许。至七天桥，谓峨山为“七重天”，故名。至此值浓雾，咫尺不见人物，寺僧留住，拥炉火，距顶仅数百武。寓此有二便：清流引厨，所饮水优于绝顶，风不甚猛，遂因其留而留之，庚午，大雾竟日，至夜雪降。辛未晨起，玉山照人，湿甚，不能出户，有数僧持《楞严》相质，为之解说，是日晚，霁。

壬申晴明，上顶进香。过天仙桥，

首诣光相寺礼普贤。寺前为睹佛台，倚栏俯眺无际。右为金殿，殿以铜成，高二丈五尺，广一丈四尺，深一丈三尺，重檐雕甍，绣棂锁窗，中坐大士，傍绕万佛，渗以真金，极人工之巧。四隅列铜塔四座，有铜碑纪事，文字悉佳，其碑可鉴须眉。稍下数武，为藏经楼。前为铜瓦殿，再前为锡瓦殿。楞严阁、卧云庵，并列于光相寺之后，藏经楼之右。峨顶如箕形，东为悬岩绝壁，西为斜坂，光相寺临岩而东面，余刹皆西面，是日烟云尽净，西望瓦屋、晒经、象岭、雪山诸峰，如在几席，实则相距或千里，或数千里。东望平畴渺茫，山如垤，川如白练，或有云覆处，如人有物盖足然。

自太子坪以上，草木竹石，与下界大异。有桫椤花遍山谷，红白相杂。地多细石，极洁，无蛇，虺、蚊、蚋、蚁、虫之属。稍有秽物，雷电辄扫除之，洵称佛境。自华严寺至顶，盖一百二十里云。

午余，有兜罗绵云布满岩前，号“银色世界”。云中隐隐现一圆相，寺僧曰：“此名‘水光’，尚非正光。”仍归宿七天桥。

癸酉晨，饭后，复由天门石、沉香塔，至学士堂，谒通天塔，盖通天大师肉身存此，趺坐塔内，身皆贴金。林中多静室，为住静之僧所居。左行二里许，为净土庵，旁有白龙池，源泉清浅，沙弥携铜盘盛水，举手于石下取置盘

中，云“白龙子”，细视，似蜥蜴。是日，各刹进香毕，仍上光相寺。人云，佛光曾三现，怅然而返。

甲戌，天阴，上光相寺默祷普贤，祈三日内赐晴示光，是日浓雾，寒风谡谡，遂于普贤座右禅定半响。少顷，持笔楮向金殿侧露坐，录铜碑文，忘寒忘雾。

乙亥，望日，大晴，诣光相礼普贤，倚栏立，或邀茗饮，余却之，必候睹光。近午，初现于岩石，闪烁不定，渐移虚空，现兜罗绵云上，其圆似镜，红、紫、绿、白数层，僧鸣钟，观者云集如堵，惟见己影在光中，举手动身，无不相映，并立者彼此不见其影，谓之“摄身光”。光上有白虹，谓之“金桥”。僧属贺，谓有候至旬余，不遇光而去者，盖非有缘弗现云。时没时现，自己至未，各作礼而退。余旋七天桥，沙弥报光现于此，往视，较睹佛台之光大数倍，中有小红镜，外列五色，七层金桥高布，至酉始

没。《志》称张无尽至清凉山，佛光随之而现，余何人斯，获此奇遇耶？

丙子，下山，宿海会堂。丁丑，憩双飞桥。戊寅，上后牛心寺，昔孙思邈修真于此。下壑循溪行十里许，度三桥，二以板，一以石，俱屋覆之。溪尽，上数百武，为洪椿坪，楼阁四达，周匝攒簇如城者二，结构工密，境区奥僻，盖以幽胜，于峨有“别是一天”之意。此刹为德心禅师开建，法嗣接踵，历二十载落成，大众昔以千计，今寥寥，但律仪不废，视他处惟谨。己卯，庚辰，俱憩此。

辛巳，仍出双飞桥，循旧道，遇微雨，午余，还伏虎寺，盖三月二十一日也。是夜，僧报圣灯现，余即观之，空中隐跃得数十灯，有数灯最明，上下相承，又有渐飞至寺前者。伏虎圣灯罕现，余不及于峰顶睹灯，今补观于此，尤属异数，连现三夜，余憩五日而后行。

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

现代·印光

普贤菩萨，道证一真，德圆两足。住寂光而兴慈运悲，辅善逝而带果行因。具遮那之全体，示居补处，结华严之大义，指归西方。虽尽十方法界，无非所住真境，而此大光明山，实为应化道场。溯其立名之意，盖以佛光昼现，圣灯夜来，亘古今而无或隐灭，尽来际以启牖群生。由是之故，致此峨眉宝

山，亦称大光明焉。一以形势立名，一以圣迹取号，固无别种因缘也。而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於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夫如来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国，成

等正觉，说华严经，凡历七处，而有九会。初会，即在菩提场说，二会、七会、八会，皆在普光明殿说，此殿亦在菩提场中。菩萨住处品，乃第七会所说之一品。先说东南西北之四方，次说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之四维，方位次第，井然不乱。彼见有光明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於现有菩萨，名曰贤胜，妄加注曰，即普贤也。普贤亦名遍吉，未见又名贤胜也。援经而深悖於经，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不知普贤之德相，以如来智慧，穷劫莫宣。华严经八十一卷，其发挥普贤菩萨神通智慧，道德功业者，有十馀卷经。若稍加研究，则何肯谬引。譬如轮王驻处，即是王都。光明到处，了无黑暗。由是今志，特立菩萨圣迹一门，於中分为六章。一释名，略释普贤名义。二修证，节录悲华、楞严二经，以明菩萨因地修证工夫。然据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则菩萨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华严经，称赞菩萨不可思议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萨所说法要。而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普劝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而为华严一经之归宿。是知此一卷经，大开净土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三根普被，圣凡齐摄，末世行人，皆当依止。故录其全文，以期同登莲邦焉。

五利行，节录法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略明菩萨卫护行人之事。六应化，明菩萨证穷法界，故於十方法界，随类现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故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於峨眉山，示应化焉。须知菩萨应化，有普有专，普则大众咸得亲见，专则唯己自心明了，例如云端现相，众目同观。圆光摄身，纵齐肩并立，有许多人，而人人各见己身，不见他身。於此二者，可知菩萨神应无方，非凡夫二乘所能测度。具此不思议义，又何必谬引经文以自诬，而贻人笑柄耶。旧志所载，殊多讹謬。如千岁宝掌，於卷二诸经发明云，汉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见鹿迹如莲花，径投宝掌问之，掌令往洛阳问摩腾法兰二师，蒲公于甲子，往洛阳，谒二师。不知甲子，即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寻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师随诸人始来洛阳。按传灯录本传云，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来中国，魏晋间，入蜀礼普贤，留大慈。旧志本传，只略东汉献帝等一句。何不以此证前之讹，而竟两存之，亦不说其孰是孰非耶。於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师，亦为立传，且日与茂真尊者，孙真人，弈棋於呼应峰下之棋盘石上。又建呼应庵以居，均以相呼相应以弈棋，为峰名庵名，作此说者，不但不知智者，且绝不知佛法，智者一生，以身为法，作后学模范。何得日与闲僧旷道，常行犯

佛禁戒，玩物丧志之事乎。玄奘，生於隋文帝仁寿四年甲子，其兄长捷法师，令其出家，居洛阳净土寺。十五岁，因隋室丧乱，至长安。时唐室初立，尚事翦削，无暇弘法，遂与其兄往成都求学，未几，声闻远著。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思欲入京，以期闻所未闻。为兄所留，遂私遁，由三峡，达汉阳，至相州，沿途求学弘法。后至长安，欲追法显、智严之迹。结侣上表，往游西城，求所无经。斯时世始太平，中外尚未交通，故诏不允许。众咸退心。师独不屈，乃於贞观三年八月私去，历一十七年，始回中国。及至于阗，即遣使上表太宗，太宗优诏答之。且令沿途有司，各为护卫迎送。师闻帝欲问罪辽滨，恐稽迟不遇，遂兼程而进。由流沙，至沙州，是由甘肃而来者。帝敕有司，备仪仗相迎，忽至京城之西漕，有司莫知所措。（以按程备仪，师兼程而进，故致有失。）此后日事翻译，未及卒业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值圣真说偈授经之事乎。但以世远人亡，屡经沧桑，志乘轶失，无所依据。遂致以讹传讹，无由考正，故致然也。当明季时，胡世安公，好游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故其博采艺文，辑译峨籁，实为清蒋虎臣山志之权舆。虎臣自谓於译峨籁，一字不遗。然其所录，总以叙述山峰之耸峻，岩壑之幽秀，风云之变态，寺宇之兴废而已。至於普贤兴慈运悲，四众竭诚尽敬之所以然，尚不能稍为

形容。况菩萨之本地风光，四众之心契觉海者，又何能一为形容耶。又此山昔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后，渐次归真。明果灭妖，乾明作中峰之寺，羽流感德，黄冠为缁衣之僧。自后一致进行，皈依三宝，道教绝响，已千馀年。旧志于普贤，及古高僧，有经传可考证者，尚多错讹。况于绝响已久之道教事实，能无讹谬乎。黄帝往空同山，问道於广成子，载於庄子在宥篇。何得又往峨眉，复问道於天皇真人乎。天皇真人，即广成子，黄帝系有天下之责任者，非闲旷僧随意云游者比。空同已去两次，而有所悟，即广成子移居峨眉，黄帝何得又往峨眉。况蜀道之难，今尚兴叹，当黄帝时，不比今更难百千倍乎。故知此诸记载，悉属虚设。即的确之极，亦无关紧要，以此所说之法，乃佛法中人乘天乘两闲之法。峨眉道教，久已绝响，又何犹立此法，以致后世惑於两歧，莫知去向乎。故将此种记载，多为删去，揭佛日以普照三根，亦天皇真人之赞许者。印光一介庸僧，何敢妄充通家，修辑四大名山之山志。但以挂搭普陀三十馀年，民十一年，定海知事陶在东公，倡修普陀山志，请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於儒可称博洽，於佛未涉门径。志成，而山中者宿，命光重修。光以近来刻排各书，了无有暇。至十九年，掩关苏垣，始得出书。一弟子李圆净，热心公益，谓普陀、五台、峨眉、九华，为中国四大名山。师既将普陀志修

妥印行，五台峨眉九华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於是特祈前著观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历史感应统纪，佛学救劫编之江西彭泽皈依弟子许止净居士，标示纲要。光担任其割贴安顿与印行，校对则归於现遥领贛州寿量寺住持德森法师，与陈无我居士。五台志去年已出书，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华志或於明年春夏间可出。四山旧志，唯五台最嘉，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华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故致买椟还珠，敬卒隶而慢

主人，只在山之形势变幻处致力，不在菩萨兴慈运悲，拔苦与乐处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虽有其志，不能令见者闻者增长善根，种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者，故为略示其意。然以未曾亲历其境之人，不能详加询访，故只按旧志，及诸经传，而为证订，至於近来名德，及新建筑，概不加入，以免逸轶名德之咎，挂一漏万之讥。具眼知识，当能谅之。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孟秋，古莘常慚愧僧释印光撰。

伏虎寺开学业禅堂缘起

清·海明

盖闻佛法无主，要假人弘。得人则兴，失人即废，所以达人不可无。是人也，非生而知之者。吾教建丛林，立规矩，意在养育贤才，陶铸后学，继往开来，如日月光明乎天下。奈何海内丛林，悉忘此意，予不得不犯天下所忌，敢以古今兴废，试一论之。上古丛林聚众，朝夕激扬，使悟本心，冀各为一方眼目，辗转传化，续佛慧灯。以故古时颖脱者，不知其数。此佛法得人所以兴也。迩来丛林虽在，古法尽亡，招贤弘教，杳绝无闻。自愚愚人，辗转蒙昧。致使初学有志者，无处栖泊，蹉跎白首，不知佛义，此佛法失人所以废也。不思丛林者，何所取义。如来无量劫中，修行难得无上菩提，演布三藏，欲后人讲诵参讨，自见本心。古人知此，所以建

禅堂以安学者，使用力于此，代出高人，如林内具诸栋梁材，故曰丛林。岂如今日驱贤养愚，忘本务末，以了丛林之事。此非木之丛，实草之丛也。况诸施中，法施为最。如来为法降生，为佛子者，不知本末先后，谓之倒置，致佛日不明者，谁之咎欤？故知达人必出丛林，兴废关乎主者。唯主人权柄在手，指呼是从。若是位不行是道，佛祖宁不皱眉耶！明自参学以来，历经多载，见今思古，每自伤叹，何今古相反若是耶？古亦人也，今亦人也，古人何增，今人何减，特因昧本忘恩，不思不行而已矣。若海内丛林，一一皆能体佛心而行佛事，则天下咸成佛国，何今古之间然。况今教禅律流，各执一边，互相矛盾，鲜窥大全。讵知无上妙道，出于口

为教，契于心为禅，轨乎身为律，三法本一人教行。今乃分疆自画，去佛法远矣。明不揣薄劣，忧佛道之不行，虑人心之忘古。值峨眉伏虎贯之禅师，建一学业丛林，集有志缁流，究性相之深诠，穷离文之妙旨。破目前之障碍，消历劫之固执。融五教十玄于毛孔中，会六相五宗于扬眉处，通变自在，迥异常情，达摩不向东来，释迦未曾出世，以斯先觉，复教后觉，内外典籍，贵以贯穿。罢参者休心无事，初进者励志向前，不计岁月，以砌为期。圆性达人，必从此出。心包法界，体合真空。即一切，非一切，虽度生而无生可度。佛即我，我即佛，虽成佛而无佛可成。佛法之兴，安有涯量。故欲佛法兴，莫先于得人，得人，莫先(于)整丛林以教后学，舍此而欲佛法兴者，吾莫知也。由是观之，无贤主，则不出达人，无达人，则不

音

佛教音乐总名“梵贝”。《高僧传》卷十三载：“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为梵音。”即咏经是讽咏赞叹调，以韵为主；梵贝则以音为主，是有旋律的声腔。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后，在流传中不断吸收传统和世俗乐曲。由于授受的渊源有别，流传的地域不同，其音调则有南北之分。峨眉山佛教音乐除“渔山梵贝”外，分“禅”、“应”两门，组词则本曲牌，音韵则随和地域，

兴佛法，反复推寻，主人为最。此位任大，毋自抑小。宜去高去慢，虚心待物。视此身，为天下学人之父母，视天下学人，皆我一家之子弟。内则为之聚粮办衣供油，以资岁月朝夕之需。外则为之请出世名宿，以作模范，熏之陶之，日益日损，方不失为主人之实。明耳之快然，研墨运楮，以助其喜。昔世尊以佛法付嘱国王大臣，诚有见于末法之弊，非主持世道者，不能弘扬吾教，愿令举世宰官达士，世道既平，亦宜傍兴佛法。盖三宝乃世间福田，下得一种，收得一斛。谚云：“山中无老衲，朝中无宰相。”安知满朝文武，非昔修行苦行僧耶？惟冀不忘前因，各出手眼，共报佛恩，使天下丛林俱兴佛法。贤者进而愚者化，佛教则焕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此二教兼化并行而不相悖之大义也。愿与同志共励之。

乐

即一词也具有多音。1955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编录的“寺院音乐”也云：“四川佛教寺院中的佛曲，都是从下江(江苏)扬州学来的，由于没有乐谱，全靠口传，因此四川各寺院所流传的佛曲，并不完全一致，相互间多少有些差别。”其中有的佛曲还受到川戏曲牌的影响。

峨眉山各寺庙除早晚课外，一般大型佛事活动中演唱的歌曲，由唱腔和伴奏两部分组成。伴奏的乐器有铛、

铰、木鱼、鼓、大磬、引磬、二星、铃、笛子等。有时全部使用，有时只使用其中一二种，主要按照唱腔的板式来选择决定。板式中有铛铰板，鱼板、铃鼓板等。铛铰板以铛铰乐器作为伴奏的主体，其余乐器则随铛铰按固定的节奏伴奏。木鱼的伴奏主要用于念诵。铃鼓板以铃钟和鼓作为伴奏。另外根据需要在节奏上的快慢变化叫翻板。佛曲应用范围如下：

朝暮课诵

诵课是寺院的日常规范，不包括僧徒个人引持，有繁有简，繁称全堂；简又须分早晚，早作“严净”，晚作半堂，或“皈依”。其内容在本寺视为常规的，对别寺除经、咒外，又常有不同。

讲经说法

迎请法师讲经说法时也用音乐，有《白锤》、《开经偈》等。

普佛、普供、节日和其它法会

“普佛”，是施主求做的佛事，分阴普佛与阳普佛。阴普佛是为死者超度；阳普佛是为生者消灾祈福延寿。

“普佛”，一年只在元旦、除夕两次进行。即向寺内所有佛、菩萨、神祇上

供，在每一尊神位前，赞唱该神位的功德。

“节日”，每个节日都有不同的内容，如观音会赞观音的胜德，佛诞节赞颂释迦牟尼佛的愿行为主，盂兰盆会则根据“盂兰盆经”进行超荐佛事。

“法会”多为应时需要举行，内容有祝福祈祷，消灾和荐亡。

用于以上佛事活动的佛曲较多，有《宝鼎热炉香》、《龙诞藏》、《圣无量寿陀罗尼》、《起佛偈》、《拜佛忏悔文》等。

瑜伽焰口

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对饿鬼施食的经咒和念诵仪式。

焰口的程序是：伏水、启告、参台、迎圣、济孤、送圣、回向。其音乐形式是以朗诵、咏歌和表演（作法动作）结合而成的统一的赞佛超荐形式。是一部比较系统、完整、音乐性很强的仪式。依据《瑜伽焰口》范本演唱，不用于其它佛事活动。一台焰口一般长达四五个小时。亦可按施主的要求增减。

佛教近况

新中国成立后，峨眉山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山僧尼在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引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佛教“农禅并重”、

“爱国爱教，热爱世界和平”和“人间佛教”的优良传统，无论在弘扬佛法，慧灯传续，寺庙建筑，风景建设，文物保护、国际友好往来以及旅游服务接待

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深受国内外好评。但其发展不是笔直向前的,在“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遭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破坏。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峨眉山佛教又重新转入继续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佛教宗派、组织

峨眉山寺庙和僧尼,曾分属临济、曹洞、沩仰三宗。共十一房人,也称十一个派系,沩仰宗原即很少,后基本消失。

清雍正年间,设峨山甲,举僧中名德为甲长,相沿至民国,后期改为独立闾,特编甲,地址设老宝楼,隆怀等僧人任过甲长。民国 17 年(1928 年),峨眉山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会四川分会峨眉山支部”,由九老洞方丈元义任会长,后由万年寺方丈普超继任。民国 26 年(1937 年)更名为“中华佛教会峨眉名山区分会”,报国寺果玲任会长。1931 年秋,峨山甲从全山寺庙抽调壮僧 40 名组成“峨眉山冬防队”,后改为“僧警队”,第一任队长恒久,继为仁宣、宏来、圣学,1939 年撤销。民国 24 年(1935),撤销峨山甲,设峨山特编保,直属县,地址先后设老宝楼、兴圣寺、圆通寺、圆觉寺、回龙寺。曾任保长的有释隆周、能均、纯德、仁善、果道。民国 34 年(1945)设峨山管理局于报国寺内,局长彭伯喜,1947 年杨庄

继任。

1949 年峨眉县解放后,峨山管理局由县人民政府接管,局长由新开寺僧广德接任。1951 年初,撤销峨山特编保和峨山管理局,设峨山特编村,村公所设回龙寺,僧演哲任村长,先后任副村长的有常彦、通定、昌勛。1953 年 8 月 2 日,撤销特编村,成立峨眉山佛教徒爱国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寂慧,副主任委员普超、传华、果纯。1956 年 11 月 6 日,峨眉山第一届佛教徒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峨眉山佛教协会,佛协理事会由 23 人组成,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会长普超,副会长寂慧、传华、果纯,秘书长昌勛。1962 年 12 月,峨眉山第二届佛教协会理事会由 23 人组成,会长普超,副会长传华、惟法,秘书长惟法(兼),副秘书长昌勛。1965 年 7 月,峨眉山第三届佛教协会理事会由 21 人组成,会长圣湘,副会长传华、惟法,秘书长惟法(兼),副秘书长善行。1979 年 12 月,峨眉山第四届佛教协会理事会由 19 人组成,名誉会长遍能,会长圣湘,副会长普超、传华、惟法,秘书长昌勛、副秘书长善行、宽明。1986 年 5 月,峨眉山第五届佛教协会理事会由 21 人组成,名誉会长圣湘,会长宽明,副会长陈昌炳、普全,秘书长郑时新,副秘书长善行。1990 年 5 月,峨眉山第六届佛教协会理事会由 23 人组成。名誉会长遍能,会长宽明,常务副会长永

寿,副会长陈昌炳、通孝、普全,秘书长郑时新,副秘书长照空、果春,常务理事宽明,永寿、陈昌炳,通孝,普全、郑时新、常清、照观、圣法、照空、心定,(后照观去北京学习,又补选传智),理事性宗、本一、定悟、果春、镇能、演慈、常圆、果正、胜旭、永如、传法、寂定。另有名誉理事五人,寂一、善行、演明、演哲、传心。

为使峨眉山慧灯传续,后继有人,1980年以后,峨眉山佛教协会接收了一些自愿来峨眉山出家的青年男女,先作考察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合格,方剃度受戒转为正式僧尼。目前,全山共有僧众197人,其中,男僧78人,女尼27人,考察生75人(女29人),讨单17人。

不断提高年轻僧尼和考察生的文化、佛学知识,是峨眉山佛教的优良传统。据破山海明《伏虎寺开学业禅堂缘起》一文记载,清初贯之和尚在伏虎寺曾开建佛学禅堂,旨在“养育贤才,陶铸后学,继往开来,如日月光明乎天下。”民国20年(1931年),接引殿方丈圣钦倡议,开办峨眉山佛学院。由金顶方丈果瑶任院长,继任的有普超、普天、寂高、果玲等。院址先后设万年寺、报国寺、老宝楼、土主祠、伏虎寺。学制二年,结业后仍回原寺供职。后中断。1986年开始,峨眉山佛教协会在报国寺、伏虎寺先后举办了4期培训班,参加学习的正住僧75人,讨单和考察生

35人,并先后选送中国佛学院进修的4人,四川省佛学院和尼众佛学院学习的6人,乐山市佛协僧伽培训班学习的11人。为使佛学人才培训经常化、正规化,1991年3月,峨眉山佛教协会主持重建了峨眉山佛学院,院长遍能法师,副院长宽明、常清,教导主任郑时新,事务主任永寿,教务主任果春。院址设报国寺,分设两个班,比丘班设中峰寺,尼众班设伏虎寺,分期分批选送全山僧尼深造,并代外地培训。第一期招生47人,男僧22人,尼众25人,大部是年轻僧尼和考察生。课程设有中文、佛学、历史等,学制3年,结业后仍回原寺庙供职。1993年7月12日,在报国寺举行了首届毕业典礼,由院长遍能主持,给结业僧尼发了毕业证书。1993年9月30日,峨眉山佛学院在报国寺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入学僧尼46人。通过学培的僧尼中,有的已作寺庙住持、知客师,有的已选为佛协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等,深受海内外佛教信士的称赞:“峨眉山的小当家好”,“峨眉山佛业精进,后继有人,善莫大焉!”如五届佛协理事会21名理事中,青年就占10人,近50%,11名常务理事中,青年4人,占36%。五座全国重点寺庙中,就有三座寺庙的正副监院是青年僧担任。

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全山僧尼和广大信教群众,享有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但是,自 1957 年以后,曾一度由于“左”倾错误的逐渐滋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强行拆毁部分寺庙。禁止正常宗教活动,甚至把僧尼视为“专政对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直至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宗教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全面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重新修复和全面开放寺庙,持续开展正常宗教活动,再现了普贤道场香烟缭绕,慧灯长明,钟磬之声阵阵,梵诵之音朗朗的肃穆景象。1985 年以后,全山寺庙逐一由借用部门交还僧尼自行管理,海内外佛教徒和信教群众来峨眉山朝圣礼佛的也逐渐增多。近几年内,全山各寺庙共举行各种佛事活动 3000 余堂。收皈依弟子 7000 余人。其中大型佛事活动逐年增多。1986 年 6 月,峨眉山佛教协会响应联合国倡导的和平年活动,在峨眉山属全国重点寺庙的报国寺、万年寺、洪椿坪、洗象池,举行了祈祷世界和平法会,与会僧尼 61 人,居士 235 人,信众 6770 人。它深深表达了中国佛教徒维护世界和平的信念。1988 年 8 月,澳门居士梁少容、彭淑慈、霍宏宝来峨眉山发起,峨眉山佛教协会在报国寺举行了近万名居士祈祷世界和平大悲法会。法会在报国寺设四个坛,集中了 60 多名诵经法师,历时七天,并从新

都宝光寺、成都文殊院、昭觉寺,双流永祝寺,乐山乌尤寺请来 25 名高僧参与,受到澳门同胞的高度赞扬。1990 年 9 月 11 日,在峨眉山金顶举行了“金顶华藏寺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发来贺电,四川省、乐山市和峨眉山市人民政府领导均亲临法会祝贺,国内各地名僧大德也云集峨眉山,参与各种佛事活动,盛况空前。落成典礼后,相继在华藏寺大雄殿举行了迎请诸佛三宝道场法会,由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宽霖法师主持,参加法会的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法师、北京广济寺明哲法师、乐山市佛协会长遍能法师、成都市佛协会长清定法师、浙江省佛协副会长月西、通一法师、江苏省佛协秘书长安上法师,福建省佛协副会长传常法师、五台山佛协会长清佛法师、重庆市佛协会长竺霞法师、副会长维览法师、九华山佛协秘书长岳藏法师、鸡足山佛协副会长宏道法师、峨眉山佛教协会宽明、副会长通孝等。还在报国寺设大悲忏悔坛,报国寺藏经楼设念诵仪轨灌顶坛,万年寺设普贤行愿坛,仙峰寺设弥陀念佛坛,洪椿坪设延生普佛坛,伏虎寺设童真文殊坛,整个盛典活动共进行了 7 天。为了迎接这次开光典礼,峨眉山佛教协会印制了大型《峨眉山》画册,并会同峨眉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了《峨眉山佛教专辑》。峨眉山市书法家协会和峨眉山博

物馆合编了《峨眉山墨迹》，作为礼品，献给开光大典。

爱国爱教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峨眉山的保护和发展。县人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就是保护峨眉山风景区。土地改革期间，中共川南区党委指示：“峨眉山寺庙属宗教财产，不属封建财产，僧众不评成分，寺庙房屋不作分配，多余田土作征收处理。”当时峨眉山共有 59 座寺庙，僧众 400 余人，土改结果，有 43 座寺庙分到田土 137 份，及部分山林和茶园。僧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实行农禅并重，有 133 人参加了农业生产，135 人分别在大佛殿、土主祠、保宁寺、回龙寺、伏虎寺，办起了普济、峨山、翕成、改进四家纺织厂和一个篾业组，还有 24 人在圣积寺办起了茶叶加工厂，生产出了“峨眉龙井”名茶。在峨眉城南街开设了茶庄。金顶 13 座寺庙，则各自利用高寒条件生产出售雪磨芋。广大僧众一面参加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一面继续进行修持和佛事活动。

1951 年 2 月 22 日，县人民政府在新市区广场召开了宗教革新大会。峨眉山僧尼身披袈裟，手持法器参加大会，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做爱国爱教的佛教徒。1951 年 9 月 3 日，峨眉山佛教徒参加了全县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纪念大会”和示

威游行，表示“坚决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并以实际行动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当时有 24 名青年僧人积极报名参军，体现了保家卫国的火热赤忱。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原大坪僧通亮、通定及卧云庵僧宽济，作战英勇，受到部队嘉奖，宽济荣立一等功。1951 年 10 月 1 日，峨眉县两万多人集会庆祝国庆，峨眉山佛教徒参加集会时，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表示“坚决反对美帝单独对日媾和及重新武装日本，并以积极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垮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1953 年至今，多次以国家拨款，佛协募集、僧尼乐捐等多种形式，维修峨眉山佛寺、殿堂，补塑佛像、添置供器法器、保护文物古迹，新制匾联、碑刻等，使名山古刹，焕然一新。并新建金顶华藏寺、雷洞坪、万年寺弥勒殿、禅堂、萝峰庵塔园、雷音寺观音殿、神水阁观音殿、大雄殿、普贤殿、弥勒殿、卧云庵玉佛殿以及报国寺钟楼、鼓楼等。同时新建了一些寺庙的山门、围墙、道路、桥梁、消防池、电机房等建筑设施。1993 年，接通全山照明线路和通讯线路，所有寺庙全部通电、通话。其中，仅佛协投入资金即达 1600 万元。

1985 年以来，峨眉山佛协和僧尼，积极认购国库券 4.5 万元，各项捐赠款额 60 万元，赞助地方办学、残疾

人基金、见义勇为基金。捐助国内外一些地区重大抗灾等。1985年，支援非洲人民抗灾捐赠。1991年7月，我国安徽、江苏等省发生特大洪灾，峨眉山报国寺、洪椿坪、伏虎寺、仙峰寺、洗象池、华藏寺、万年寺，均举行了祈祷护国息灾诞生法会，做佛事128堂，并捐赠数万元，对灾区人民寄予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僧尼中，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救死扶伤的新风尚已初步形成。近几年来，全山寺庙出现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100余起，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多起，挽救因学业、婚姻、家庭矛盾等，一时思想不通，来山寻死而免于轻身的10余起，拾金不昧的70余起。如1988年4月，洗象池庙上拾得英国客人吉非艾伦失落的钱包一个，内有英镑1100元，兑换券250元，人民币320元，立即交派出所，转到失主手里，失主赞叹说：“中国人品质真高尚”。1989年7月，台湾高雄市郭慧琳居士来峨眉山朝圣途中，不幸所带万元巨款全部被盗。7月28日，郭氏母子三人到报国寺，峨眉山佛协得知这一情况后，受到会长宽明的热情接待，次日派常务理事圣法专程陪同她们去万年寺、金顶等寺礼佛，历时12天，一切费用全由佛协承担。8月15日破案，当物归原主时，她们除向公安、台办等单位赠送锦旗，表示谢意外，还与菩萨上供，给和尚结缘。临别时，无限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大陆

这么好，对我这么好，真是祖国处处有亲人啊！”

峨眉山僧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积极参政议政。1951年，初殿当家昌勣代表四川佛教界出席了全国青联会议，后任四川省青联委员。锡瓦殿法师寂慧参加了峨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峨眉山一些佛学造诣较高的和尚，如报国寺方丈寂慧、九老洞方丈传华、金顶监院果纯，被四川省文史馆聘请为省文史研究员。万年寺方丈普超，先后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委员、峨眉县人民代表、县政协一届委员、二届常务委员、五届副主席。1957年以来，峨眉县（1988年9月以后为峨眉山市）历届政协，都有峨眉山佛教徒任常务委员和委员。其中，五至八届政协中，还有峨眉山佛教徒任副主席一人（五届为普超，六至八届为宽明）。现任峨眉山市人大常委一人、市人民代表一人、市妇联委员一人，市青年委员一人。四川省政协、乐山市政协中，也有峨眉山佛教界委员。较好地发挥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友好往来

峨眉山佛教有着国际友好往来，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相传东汉时，西域宝掌和尚来峨眉山传布佛教。西晋时，西域僧阿婆罗多来峨眉山建寺修庙。明代，缅甸和阿富汗友人送来玉雕佛像和贝叶经，斯里兰卡友

人送来佛牙。清代,日本友人松涛、朝鲜宝光和尚等来峨眉山题咏作画。民国时期,丹麦丁·普里卜·默勒著《中国佛寺图考》一书,记述了妙峰禅师在峨眉山等地的建筑活动。宋代,继业三藏也曾率徒去天竺取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间佛教”的提倡,峨眉山僧尼更加发扬了农禅并重、佛学研究、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优良传统,近期前来峨眉山朝圣、考察和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的海外来客,更是络绎不绝。

1979年,日本佛教文化交流考察团秘书长山田一真率团来山礼佛,为万年寺书“福寿”中堂一幅。马来西亚巴哈天福堂,新加坡坤德观音堂比丘尼和居士拜佛团一行来山进香、布施,回去后又赠僧衣100件。香港僧伽联合会体验团一行来山朝圣。

1980年,美国纽约美东佛教朝圣团乐度、姜任启秀,美东佛教总会会长金玉堂一行。香港佛教朝圣团意超法师一行,先后来山进香。

1982年,菲律宾普济寺四大名山朝圣团照一法师、香港宝莲寺圣一法师先后率团来山朝圣。日本广播协会电视记者乡廷孝利来山录制《中国佛教》电视片。日本爱和县市川市议会代表团来山观光,赠名贵茶花30株,植于万年寺芳圃。联合国特派专员龙允中来峨眉山考察佛教状况。从印度回国观光团龚信活佛一行来峨眉山礼佛。

1983年,日中友好佛教会会长道端良秀率访中团来峨眉山,受到隆重的佛教礼仪接待,临别题字“这是难忘的友好活动。”回国后,在日本报刊上发表《峨眉山与富士山同高》的文章,颂扬日中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的友谊万古长青。日本青年访华团野健一郎率团来万年寺观看了日本名画家田宽、松涛留赠峨眉山的书画作品,十分高兴地说:“愿为继续增进日中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崇高友谊再来峨眉山。”

1984年,美国伊斯诺美术设计院副教授宗象清彦来峨眉山,以《中国艺术的圣山》为题进行考察。

1985年,新加坡菩提佛教会惟一、惟坚两位女法师来山朝圣,赠送峨眉山佛教协会丰田汽车一辆,象征新中佛教友谊和国际交往长在。菲律宾佛教信士陈振源、卓清霞来万年寺碑殿献匾“万行庄严”。香港慧平法师与张纯居士来万年寺,见到修复四十多年前烧毁的弥勒殿很高兴,慧平法师乐捐港币10万元,张纯居士捐赠金泊8万张为菩萨贴金。

1986年,美国佛学研究会会长、纽约光明寺寿治法师一行,同广州光孝寺本焕法师在金顶礼佛两天。寿治为万年寺书匾“观音堂”,并赠其手书《华严经》。本焕书匾“般若堂”。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世界僧伽协会副主席宏船法师率团来山朝圣,并说“我们

亲眼看到中国政府宗教政策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

1987年，美国佛教会宏意法师、美籍华人姜任启秀，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首、二、三任主席竺摩法师一行，先后来山朝圣，竺摩题字：“胜地有缘方可住，名山无福也难游。”为金顶华藏寺书联：“金顶万盏明灯供养大心菩萨，普贤十大愿王寻归极乐世界。”香港耀瑜法师、新加坡明三法师、常恒法师、缅甸南坎寺佛教参观团伍杜玉亚、马来西亚会航、性空两法师、加拿大圆智法师、香港宝莲寺方丈圣一法师、新加坡龙山寺住持、弥陀学校创建人广洽法师、菩提学会宏英法师、台湾大悲寺明乘法师、美籍华人吴梅影女士等，先后来山礼佛。吴梅影女士提字“净化自己，利益人群”，并说：“愿为大陆与台湾佛教徒往来做桥梁。”台湾女尼宏忍来峨眉山说：“台湾与大陆三通未通，我们的佛法先通了。”香港、澳门佛学社一行来峨眉山，看到寺庙青年当家，说：“峨眉山僧人后继有人。”

1988年，日本爱知县海部郡论织町诹访义纯来山，赠送万年寺《中华藏经》100卷，万年寺竖“大藏经功德碑”垂世。台湾比丘尼亲度来峨眉山题字：“峨眉朝圣法喜铭心。”新加坡常恒法师一行来峨眉山，称赞峨眉山年青当家很有生气。香港佛教总会觉光法师和弟子果德一行来山，为金顶华藏寺书匾“万德庄严”，美国西施娜·舒维

肯女士一行来山观光和祭吊其兄亚力山大·思维肯（1944年援华抗日美国空军，于峨眉山空难）。香港古岩净寺住持意照、法亮法师赠万年寺《日本大藏经》100卷，香港郭照明居士来山乐捐港币数万元，资助金顶华藏寺铸造佛像。

1989年，台湾台北、高雄同修会陈圣华、刘学银一行来山，题字“峨眉大行功德藏”、“经传千古”。台湾大觉寺宏愿法师等五批佛教团体来报国寺做佛事活动，祝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率国际佛教促进会弘法探亲团一行72人来山，称赞“峨眉山山青水秀，不愧是佛教名山大刹”，在报国寺题字“我们全团礼敬峨眉山上十愿王，报国寺中七如来。”香港芙蓉山东林吟佛堂妙境法师来山朝圣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国内见到的与国外听到的差异很大。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落实得很好。在海外，象报国寺、伏虎寺、万年寺、洗象池那样大的寺庙很少，看到峨眉山的寺庙保护得很好，很受感动”。台湾民主和平统一访问团费希平率团来山观光。美国光明寺寿治法师再次来山进香。台湾《弥陀世界》杂志创办人陈之迈来山，赠《弥陀世界》杂志数册。香港佛光精舍依如法师赠峨眉山《佛光大字典》一部。缅甸佛教徒送来玉佛一尊，高1.2米，供于卧云庵玉佛殿内。台湾一言禅寺住持慧年法师来山，送释伽舍利一

颗。马来西亚宝林法宛继定法师、韩国佛教文化交流团日陀法师来峨眉山。11月5日,峨眉山佛教协会在报国寺举行迎请缅甸北珊邦南坎寺佛教会赠送的释迦玉佛法会。香港九龙志莲图书馆赠送峨眉山佛学书籍4634册,佛菩萨像500张。

1990年,香港九龙佛光堂妙乘法师一行来峨眉山,深有感慨地说:“峨眉山能建设这样好,实在难得。”香港钟美莲居士一行来山,为卧云庵恢复观音铜像捐赠。台湾佛教四大名山朝圣团许廷茂一行120人来山,赠舍利塔一座和多种经书。台湾圆通学苑明虚法师率弟子32人来山,题字“念众生苦,发菩提心”。缅甸南坎佛教参观团来山,赠锦旗一面,上书“佛光普照,世界和平,缅中友谊,万古长青。”日本甲府市长原忠三一行70人来峨眉山,题字“德不孤心有邻。”日本宏教交流真和会会长岩崎增修一行50人来峨眉山。美国光明寺寿治法师率团32人再次来峨眉山,随团来的一位美籍华人说:“我们在国外,祖国富强了我们就有地位,我们希望祖国昌盛,寺庙庄严。”8月25日,象征中日友好的“良宽诗碑”揭幕式在峨眉山清音阁举行。台湾基隆书法研究会书法家蒋梦龙来山,题诗;“峨眉宝地隔尘埃,万里江关顶礼来。两岸同心扬圣教,神州一统笑颜开。”台湾华严莲社成一法师一行来山,题字“同游华藏庄严海,共入菩提

大道场。”台湾妙音讲堂住持知善法师护送《乾隆大藏经》来万年寺。

1991年,台湾华严莲社成一法师赠峨眉山少字续藏经150册。新加坡惟坚法师供养峨眉山僧尼大棉衣632件。台湾净华精舍真悟法师一行来峨眉山,赠僧衣93套。台湾寺庙整编委员会秘书长黄志贤,美国伽珠佛学中心夏楠竺,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会长继程等率团来峨眉山。马来西亚大觉寺文智法师一行来山,赠万年寺铜佛像一尊。新加坡佛教总会明义法师、美国光明寺寿治法师、香港觉尘别院衍慈法师,先后率团来山朝圣。香港范宏居士等来山,赠《大正藏经》100册。韩国比丘尼佛教访华团43人(其中住持33人)来山进香。台湾十方禅林住持、十方杂志社社长宏善法师来峨眉山说:“我们受南怀瑾(原峨眉山大坪僧通禅)老师之托,看看大坪状况”,前往大坪参观后,称赞:“大坪环境好,是培养佛学人才的好地方。”台湾宝法寺住持开证法师一行106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副主席寂晃法师一行、台湾高雄在家菩萨戒会、功德寺、同心会、台南念佛会,先后率团来山礼佛。缅甸观音寺维参、傅凤英、赠峨眉山金顶、白龙洞玉佛二尊,高1.8米。香港菩提学会会长永惺法师、西方寺首座坚明法师,率团来山朝圣。

1992年,斯里兰卡留学僧圆慈法师一行、斯里兰卡维普拉莎拉法师一

行。舍多活佛偕印度僧人一行来山礼佛。台湾南普院广化法师赠送峨眉山佛协《观世音普门品》手抄经书200卷。日本日中友好汉诗协会常井善为团长、棚桥修二为副团长的良宽诗碑参拜团,来峨眉山清音阁参拜良宽诗碑,并参加良宽诗碑附设新碑落成典礼。香港天台精舍主持畅怀法师率佛教青年协会朝圣团一行135人来山过宗教生活,布施数万元,畅怀说:“峨眉山寺庙恢复得很好,这次来亲眼看到了峨眉山有好的道风。”香港大屿山宝莲寺净祥法师一行来山朝圣,乐捐数万元。香港九龙吴果华居士赠经书一箱。台湾果斌法师(原峨眉山报国寺僧)来山朝祖,并到报国寺祖庭拜望各位大师,去塔园礼祖,回台后,次年又率居士一行来山礼佛,为伏虎寺恢复罗汉堂捐赠2万余元,并对恢复大佛殿表示支持。日本东京大学印度哲学室岩成英规、印度国际大学中文系讲师译意达·千古利女士来峨眉山参加了“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日本佛教圣地峨眉山视察研究会小川晃腾率团来山视察。

1993年,泰国杨达法师一行60余人,台湾鼓山大陆佛教胜迹巡礼团圣严法师一行110余人来山朝圣。台湾台北市李加意居士寄赠峨眉山佛协

《佛光大字典》一套。台湾智善法师赠峨眉山《乾隆大藏经》一部,存金顶华藏寺。香港菩提学会赠峨眉山佛教协会小汽车一辆。美国万佛城宣化上人弟子恒效与台北钟仕财一行来山朝圣,到大佛殿观看后,对恢复大佛殿表示回去与宣化上人商榷。美国纽约光明寺方丈寿治法师一行来山,布施数万元,临别对宽明会长说:“我年纪大了(86岁),下次能不能再来,就看缘分了。这次来,看了各大寺庙的盛况,我放心了。”澳门佳毅集团董事长陈智仁一行20余人来山观光,表示捐建报国寺钟、鼓楼。回去后,以澳门福建同乡总会颜延龄、许建康、陈智仁、罗美坚等联名,给峨眉山佛教协会来信,捐资人民币30余万元,赞助报国寺修葺钟楼与鼓楼。台湾玄隆宫王国隆一行来山,捐美金数千元,作为九老洞修路费用。香港麦树旺居士来山朝圣,乐捐数万元。香港赵延箴先生向峨眉山华藏寺捐赠10万元。

1979年以来,峨眉山寺庙已接待海外宗教团体322批,6320人次;与宗教有关团体50多个,1000多人次;来山参观考察的外宾和华侨、台湾、澳门、香港同胞共43900多人次。涉及57个国家和地区。

道 教

峨眉山是我国道教的洞天、福地之一，并传为道教教主天真皇人论道之地，被道教列为第七洞天。直至明末清初，道教才结束其在峨眉山的历史。

天真皇人论道之地

《山海经·西山经》载：“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黄，皇水出焉。”晋代的道家们便以此为故实，说“皇人之山”即峨眉山。鲍靓著《三皇经》云：“皇人住峨眉山北绝岩，苍玉为屋，……。”故峨眉山过去又名皇人山（见《峨眉图经》）、西皇人山（见《三皇经》）。

皇人是何许人？《三皇经》云：“皇人者，泰帝之使，在峨眉山授黄帝真人五牙之法。”即皇人者，在峨眉山授道于黄帝之人也。《元气论》也说：“黄帝至峨眉求道于皇人，皇人问所得者凡一千二百事，乃曰‘子所得者，皆末事也。子欲长生，当明《三一》。夫《三

这里，仅就一些与峨眉山道教有关的、又见诸道经、仙籍的，或神或仙、或半人半仙的灵异传说，加以略列，以示仙山之由来，教派之依附，历史之梗概。

一》者，乃《上皇黄箓》之首篇也，能知之者，万祸不能干矣。”《五符经》亦云：“皇人在峨眉山北绝岩之下，苍玉为屋，黄帝往受三一五牙之法。”而其他道经则又称在峨眉山授道于黄帝者乃天真皇人（原《峨眉山志》为天皇真人）。如《真文经》曰：“昔天真皇人在峨眉山中告黄帝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神犹君也，血犹民也。能知治身，则知治国矣。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吝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亡。……审威德者保其理，割嗜欲者保其元，得不勤哉？得不成哉？’”那么，这皇人和天真皇人是一人或是两人？从道教的一些权威性著

作看，皇人即天真皇人。如《泰一书》曰：“黄帝谒峨眉见天真皇人，拜求玉堂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统矣，又咨三一，无乃抗朗乎？……而贪期终无所用，无乃已俘乎？’”《抱朴子》也载：“黄帝……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复求长生，不亦贪乎？’看来黄帝在峨眉山问道，虽受到奚落，而确是得了治国之道，以致“终身不违，而天下治。”（见《泰一书》）其授道者即天真皇人，皇人乃是他的简称。

同时，天真皇人其名无定，常随时而异。据道经《飞珐羽经》载：“在上三皇时为玄中（一作玄宗）法师，在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绿圃（一作缘归）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周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则广成，即老子李耳也。”又据《宋史》载，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以李耳为唐室先祖，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称号，简称老君。故宋时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三《道教本始部·道教所起》中曰：“今传《灵宝经》者，则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于轩辕黄帝。”在同书《关于老君名号历劫经略》中又说：“轩辕氏兴，以上皇元年十月五日，老君下降于峨眉之山，授黄帝《灵宝经》。”即

在峨眉山授黄帝《灵宝经》的既是天真皇人，也是老子，二而一也。乃至一些正史，也这样记载。如《魏书·释老志》云：“道家之源，出于老子。……授轩辕于峨眉，教帝喾于牧德。”

综上所引，早在一千多年前，至迟魏晋时期，就有了峨眉山是天真皇人论道之地，和轩辕黄帝来峨眉山问道的传说，并被认为这既是道教的源起，也是道教在峨眉山之滥觞。加之所涉及的人物，一是道教教主老君，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则这个传说对于峨眉山是仙山之由来，及其闻名遐迩，史溯远古，无疑都起到了重要的“升化”作用。故宋太宗在赠峨眉山对联时，上联即曰：“天真皇人论道之地。”

峨眉山上有关天真皇人论道之仙迹有如下几处：

授道台位纯阳殿后，宋皇坪上。相传即黄帝问道处。有轩辕观（又名宋皇观）及静室道纪堂，幽馆别室，合305间。清光绪丙戌年（公元1886年），谭钟岳奉旨绘制峨眉图，勘查至此。见榛林密布，杂草丛生，不闻经磬之声，却听松涛喧鸣。不禁感慨题咏道：“宋皇坪外耸高台，犹忆轩辕访道来。三百五间静室渺，洞天何日更重开？”（见《绘图纪胜杂诗三十六首》之一）。

十字洞位纯阳殿右。据《元·一统志》载：“十字洞在嘉定府峨眉县三十里，洞口为‘十’字，昕昏出云气，乃天

真皇入论道之地。旧有观宇，今为荆棘。”相传“十”字系吕仙游此，以剑划石而成。明胡世安《登峨山道里纪》载：“洞延袤广丈许，深不可测，人以石击，铿然有声，水自龙门对山，飞作瀑布，常见竹叶箨随出，即洞旁丛篁遗坠也。”

三望坡位中峰寺左，胡世安《登峨山道里纪》载：“三望坡，以路峻险，行者三望乃至。或云轩辕帝，曾三举望祭于斯。”

轩辕桥即清音阁“双飞龙桥”之左桥，相传系轩辕黄帝游胜峰（即峨眉山）时修建。（见胡世安《登峨山道里纪》）。

九老洞胡世安《登峨山道里纪》载：“最奇者，莫如九老仙人洞。昔黄帝访广成子天真皇人，游此，遇一叟于洞外，询有侣乎，答以九人，今名以此。”现洞上建有“天皇台”（仙皇台），以志其事。

七宝台位金顶睹光台左，金刚石下，又名独尊台，胡安世《登峨山道里纪》云：“石下有乱石嵯峨，攒作一片，名七宝台，台下有石室，户枢甚多。”相传“七宝台”即是《云笈七签》中之“七宝玄岩”，是贮藏“黄金为书，白玉为简”之“天书”所在。《兴废记》云：“皇人著《九仙经》一卷，藏峨眉山，汉武之

世，有人拾得，大中初尝禁绝”。《飞玹羽经》云：“峨眉之山，金台之室，《飞玹羽经》秘其内稽。”《三皇经》亦云：“三皇经”乃神宝君所出，西陵真人所撰。此书在天室玉府之中，诸仙人授之以藏之名山石室，皆不足具。惟独蜀郡峨眉山具有此文。”《云笈七签》更明确指出：“寻道家经诰……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这些大约就是“七宝台”下石室之由来。

另据《有像列仙全传》载：来峨眉山受道于天真皇人的还有史通平和瞿武两位。

史通平：汉光武时，自会稽来蜀，诣峨眉，谒天真皇人，得受三一之法，及五行之诀。庐于青神县之北平山顶，炼大丹，龙虎成形。饵之，白日升举。（见《青神志》）。

瞿武：《寰宇记》作瞿君武，字鹤子，后汉犍为郡人。七岁绝粒，服黄精、紫芝。入峨眉四十年，师事天真皇人，得仙。乘白龙往来，每系龙于彭山黄龙镇滩上。庞籍诗：“巢凤阁边劳远梦，系龙滩下认前题。”滩即宝磬洲，即汉绥和年间犍为人得宝磬十六上献处。

今纯阳殿右侧之“升仙台”遗迹，传是瞿武乘龙飞升之处。

第七洞天

峨眉山既是天真皇人论道之地，也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之一。道教把其所辖的天下名山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先天传》云：“洞之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据《云笈七签》卷二十七引《洞天福地·序》称：“夫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元冲始，垂运化而分形。精象玄著，列宫阙于清景；幽质潜凝，开洞府于名山。……真经所载者略备，仙官不言者盖阙而未祥。”又“太上曰：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其次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这些洞天福地，各有名号，峨眉山在三十六小洞天中位列第七。《三皇经》云：“人天中有三十六洞天，兹当第七洞天，一名虚灵洞天，一名灵陵太妙洞天。”《洞天福地记》也云：“第七洞天峨眉山，周回三百里，名‘灵陵太妙之天’，在蜀嘉州，真人唐览治之。”唐览是何许人？曾否来山视事？别的仙籍均无记载，不详。相传在纯阳殿旁的千人洞，即是第七洞天的洞府遗址。另外在神水阁前，昔有“灵陵太妙之天”石碑，一石一字，明人郭子章书，今废。又在洪椿坪寺外山腰处，今尚有一木坊，上书“洞天首步”四字，意指凡人入山

至此，即开始进入第七洞天。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峨眉……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峨眉山既是第七洞天，自然往来其间的神仙或人仙参半的一定不少。原来二峨山猪肝洞（道观）楼上有一对联云“天下名山三百，峨眉神仙万余。”此语不免有些夸张，但其传说中的神仙之多亦可想见。除上述天真皇人、史通平、瞿武外，现仅就仙籍上有记载，本山上有仙迹的作一简述。其中人仙参半者详下节《隐羽萍踪》。

赵朗，字公明。人称财神菩萨。《封神榜》上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简称赵玄坛。相传曾在峨眉山九老洞中修行，洞中石床就是他当仙人时的遗物。至今石床上仍塑有他的神像。原仙峰寺（九仙洞寺）中的第一殿就是财神殿，香火很旺，后改供弥勒佛。他的三位师妹云霄、碧霄、琼霄，相传也来峨眉山修炼成仙，人称其修炼洞府，即“三霄洞”。洞临深壑，行人罕至。

白娘子，即《白蛇传》中的白素珍。相传美丽的白素珍原是一条白蛇，在峨眉山白龙洞修炼，成道后去杭州西湖与许仙相爱，终成眷属。据近人魏福平先生初步考证：“这个传说，大约开

始于清乾隆年间方成培《雷锋塔传奇》本。又据民国年间释印光《峨眉山志》载：“白龙洞有三；二个在古德林。此处分上下二洞，上洞淹没，下洞今填筑为庵（即今白龙洞寺）；一个在双飞桥北磴道上白岩，石刻白龙洞三字，不知所在。”在明胡世安《登峨山道里纪》中也说：“北遵磴道而上为白岩，石色皓洁，刻有‘白龙洞’字。传昔妖龙为祟，有神僧制之于此。”后来一致附会和流传为白娘子的洞府是古德林下洞，后被僧

人填没筑寺，以镇其上。这样便和白许姻缘，横遭法海干涉，终成悲剧的传说连系起来了。并说白娘子不是镇压在杭州雷锋塔下，而是压在峨眉山的白龙洞寺下。今在峨眉山白龙洞寺门前，悬有一木质楹联，其文曰：“千古白龙传佳话，七重宝树倚云栽。”称颂白娘子忠贞爱情，不畏强暴之精神。她的侍女小青，即黑蛇，相传也在峨眉山黑龙潭苦炼成仙，后随白娘子去西湖。

隐羽萍踪

现以时代为序，将历代来山隐修，对峨眉山道教的发展有影响的人物，简述如下，以窥道教在峨眉山的历史发展简况。

周葛由 《搜神记》云：“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日，乘木羊见人，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二峨山）。绥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数十处。”今二峨山白岩溪上的葛仙洞，即葛由骑木羊修真处。洞“初才容人，行数里渐宽。有钟乳穴，穴有蝙蝠，其大如箕。”（见《元和志》）。

周陆通字接舆，楚人。因其佯狂不仕，时人称之为楚狂接舆。《列仙传》

云：陆通“好养生，食橐栌、木实及茺蔚子。游诸名山，住宿峨眉山。土人世世见之，历数百年也”。费士戣《歌凤台记》云：“按皇甫谧《高士传》、葛洪《神仙传》、宋刘孝标注《世说注》，皆以接舆避楚王聘，夫妻入蜀，隐于峨眉，不知所终也。”《高士传》载：陆通“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王闻贤，往聘，通笑而不应，使者去，夫负釜甑，妻载饁器，变名易姓，游诸名山。食桂栌实，服黄精子，隐蜀峨眉山。寿数百年，俗传以为仙云。”宋黄庭坚以神水阁旁，大峨石前的歌凤台为楚狂旧庐处。据《嘉定府志》载：旧庐原名“三峨馆”，后人在庐内绘有楚狂像。明周光镐在巨石上书刻“歌凤台”三字。歌凤之意，见《庄子·人间世》云：“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

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世，仅免刑焉。……”即藉歌凤以讽孔子。这位“歌而过孔子”的隐君子，明万历（公元1573~1619年）间，曾被明光道人将其与普贤、广成子视为儒、佛、道三教代表，奉祀在今报国寺的前身会宗堂中，同享香火。直至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年间，才将他和广成子的牌位搁置一边，独尊普贤。楚狂隐逸峨眉山一事，历代文人也有很多题咏，详见本志《艺文》篇。

东汉左慈字元放，号乌角先生。《神仙传》云：左慈“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富贵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隐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曾来峨眉山隐修，后下山去魏。今伏虎寺对面一土丘，传为左慈衣冠墓，在洗象池侧有“左慈洞”，传为左慈当时隐修的洞府。

三国孟优据《新纂云南通志·释道》载：“孟优，孟获之兄，清静好道，得异人传授药方。诸葛亮南征中，军士误饮哑泉，亮使人求孟优相助，优发药，军士吃后语谈如常。后入峨眉山隐居修道，不知所终。”

晋乾明道士不知何许人也。相传是他在峨眉山兴建道教的第一大型宫观—乾明观，从此结束道士的穴居野

外生活。

晋陆静修（公元406~477年）字元德，吴兴连迁（今浙江吴兴东）人。笃好文籍，旁究象纬。据《玄品录》云：陆静修“好方外游。南诣衡阳九嶷，访南真（魏存华）之遗迹；西至峨眉，访清虚（王褒）之高躅。”陆道士亦异人，“趾有重轮，足有双踝，掌有大字，身有斗文。”中年离家，至云梦山修道，后来峨眉山，但不知何处修炼，今无遗迹。

隋唐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今陕西耀县人。据新、旧《唐书》记载：孙思邈“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隋文帝召为国子博士，不拜。唐太宗召至京师，官之不受。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共93卷传世。宋徽宗追封他为“妙应真人”，民间尊奉他为“药王菩萨”。相传孙思邈在隋大业（公元605~617年）年间，曾来峨眉采药。又于唐武德（公元618年~626年）年间来峨眉山牛心寺炼“太一神精丹”。当时炼丹处即今牛心寺后的丹砂洞，亦名药王洞。如今洞周呈紫黄色，寸草不生，据说是丹药熏炙所致。炼丹用的铁臼、钢罐，大容数升，有6足，重20余公斤，原存牛心寺，继移白衣观音阁上，后被明代上南道尹李一鳌游山时盗去。《酉阳杂俎》称：“玄宗幸蜀，梦孙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赍雄黄十斤，送于峨眉山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披褐，须鬓皓白，二童青衣

札髻，夹侍立屏风侧，以手指大盘石曰：‘可致药于此，上有表录上皇帝。’中使视石上，朱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写随灭，写毕，石上无字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这块石头，从此也变成了紫黄色，人称雄黄石，位于呼应峰后，又据释印光《峨眉山志·仙隐流寓》载：“唐天后朝，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三官寺诵《大云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须眉皓白。僧昙林遣人问曰：‘罢后，可过某院？’既至，问其从来？曰：‘予伊洛二龙也。’林曰：‘诵经求雨，二圣知乎？’答曰：‘焉得不知！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林固求之。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达天，某始可效力。’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宣孙思邈入内殿。飞章，其夕大雨。思邈亦不自明，退诣经筵，问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林代问。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天！’于是，思邈归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白日飞举”。又传孙思邈在峨眉山隐修时还收了一个徒弟，名勾度，也是一个半人半仙似的人物。《舆地纪胜》载：“勾度，峨眉人。与孙思邈隐于青莲峰下，孙授以黄白之术，辞不受，愿易治病之方以济世。会有权势者欲传其术，度弗许，囚之一室，纵火焚之，仿佛影像腾空而去。”

唐王仙卿不知何许人。据《张尊师探玄碑》(见《金石粹论》)载：唐开元十

四年(公元726年)，唐玄宗“命选道门诸大德以进。……征景龙观张探玄，峨眉王仙卿、青城赵仙甫……至东都，有司备礼，冠盖纷然，望者以为神仙之会。”看来王仙卿是当时峨眉山的一位大道士。

唐吕洞宾京兆人，一说今山西永济人。名岳，别号纯阳子。会昌(公元841~846年)间，两举不第，遂心灰意冷，浪迹江湖，后归终南山得道，被尊为全真道的“北五祖”之一(见《金莲正宗记》)，俗称“八仙”之一。后来峨眉山猪肝洞隐居。猪肝洞又名紫芝洞。《峨眉县志》载：“吕岳亦居峨眉紫芝洞。明督学王敕经行罗目(今青龙镇)得一石碑，上书‘紫芝洞’三字，旁注‘一山五口道人书。’所谓‘一山五口’即‘吕岳二字，遂改今名。”在猪肝洞上方5公里处，有洞名“八仙洞”，传为八仙聚会之处。另一仙迹，即前述“十字洞”，传系吕洞宾以剑划成。神水池侧的“大峨”二字，系吕洞宾手书。今纯阳殿原是奉祀吕洞宾的专祠，原名吕仙行祠。又名吕祖殿，始建于万历年间，与四山佛寺交相辉映，内塑吕祖像，长髯飘拂，神采奕奕。可是仙佛住现，亦各有消息，时至清初，这座唯一存留下来的宫观也变成了佛寺，纯阳沦为配祀。

据《峨眉县志》、《峨眉山志》记载，唐代峨眉山还有许多著名道士，如：张炼师、杨炼士、田道士、李处世等，他们与当时的一些著名诗人如司空曙、韦

庄、鲍溶等都有交情，互有赠答。从这些酬和的诗作里，既可看到一些道士活动，也可知当时道教在峨眉山已有相当的势力。如鲍溶《赠峨眉山杨炼士》诗云：“道士夜诵蕊珠经，白鹤下绕香烟听。夜移经尽人上鹤，仙风吹入秋冥冥。”……连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一来到峨眉山都很有感触地在《登峨眉山》诗中说：“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五代·杨仙公淄齐间道士，后唐长兴（公元930~933年）年间，隐于峨眉山中。精于气功，有人见其从铁铺借来铁槌自击其头，锵然有声，但头无损，令旁人劲击，亦无损伤。他在峨眉山中，曾与虎豹为戏，用手一击，猛兽（虎豹）即刻仰面仆地。

宋初陈抟生于唐末，今安徽亳县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宋太宗赐名“希夷先生”。五代时举进士不第，隐居武当山。寝处恒百余日不起。后移隐华山，人称“华山老祖”。后隐峨眉，自号峨眉真人。大峨石‘福寿’二字出其手笔，字形近象形，由十字组成，据说“福”字系“白鹤踏芝田”，“寿”字系“青龙蟠玉柱”。宋末，峨眉山麓曾建有陈抟祠，早废。

宋·邵琥湖阴县人，少年时曾游太学。后经人指点去都峤山建草庵修炼。元符（公元1098~1100年）初年，苏轼从岭南回来，去草庵造访了他，相谈投合。以后邵琥到峨眉山上立庵修

住，在壁间留诗一首：“往往来来三十年，更无踪迹在西川。功成行满升天去，回首山头月正圆。”以后不知终于何处。

南宋白玉蟾（约公元1163年前后在世）琼州人。原名葛长庚，字如晦，又字白叟，号海琼子。隐武夷山，宋嘉定（公元1208~1224年）中诏征赴阙，命馆太乙宫，封紫青（明道）真人。道教全真道南五祖之一。自号白玉蟾，又名白海琼，著有《海琼集》。尝自赞：“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相传曾来峨眉山隐修。现二峨山仰天窝下白岩溪旁的玉蟾洞为其尸解处。洞旁有玉蟾殿，早废。

明·张三丰（一作峰）辽东懿州人，《四川总志》谓“或曰天目人”。字全一，一字君实（一作宝），又号张邋遢。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封“通微显化真人”。世传洪武（公元1368~1398年）年间来峨眉山，想振兴峨眉山道教，到处传道、留笔，终无济于事，道教仍趋衰落。原伏虎寺有他狂草的“唐宋诗碑”，今废。

明·明光道人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生卒。人称“风道人”。著有《楞严解》、《八识规矩注》、《会心录》、《大乘百法注》和《峨眉传》等行世，今均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虎溪旁修会宗堂，祀普贤、广成子、楚狂三木主牌位，主张佛、道、儒三教融合。

宫观派别

清乾隆年间，峨眉山的宫观，几乎全部改为寺庙，道士多移去二峨山。二峨山，古名绥山，又名“覆蓬”（见《方舆胜览》），原属峨眉山的一部分，是峨眉山道教的主要胜地。据说在周朝时就很著名，在晋时已被视为仙地。唐宋之际，山上就建有葛仙祠、黄花庙、玉蟾殿、玉皇观。到了明代，在山麓之猪肝洞一带，更是宫观林立。陆续修建有：临眺楼、玉皇殿、老君殿、东岳殿、紫芝殿、纯阳殿、清虚楼、灵官楼、灵霄殿等宫观，气势宏大。明人有诗咏此曰：“人间何处访丹丘，独到紫芝最上头。洞府无尘人意好，仙源得路道清幽。晓瞻白鹿千重翠，夜听红泉一味秋。更羡平羌江水秀，潆洄如带浪悠悠。”民国年间，这里的宫观香火，也开始衰落，不少道士离去，宫观日渐倾圮，遂一蹶不振。

道教传至元代，主要派别有四，即正一道、全真道、真大道教和太一道。金元之际，刘德仁创立的大道教（后称真大道教），肖抱珍创立的太一道教，均历世不久，即湮没无闻。以后，道教只有正一、全真两大派。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牟平）创立以道为主，兼融儒释的全真道，因见重于元太祖而极盛一时，并流传至今。正一道传至清末民初，即

逐渐势微。

峨眉山的道教属正一道。正一道，亦称“正一派”，系道教符箓各派的总称。原为五斗米教—东汉顺帝时张陵（公元34~156年）在四川鹤鸣山（一作鸽鸣山，在四川大邑境内）创立。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名。传说太上老君亲授张陵《太平洞极经》、《太清经》、《五斗经》、《正一经》各若干卷，故尊张陵为天师，其所创之道亦称天师道。后分南北两宗。唐宋以来，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统称正一派。主要奉持《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信奉正一道的道士可以结婚。

峨眉山上的道士有两种：一种是不蓄妻室的正统道士，住道观，按教规进行礼仪活动，每年在“老君圣诞”（二月十五日）集于大观作道场，以示庆祝。这些道士，常作“斋醮”求福免灾。有时少数道士，下山云游，替世人画符，念咒，治病，预言祸福，降神驱鬼，祈禳免灾。另一种道士，是身居农村，成家立业，形同俗人，平日不修持，不念经，里中有人死亡，便替未亡人念经超度死者。有的懂“医术”，亦替病人画符念咒，同时发药。人们常称这种道士为火居道士。

峨眉山道士，自唐以来，不住岩洞，建观居住。也不再炼丹服药。

峨眉山的道观中，只供广成子、赵公元帅、东岳大帝、玉皇、灵官等神像。